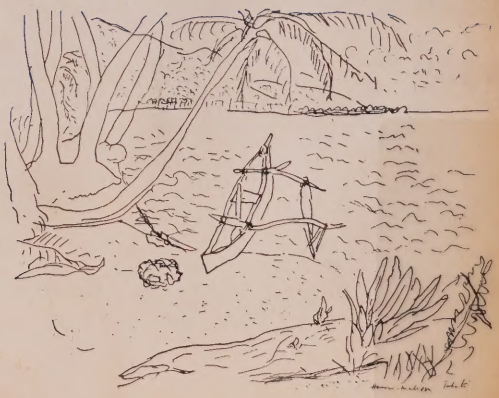
文海藝洋



3

1976

火後（水墨畫）

館獻文港加
Canada-Hong Kong Resource Centre
1 Spadina Crescent, Rm. 111 • Toronto, Canada • M5S 1A1

海洋文藝 第三卷 第三期 目錄

封面設計 夏果

評論

亘古男兒一放翁 思嚴 三
為影劇工作一生的歐陽予倩 余惠 一八
作家克利斯蒂逝世 錢歌川 二七
危地馬拉大使作家阿斯杜尼亞斯 杜漸 二九

散文隨筆

高路入雲端 姚芳 四
江南風景 黃蒙田 八
雪舟的《四季山水圖》 夏果 六四
夜車苦候記 余點水 一四三

小說

幸福家庭 劉於斯 二五
大和嫂 范劍 四四

利銘澤典藏
RICHARD CHARLES LEE CANADA-HONG KONG LIBRARY
APR 29 2026

逆弟 金依 一二五

新的決定 竹紫君 一二九

慶功會 陳不諱 一三三

劇本

攀龍附鳳 白荻 一〇九

我們的女兒好聰明 沙洛 一一九

譯文

黑姑娘（塞內加爾）烏斯曼：李昕譯 八〇

因為我們是這樣窮（墨西哥）約瑛・會爾福：穆川譯 九三

他們給我們的土地（墨西哥）約瑛・會爾福：穆川譯 九六

南非詩歌三首 冷甬譯 一〇二

每月茶座

深林中的詩篇 章玉 六七

咏月的笑話 白繁茹 六八

形式與內容 李幸 六九

三人小品

花朝 張茅 七七

噢！我的畫家 阮妮妮 七八

捫蝨的風雅 林楓偉 七九

詩歌

旅途詩草 浩泉 一三
寒流中 韓牧 一五
沙勝越河晚眺 康靜城 一七
漫筆 林望 一四
春天小拾 汪浩瀚 一八
火 王石 一七
不愜意的收穫季 惲桂馥 一二
寫給仙人掌 凌放 一三

外國文訊

美華裔作家著《龍翼》獲好評 王迅 一六
美出版羅伯遜傳 呂辰 一六
熱鬧的馬來劇壇 秦穀 一七
日本出版金芝河集 席汶 一九
馬來西亞戲劇作家致力反映現實 秦穀 一〇
印尼小說《逃亡者》英譯出版 禾子 一四

畫頁

火後（水墨畫） 陳迹 封二
河畔人家（油畫） 李流丹 封三
漁村（彩墨畫） 傅美珠 封三
鴨寮（水彩畫） 歐陽乃霑 插頁

高路入雲端

姚芳

汽車離開萍鄉，開頭奔馳在丘陵起伏的田野。公路兩旁，有些莊稼已經收割，社員們正吆喝着、趕着牛，翻土；有些還是一片黃澄澄重沉沉的穀子，把稻桿壓得都彎了腰，向人們顯示又一次豐收的喜悅。我們的汽車跑得快，不時嘟嘟地響着喇叭，向越過的一輛又一輛不同型類的拖拉機致意，迎面而來的駕駛拖拉機的社員老是對我們愉快地揮手。在這個時候，心裏總是想到，如果能夠停下來，同他們談兩句，交個朋友，是多麼好？當然，很可惜，這辦不到。因爲在起程的時候，司機早已說清楚，今天的路程很長，必須在入黑之前到達永新，途中儘可能不要逗留。按照當地的習慣，除非必要，是不在晚間行車的。

大概兩三個小時之後，汽車便進入了山區。山勢一來就很陡，公路自山麓曲折蜿蜒而上，升得急，坡度大。本來在平地跑得虎虎生風的汽車，到了這裏，便顯得有些氣喘，速度也慢下來。這使我們有機會仔細觀覽山區的景色。

從汽車爬坡開始，直到山巔，所經過的都是梯田。自山下仰望，整座山環繞着彎彎的線條，像鋼筆畫的筆觸，也像密密的等高線，又如織成錦繡的花紋。汽車盤旋着往上走，景物出現了有趣的變化。開始是成熟了的金黃的莊稼，不久便看到深綠的正在結穗的禾稻迎風搖曳，再高一些却是還帶着嫩綠的禾苗。季節顯然是倒流了，由秋而夏，由夏而春。不是心理的影響，剛才還覺得炎熱迫人，現在竟有涼意了。

到了山頂，司機要爲汽車的冷却系統加水，停下來，我們趁機會下車走走。天氣很好，萬里晴空，一碧無雲，往來處看，城市鄉村，歷歷眼底，平遠無際，更襯托出山勢之高。再看前面的去路，却是峯巒起伏，重重疊疊，萬嶂千山，雲烟繚繞。同行的M君，是陪伴我們的當地人，指點着說：

「這裏是武功山，高一千三百多米，是羅霄山脈的一部分。越過這座山，前面就是井崗山區了。」

他又說：

「以前，這裏只是人迹罕至的荒山野嶺，不要說公路了，小徑也是斷斷續續的，除了少數採藥、打獵的人之外，誰也不會走。梯田，更加不曾有。在幾十年前，這樣險惡的一座高山，正好成爲井崗山區北面的屏幛，交通不便，反而成爲有利的條件。現在的變化多麼大，就不用再說明了。坐汽車直上武功山頂，那個時候眞是做夢也想不到。」

這樣簡樸的敘述，其中包括了多麼豐富的內容呵！我們現在是坐汽車進入井崗山區的。而當年，一次歷史上著名的進軍，大概也是沿着這條路線，但却是憑了穿自己打的草鞋，靠一雙腿，走遍方橫五百里的井崗山區。比對起來，變化是多麼大呵！然而就是這樣，使我們深感這變化的得來實際眞不容易。

但是，直達黃洋界的公路，就更加動人了。

井崗山的中心區是茨坪，這是在重山叠嶺環繞着的一個小盆地，山窩窩。要從外邊到茨坪，必須經過幾個哨口：黃洋界、朱砂冲、雙馬石、八面山等。當時所稱的哨口，也就是山口，除了這些山口之外，是無路可走的。其中最重要的

是黃洋界。把守着幾個哨口，由於地形的有利，眞是一夫當關，萬夫莫敵。

我們在永新住了一晚，次日到達寧崗，也是歇宿一晚，第三天便到茨坪去。這幾天，車子都在叢山中奔馳。公路時而攀升，時而急降，峯廻路轉，柳暗花明。井崗山區竹子多，松樹多，果木也多，到處一片濃綠。在公路兩旁，時時可以聽到淙淙的流水，或左或右，或者從路底的涵洞激越地冲過。加上山勢的縈迴，幻變不窮，在我們面前呈現着一幅又一幅構圖不同的山水畫。我不知道山陰道上有多美，却相信比不上眼前所見的風光。

「前面就是黃洋界了！」有人說。

公路急轉了一個大彎，前面迎來的是一座高山，隱隱約約可見最高的地方有一點點建築物的模樣，却在雲烟中若有若無。心裏知道那就是有名的黃洋界紀念亭。看上去那麼高，想像着汽車要走也不是簡單的事。很快，車子就到了山下，公路往山坡橫着斜升，走不遠，拐個大彎，往相反的方向走，然後又拐彎，換方向……。這是典型的「之」字路，到底有多少個「之」字，就不容易弄清楚了。只是朝上面看，連續重覆的「之」字一直往山頂延伸，直冲霄漢。……

不久，我們便攀登高路而入雲端了。

走到黃洋界紀念亭，驟然間，有驚喜，也有不足。驚喜的是，四週、脚下，包圍着茫茫雲海，我們便如置身於漫無涯涘的海洋之中，彷彿突地來到了神話中的仙境；不足的是，看不到任何景物，尤其是看不到黃洋界之險，心裏便感覺有點抱憾了。然而，比心念的急轉更快，在山風颯爽之間，雲海忽然像幻術一般，在你還沒有弄清楚是什麼一回事的時候，突然消退得無影無踪，遠近山川，同時出現眼前，不自禁的歡呼，一時迸發，也不知道是誰叫出來的聲音了。

「你們是幸運的，」M君笑着說：「有些人站在這裏兩小時之後，雲霧還是不散，可是已經要離開了。這樣，就終於看不到黃洋界的眞面目。」

「唉，如果眞是這樣，那多可惜！」

黃洋界實在是高峯上的一個懸崖，頂上是不大的平地，面臨山下却峭壁矗立。旁邊一道小徑，羊腸曲折，直通山下，這是以前的唯一通路。一千多米高，就算空着兩手攀登上來，也不輕易。我們站在懸崖上，放眼谷底，想起當年英

雄們挑糧上山，心中的敬意油然而生。人們要生存，要奮鬥，總得花力氣，流汗水的罷，然而還要講意義，論價值，看看有多大貢獻。這樣看來，挑糧上山，似乎是很簡單的事，但就意義而論，恐怕其他的花力氣便難於比擬了。

往遠處望，翠巘連綿起伏，奔來脚下。M君說：「這邊是湖南，這邊是江西。黃洋界正好在兩省交界，更增加了它的險要。你們看看，攻不下黃洋界，也就進不了井崗山。那一次著名的戰役，兩個班守住這裏，便頂住了兩個團的進攻。不過，地勢雖然有利，決定勝負的還是人呵！」

情況確實如此，即使我們這些外行，也看得很清楚。在這懸崖上，只要有石頭，滾木，往小徑扔下去，就算武器多厲害的敵人，也很難不屁滾尿流。英雄們在當年，以「早已森嚴壁壘，更加衆志成城」的精神，創下了在青史上不朽的光輝業績。

黃洋界眞險。實在是「過了黃洋界，險處不須看」！

但在今天，像黃洋界這樣的險峯，早已經攀越了。當年是踏着草鞋跨過的，現在是新型的公路直上雲端，各種類型的汽車歡快地吼叫着在其間奔馳。改變的是山川的面貌，更大改變的是生活在山川中的人們。以前，井崗山是窮鄉僻壤，野嶺深山。紅米飯，南瓜湯，秋茄子，算是最好的食物，大多數時候，人們要靠野菜充餓。山區地薄水少，交通困難，即使辛勤勞動，也難以維持簡陋的生活。現在，沿途所見，莊稼遍地，果木滿山，到處安上了電燈，人們至少達到了豐衣足食。當然，這距離理想的幸福境界還有很遠，要做的事情還有很多，克服今後仍會出現的困難還得花很大的氣力。但是，過去那樣的日子也勝利地走過來了，今後也許還有崎嶇的路，又怎能難得倒「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的英雄人民？

在心潮起伏中，告別黃洋界，汽車又在叢山中行駛。前面，井崗山的主峯巍峨聳立，向我們招手。公路往高山伸展，我們向高山前進，繼續這一次不平凡的、難忘的旅程。

江南風景

黃蒙田

七里山塘

雖然個人對蘇州最感到興趣的地方不是虎丘，大抵有十次以上，到了這個地方却不免要到虎丘去一趟，彷彿這樣才能了却一樁心願似的。我這樣做是爲了順道去看看山塘。山塘不算得是什麼名勝古跡，在名氣上根本不能和虎

丘相比——幾乎沒有一個外來遊客不知道虎丘，而不知道山塘的人却很多。我喜歡山塘是爲了它的水鄉情調。

這是一條水街。正確地說，這是一條河和一條街並列着。岸邊的青綠花樹，岸上鱗次櫛比黑瓦白牆的店舖，水上的小橋和密密的木船，由濃而淡的青山陪襯着。要是在高地俯瞰，水街的特色就一目了然：從人家院子裏伸出的花木垂到街上，綠樹叢中的紅花黃花格外耀眼，陽光下被磨光了的石子路面閃閃發光，人來人往，石子印上了濕漉漉的水跡。街上一列房屋後欄依着小河，舟楫來往，水上蕩漾着烏桕樹的倒影。屋前是街，屋後也是街，人們從河到街，也從街到河，水上和岸上唇齒相依，多少年來都是如此。

這就是山塘。蘇州人習慣叫這裏做七里山塘，想來是這一段水街只有七里長吧。

在蘇州，像山塘這樣的水街到處都是，隨便一條都可以代表了小橋、流水、人家的水鄉特色，老蘇州就是對七里山塘格外有感情。原因也許很多，我想其中一個較爲重要的是：遠在一千一百多年前，這七里山塘是首先溝通蘇州城市的水路。人們雖然還記得，白居易在這裏十八個月的刺史任內，曾經在虎丘計劃開鑿山塘河工程，給蘇州的城鄉物資交流帶來了許多方便，但是蘇州人明白，這是他們的祖先即勞動人民付出了血汗創造出來的。今天乘着機動木船在山塘河粼粼碧波上來往的人們知道，要感謝的正是當年冒着風雨日夜在這裏開浚山塘河的勞動人民，他們之對七里山塘有着深厚感情不是很自然的嗎？

如果不是陪同出遊的朋友說明，我還不知道短短的七里山塘曾經是蘇州歷史上作爲貿易之街的商業中心。太平天国時代，李秀成大軍進駐這裏——那就是當時的蘇福省，把山塘街劃爲城鄉交易專區。當我們在山塘熱鬧的石子路上漫步的時候，不禁要想像當年這裏的繁榮景象：蘇州四鄉的農民和手工業工人，每天帶着他們的農作物、土產和手工藝品從水路運到這裏，在店舖裏交換生活必需品和生產原料。山塘道上，每天熙來攘往，市聲不絕，短短的貿易之街眞是一片繁榮，熱鬧得很。這雖然是想像，但朋友說，蘇州有些父老們曾經說過，他們的父兄親自體會過山塘街繁榮的情景，雖然這個蘇福省時代很短促，却使他們在記憶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這個時代成爲過去，七里山塘便成了官僚地主夜夜笙歌的天堂，成了過着賣笑生涯的不幸女性的地獄了。「綠酒紅燈映碧紗，水晶帘外又琵琶」和「家家綺閣人人醉，面暈桃花映酒旗」所描寫

的與其說是當時山塘之美，不如說是山塘醜惡的一面還恰當些。前人的筆記爲我們留了這樣的一個山塘景色：「虎丘山塘，七里鶯花，一湖風月，士女游觀，畫船簫鼓。舟無大小，裝飾精工，窗有夾層，間以玻璃，懸設綵燈，爭奇鬥巧，紛綸五色，新鮮不同。傍暮施燭，與月輝波光相激射。今燈舫窗櫺，竟尚大理石鑲嵌，燈則用琉璃，遇狂風無虞擊碎也。」這樣的山塘已一去不復返，雖然山塘的山光水色依舊，但顯然比以前更加熱鬧也更加美麗，人變了，山水的性質也隨之改變，上了年紀的人印象中的蘇福省時代的貿易之街也根本不能和今天的山塘街相比。

每當我遠遊回來，有一位年紀比我大的江南朋友一定向我打聽是否到過他的家鄉蘇州。回答是肯定的，他照例會追問：到過七里山塘麼？他說，對山塘很有感情，也很了解舊時代的山塘，他要知道的是今天山塘的新面貌。我說，如果殘留着昨天那些建築在被侮辱和被損害者頭上的「繁華」印象，就很難想像今天的繁華和它的實質。我說，河上來往的船隻像在水上行走的列車，用人力的木船尾槳一左一右地擺動發出有節奏的撥水聲和用機器發動的木船上的馬達聲相呼應，岸邊和船上的歌聲此落彼起。我說，山塘河上日日夜夜都讓你呼吸到濃烈的芳香。從四鄉到城裏來的木船上，那是新收成的稻米、蔬菜水果和別的副食品，像綠玉似的青菜船間一隻像紅瑪瑙一般的洞庭紅橘子船，在閃閃生光的綠水裏顯得格外耀眼。木船來自不同的公社，船上堆得高高的勞動果實是社員們經過一連串艱苦戰鬥之後所換來的，說明了他們的集體即公社是如何的優越。我說，朝着這些船隊相反方向而去的是卸去糧食的木船，上面齊整地堆着柴油馬達、電動排灌機、榨油機、脚踏車、手推車，堆着電器、化肥、農具、種籽，堆着木材、竹子、紅磚、水泥，當然還堆着從城裏採辦到的許多別的品物。運糧任務完成，換回發展農村建設和實現農業機械化必須的東西，木船一如人的心情那樣輕鬆，它走得更快，歌聲也更嘹亮了，一看這邊船上穿了紅花衣裳的姑娘正和迎面而來穿藍白花布衫的姑娘對唱，一剎那間引起整個山塘河歌聲四起。我說，忽然看到船隊中一隻奇異的木船，搖櫓的是一個老頭，船上的東西用墨綠色膠布蓋着，鼓起來像一座山。從岸邊望去，沒有人知道裏面蓋着的是什麼。木船慢慢地駛過，從後看去，那是堆疊得齊齊整整的書籍。四鄉的人們固然盼望機器，盼望生產工具和材料，但更盼望這一船書籍。對於他們和他們的勞動創造來說，這一船書籍是最根本和最重要的東西。我說，幾乎

忘記了，船上有一條標語可以說明此刻所見事物的意義，標語的大意就是我們通常看到的學大寨和爲實現大寨縣而努力。

已經有十一個世紀以上歷史的古老的七里山塘顯得青春煥發，披上濃厚的時代色彩。

水鄉橋影

如果沒有橋，江南水鄉景色就顯得太單調了。橋，是風光綺麗的水鄉情調一個重要的構成部份。橋原是爲了溝通兩岸便利行人交通而架設，橋同時是藝術和科學的綜合表現，是點綴水鄉和城鎮風景更美好和更多變化而存在。橋首先是實用的，其次才是作爲表現水鄉情調特色的藝術設計和建築技術。

江南水鄉，到處都可以看到橋，到處都有機會跨過不同形式的橋。在一望無際的綠色原野上，時常遇到一橋如帶橫過小河港口，人在橋上，看風帆遠去，也看遠山之麓屹立着的一座寶塔。人在船上，在綠水中緩緩推進，在橋下透過橋拱一望，遠處是另一座橋，甚至更遠還看到第三座橋，橋外有橋，變化眞多。原野如網交織的小河滙流入市鎮，無數大橋小橋、木橋石橋把市鎮連成一片。橋上有人匆匆走過，有人停下來望河上船家，橋下渡船在水光橋影中穿過，夾岸水閣是人家和手工業作坊，回頭一望，似乎照例有一座寶塔出現在迷濛遠山中。論風景，橋在這裏起的作用眞大，雖說水鄉的橋是爲實用而建，從前的建橋專家即勞動人民是不是也從水鄉風景的審美要求出發呢？是不是橋的形式設計、橋的環境和位置選擇是從全局來考慮呢？雖然實際上並非如此，但現在我們看來却是如此。

我不知道江南水鄉有多少座橋。我却發現一個事實，不論木橋石橋、大橋小橋，怎樣也找不到兩座形式相同的橋。在這一點來看，我們的勞動人民在設計橋的形式時就像進行創作一座彫塑藝術那樣對待它。我想，勞動人民在進行設計橋樑時是按照具體地形的要求進行的，河道的寬窄、水流的緩急和來往船隻多寡是決定因素，大小和形態不同，橋拱多少各異，我們在蘇州看過許多一拱至三拱的橋，但建於明代的寶帶橋却有連拱五十三個，而拱的形狀也有圓拱、半圓拱、尖拱和五邊形拱等多種多樣。拱的數目和形狀不同是以具體環境的水流結構和去勢、力度爲依據，這是符合橋樑科學要求的，我們修橋的勞動人民早就表現出這方面的高度智慧。

從來山水畫家總是着意經營他們山水畫上的橋。畫家要求橋的造型凝重、古樸和富於變化，而充滿了詩意的流水、田野、人家又和橋配合得好，我想，只要他到了蘇州爲中心的江南水鄉，一定會大爲滿足。我不是畫家，當我在江南水鄉漫遊的時候，往往像畫家那樣去欣賞橋的造型，這座橋和具體自然環境配合而產生的意境，或者說，我是像一件藝術品那樣對它進行欣賞的。譬如在蘇州橫塘，河上別的橋不去說它，我只舉出三座：建於清代的五福橋和彩雲橋，建於明代的亭橋。五福橋處於一處狹窄的河口，橋拱很高，較大的木船和風帆也可以暢通，造形自有一種單純之美。彩雲橋三個橋拱，事實上只是中間最大的一個橋拱通過船隻，兩邊的小橋拱是供潮水泛濫時疏導水流的。橋的造型很有特色，橋口的階梯成彎角形沿着一條堤基接到岸上，變化多樣，結構美妙，這座石橋，對橫塘的優美景色起着積極的烘托作用。亭橋，正如它的名稱那樣在橋頂中部加建樓閣式上蓋，橋身很高，有三個弧度很大的半圓形橋拱。乘着木船在背光一邊的橫塘河上，橋身和樓閣的黑色倒影在碧波中盪漾，留下了橋拱的三個圓形，遠望前去是密集的木船、傍水人家和淡淡的遠山。在亭橋上的樓閣欄邊向下望，看忙碌地穿梭來往的木船，又是一種情調。亭橋是溝通橫塘兩岸的交通橋，亭橋也是點綴橫塘景色的風景橋，亭橋甚至還是有五個世紀歷史的文物呢。

我看過舊時畫家畫水鄉的橋。不論田野小河或市鎮河道上的小橋大橋，總是被處理得那麼荒凉、破落，正如畫野渡而必須處於無人境界一樣，荒郊流水配上小橋也一定不見人間煙火。如果說這是舊時代的現實，那麼，同樣是昔日這些荒凉、破落的大橋小橋，當它存在於一個不同的時代，就會出現不同的面貌。並不是這些橋會自行改變，而是在橋四圍生活的勞動人民在改變着它。今天水鄉的每一座橋都在承担它歷史上最繁重的任務，每天、每時都有那樣多帶着戰鬥任務的勞動人民在橋上走過，都有那樣多載滿物資的木船在橋下穿過。水鄉許多大橋小橋都有悠久的歷史，這是它們自修建以來最忙碌也最有意義的時代。作爲水鄉風景點綴不可少的橋，今天也扮演了一個積極的角色。

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五日

思嚴

亘古男兒一放翁

「死去原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

宋代的大詩人陸游，在他八十五歲高齡臨死前，用這樣的詩句寫給他的兒子。短短二十八字，將詩人一生的抱負，熱愛國家民族的精神，和不屈不撓的反抗投降主義的意志，完全體現在紙上。

宋代的文壇，有兩個爲大家熟悉的人物：一個是辛棄疾，一個便是陸游。一以詞名，一以詩名。兩人活動的時代是相同的；在成就方面，也不相上下；都被人稱爲南宋的愛國詩人或詞人。更有意義的是：兩人反抗投降主義，堅決主張抗金的決心，氣求聲應。當然，他們的遭際，也一定是相同的了。

要談論陸游的詩篇，那是相當困難的一回事，這位一代大詩人，在創作的數量上，是古代詩人首屈一指的。他十幾

歲就開始作詩，一直堅持到八十四歲的時候，還說是「三日無詩却堪憂」。這樣的創作精神，也是前無古人了。他一生的作品逾萬首，在「劍南詩稿」中，留給後人的就有九千二百多首。

這樣的創作數量，已很驚人，而涉及的問題，又是多方面的，這裏只能着重的從他作品中反對投降主義的精神，和富有現實主義的創作觀點來談談。

陸游（一一二五——一二一〇）的時代，正是女眞族入侵，鐵蹄蹂躪淮河以北的廣大國土，國家民族危機深重的時刻。陸游出生的那一年，北方金人大舉入侵，第二年，北宋的首都汴京就陷落了，徽、欽兩個皇帝做了俘虜。這以後，淮河以北的廣大中原、華北地區，就淪入金人的統治。南宋的統治集團，一直是屈辱求和，苟且偸安，而廣大淪陷區的人民，則是不斷地進行反抗。陸游的時代，從始至終，貫串着反抗還是投降，恢復中原還是偏安江左的鬥爭。陸游的詩篇，就反映這個時代的特點，成爲可歌可泣的歷史見證者。不管是論事、寫實，也不管是勾劃人物或抒情寫景，或多或少都貫串着這個中心思想，加上他雄渾奔放，熱情洋溢的藝術語言，便成爲憂國憂民的現實主義詩篇。

上面引述的絕筆詩，僅是一個例子，像這樣的愛國主義思想，在陸游詩中，是俯拾即是的。現在我們從他早期，中年和晚年的創作中，再舉一些例子，來說明這一點。

宋高宗紹興二十六年（一一五六）陸游還是三十歲出頭的青年，參加禮部考試，被秦檜黜免，回到自己的家鄉山陰（浙江紹興）閉門研讀兵書，準備日後爲國效力，恢復中原，有一首「夜讀兵書」的五言詩說：

「孤燈耿霜夕，窮山讀兵書。平生萬里志，執戈王前驅。戰死士所有，恥復守妻孥。成功亦邂逅，逆料政自疎。陂澤號饑鴻，歲月欺貧儒。歎息鏡中面，安得長膚腴。」

投降派的秦檜當道，壯志不能實現，他還是强調「戰死士所有，恥復守妻孥」的積極思想。

宋孝宗乾道六年（一一七〇）陸游由山陰故鄉，啓程赴夔州任通判，這是他一生的重要階段。他由浙江經江蘇、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入川，寫下了有名的「入蜀記」。這一階段，使他更深刻地體會到老百姓的痛苦生活，對於偏安的投降主義更感到痛心疾首，忍不住「悲歌仰天淚如雨」。當船泊江西時，他又寫下了一首「晚泊」詩：

「半世無歸似轉蓬，今年作夢到巴東。身遊萬死一生地，路入千峯百嶂中。鄰舫有時來乞火，叢祠無處不祈風。晚潮又泊淮南岸，落日啼猿戍堞空。」

落日啼猿，但軍事上守望的戍樓上，却是空無一人，這說明什麼呢？說明了在投降派掌權下，在國家民族危機這樣深刻的時候，軍備廢弛，他們是以求和來代替守衛了。

南宋統治集團內部，對於和戰問題，雖然有反覆的鬥爭，但基本上總是投降派得勢的。秦檜之後，宋孝宗趙昚即位，一度起用主戰派張浚主持軍政，這對當時有志於反攻復國的志士，是有重大鼓舞作用的。儘管因爲準備不周，倉卒對金發動軍事進攻，在符離爲金兵所敗。張浚被迫退出統治集團，投降派又得勢了。但陸游和辛棄疾等人，却是不斷爲這一反攻行動叫好，鼓勵大家不要消極退却，放棄恢復大計。這却引起了投降派的憎惡，因而更加受到排擠和壓抑。

投降派權臣曾覿、龍大淵用事，陸游曾對大臣張燾指出他們「招權植黨，熒惑聖德」，希望他能將這二人的劣跡告訴孝宗。就因這樣得罪了權貴，被免去樞密院編修之職。後來又說他「交結台諫，鼓唱是非，力說張浚用兵」，再免去隆興通判，罷歸山陰。陸游後來在四川成都時，對這一段往事有所敘述，他的「感興」詩這麼說：

「少小遇喪亂，妄意憂元元。忍飢臥空山，著書十萬言。賊亮負函貸，江北烟塵昏。奏記本兵府，大事得具論。請治故臣罪，深絕姦亂根。言疎卒見棄，袂有血淚痕。爾來十五年，殘虜尚遊魂。遺民淪左衽，何由雪煩寃。我髮日益白，病骸寧久存？常恐先狗馬，不見清中原。」

不管怎樣受到排擠和打擊，陸游憂國憂民的思想感情，總是那麼深厚，而對光復河山，實現自己願望，則是充滿信心的。他反而恐怕自己早死，不及看到這麼的一天。這和他最後的絕筆詩，意思完全一樣，說明他對於抗擊金人必勝的堅强信念，是至死不渝的。

陸游的早年和壯年，就在這樣被排斥，被壓制的遭遇中蹉跎度過，到他從四川回來，年事已經逐漸衰老了。但他反對投降主義，堅決抗戰的信心，還是絕不動搖的。晚年的作品，有很多抒情寫景的詩，借物寄意，反映的還是這一中心思想。在意境上，這些詩絕非消極無聊之作，在藝術技巧方面，則是更加純熟渾成，感染力更强了。

從四川回來後，在撫州和福建等地做過短期的地方官，不久又回到山陰故鄉去了。這一時期的抒情作品，大部分是現實的借物寄意，讀之如啖甘蔗，越啖越甘，也可說是「薑越老越辣」了。

在福建建安任內的「遣興」詩，有兩首這樣說：

「綠沉金鎖少時狂，幾過秋風古戰場。夢裏都忘閩嶠遠，萬人鼓吹入平涼。

「刺虎騰身萬目前，白袍濺血尚依然，聖時未用征遼將，虛老龍門一少年。」

在這些遣興詩中，作者依然不服老，依然希望致力國事，爲國家民族出力，連做夢也想到萬人擊鼓吹號，勝利地向北方進軍。又惋惜壯志未酬，借薛仁貴自比，認爲是「虛老」了。

在撫州的「聞雁」詩說：

「過盡梅花把酒稀，熏籠香冷換春衣，秦關漢苑無消息，又在江南送雁歸。」

借歸雁寄意，想到的還是秦關漢苑那些被敵人佔領的地方，還沒有光復的消息，自己却身在江南，不能學雁兒那樣向北方飛去，那得不難過呢！

像這類的詩篇，雖是借物寄景，中心思想還是不忘抗戰，不忘光復大業。

陸游的晚年，南宋政治局面是越來越不堪聞問了。投降主義氣氛瀰漫統治階級內部，早期的一點點振作圖强的思想，已經消失無遺了。士大夫階級不是醉生夢死，苟且偷安，就是逃避現實，埋頭埋腦於虛玄的理學。陸游看到這些現象，感慨憤激的心情，只有借詩篇來發洩了。在山陰閑居所寫的詩，都是針對當時的投降思想痛下針砭。

「寄題朱元晦武夷精舍」詩說：

「身閑剩覺溪山好，心靜尤知日月長。天下蒼生未蘇息，憂公遂與世相忘。」

朱元晦就是理學大頭目朱熹，那時他躲在武夷山中，大講唯心虛玄的理學，陸游寄這首詩刺他一下，提醒他不要只顧玩弄玄虛的理學，要知道老百姓的痛苦還沒有解除呀！

對於消極的投降主義思想，陸游的攻擊是不遺餘力的。「老子猶堪絕大漠，諸君何至泣新亭。」「塞上長城空自

許，鏡中衰鬢已先斑。」這些詩句，都充滿憤激之情，對投降派一點也不客氣。「和親自古非長策，誰與朝家共此憂？」「出師一表眞名世，千載誰堪伯仲間。」指的還是堅決北伐，堅持抗敵的主張。

對淪陷區的廣大人民，陸游是寄予深切的同情的。「三萬里河東入海，五千仞嶽上摩天。遺民淚盡胡塵裏，南望王師又一年。」大好的河山，就這樣放棄不理，遺民那得不淚下沾襟呢！

「公卿有黨排宗澤，帷幄無人用岳飛。遺老不應知此恨，亦逢漢節解沾衣。」這都是對投降派的冷嘲熱諷，現在讀起來，仍然使人覺得激氣迴腸，感情充沛。

這位傑出的愛國詩人，在淳熙十六年（一一八九年）便被劾免朝議大夫，禮部郎中等官職，從此賦閑家居，那時詩人已經六十四歲了。直到他八十五歲病逝，二十年多一點的時間，他不想再做官了，但他對殺敵報國的熱忱，依然沒有減却，這一時期的「書憤」、「書志」等作品，都可以說明這一點。「書憤」詩說：

「白髮蕭蕭臥澤中，只憑天地鑒孤忠。陀窮蘇武氈毡久，憂憤張巡嚼齒空。細雨春蕪上林苑，頹垣夜月洛陽宮。壯志未與年俱老，死去猶能作鬼雄。」

「書生忠義與誰論，骨朽猶應此念存。砥柱河流仙掌日，死前恨不見中原！」

「河流砥柱」，「死後猶能作鬼雄」，不僅是陸游的豪語，他反對投降主義的思想，他的光輝的詩篇，都是這一點的鐵證，也是值得後人學習的地方。後人以「亘古男兒一放翁」來稱讚他，他是當之無愧了。還有人將他的詩，和杜甫、白居易三人並列，說是不能「以前後進置優劣」。嚴格的說，陸游的現實主義的詩篇，和杜甫、白居易固然有共同點，但他的頑强反對投降主義的思想，就非杜甫所有了。至於蘇東坡，在詩的藝術技巧方面，也許與陸游「不能置優劣」，但陸游的現實主義創作觀點，又不是蘇東坡所能比擬了。

爲影劇工作一生的歐陽予倩

余惠

中國的舞台劇，如果從戲曲算起，有相當悠久的歷史。但以現代戲劇而言，還是「五四」運動前後才興起的。其中在早期的熱心提倡者和實行者之一，是歐陽予倩。

歐陽予倩（一八八九——一九六二），湖南省瀏陽

人。他原名立袁，號南杰，自小跟祖父讀書，十五歲到日本進成城學校，後來先後就讀於明治大學及早稻田大學。但是比起其他一切所能接觸到的事物更能吸引他的是戲劇。大概在一九〇六年至一九〇七年頃，他在東京，聽說青年會要舉辦賑災遊藝會，便和幾個同學去參加。遊藝會的最後一個節目是話劇《茶花女》，演的是男主角亞芒的父親去訪問茶花女瑪嘉烈，和瑪嘉烈臨終這兩場。這次演出，是中國人演話劇的最早一次。演阿芒的是學政治的常州人唐肯；演亞芒父親的是美術學校西洋畫科的成都人曾延年；演茶花女瑪嘉烈的却是當時的一個名人李叔同，此人名岸，又名哀，後來在杭州西湖師範學校教授美術和音樂，近年的一些文化界人士如畫家豐子愷，是他的門生；但不久之後，他却出家做和尚去了，還取了法號曰弘一大師。

這些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演起話劇來，自然是受日本新派戲影響的。他們排演時，日本新派名優藤澤淺二郎還到場指導。

作爲觀衆的歐陽予倩對這次演出有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在北平時本來已經讀過《茶花女》的譯本，却不知道有這種形式的演劇方法。他在自傳《自我演戲以來》中，談到當時的感受時說：

> 當時我很驚奇，戲劇原來有這樣一個辦法！可是我心裏想倘若叫我去演那個女角，必然不會輸給那位李先生。我又想他們都是大學和專門學校的學生，他們演戲受人家的歡迎，我又何嘗不能演？於是我很想接近那班演戲的人，我向人打聽，才知他們有個社，名叫「春柳」。

「春柳社」是以中國留學生爲主體的一個新派戲劇組織，也可以說是中國第一個戲劇組織，但它的社員之中，也包括了一些日本學生和印度學生。當時男女同台演戲是沒有的，所以女角都要由男的飾演。李叔同爲了演茶花女，還特地剃光了鬍子。歐陽予倩參加了春柳社，在第二次演出時，他便粉墨登台了。演的劇目是翻譯劇《黑奴籲天錄》，這是美國在釋奴運動時期的名著，着重描寫黑人奴隸的悲慘生活，作者爲斯陀夫人。原著是小說，由於適應了當時美國人民廢除黑奴制度的要求，因此很快就銷行了上百萬冊，並改編爲劇本在各地上演。應當說，這是美國在民主革命時期的一部重要作品。春柳社選演《黑奴籲天錄》，反映了他們對於民主的追求。

歐陽予倩在這次演出中，飾演小海雷，還扮演舞女。

他回憶當時的情況說：

我除了小海雷之外，還扮過一個舞隊裏的舞女。我們一共同舞的四個人一般兒高，不相上下的年紀，穿的是一色的淺緋衣，頭上披着頭髮，舞得也頗爲整齊。現在這些舞伴，都不知道那裏去了！……這是新派戲的第二次的表演，是我頭一次的登台。歡喜，高興，自不用說。……其中舞會一幕，客人最多，日本那樣寬濶的舞台都坐滿了：日本人也有，印度人也有，朝鮮人也有，各國的裝束都照原樣裝扮起來，眞是熱鬧。不過於戲的本身是毫無關係，而且跳舞用的音樂，彈的是中國調子，在當時確是一種特色。留學生忽然聽見中樂合奏，不管調和不調和，總是很興奮的。（《自我演戲以來》）

這裏所寫，很有文獻的價值，使我們知道最初的話劇是這個樣子的。不過，當時不叫話劇。在日本是新派戲劇，在其後傳回中國，首先在上海流行，叫文明戲。雖然有劇本，但是排演時舞台調度往往隨意爲之，演員在台上也可以憑自己的興到而自行發揮。從現在看來，這無疑是比較幼稚的戲劇，但却是中國現代戲劇的濫觴。

歐陽予倩對戲劇的喜愛，在同輩中是很突出的。他在這個期間，學會了唱京戲的青衣，一九一五年成爲京劇演員，經常登台演出，藉此對中國傳統戲曲有較深刻的了解，直到一九二八年後，他才不正式演出京劇。他通過實踐，對舊劇的表演程式作了一些改革，造型方面也有所創新，還用舊劇形式寫出新題材的劇本共有二十多個。以今天的觀點來看，這些改革只是非常初步的，但在數十年前，他能夠這樣做，應當是得風氣之先了。

一九一一年，歐陽予倩回到上海，參加陸鏡若等組織的「新劇同志會」。一九一三年回湖南，組織「文社」。後來再到上海，與陸鏡若等合作，組織「春柳劇場」，演出文明戲。一九一九年，中國早期的工業資本家，有「南通狀元」之稱的張謇，在南通創辦了一家伶工學校，聘請歐陽予倩等任教，直至一九二一年。這時，「五四」運動的衝激，使他在戲劇運動上達到了一個新的境界，對於舊戲、文明戲，他再不感到滿足了。

一九二一年，歐陽予倩與沈雁冰、鄭振鐸、汪仲賢、熊佛西等十三人組織「民衆戲劇社」，並發表了宣言，其中揭示他們所努力的方向，說：

蕭伯訥曾說：「戲場是宣傳主義的地方」，這句話雖

然不能一定是，但我們至少可以說一句：當看戲是消閒的時代現在已經過去了，戲院在現代社會中確是佔着重要的地位，是推動社會使前進的一個輪子，又是搜尋社會病根的X光鏡；他又是一塊正直無私的反射鏡，一國人民程度的高低，也赤裸裸地在這面大鏡子裏反照出來，不得一毫遁形。這種樣的戲院正是中國目前所未曾有，而我們不量能力薄弱，想努力創造的。

他們對於戲劇的評價，連蕭伯訥所提的「宣傳主義」也未能達到，反映了仍有客觀主義的傾向。況且從戲劇本位出發，强調其作用之大，也可以說過火了一些。然而，那種爲社會而搞戲劇的精神，到底是進步的。他們從正面糾正了看戲爲消閑，演員是「戲子」的錯誤觀念，是把戲劇從地主官僚的束縛下初步解放出來了。

民衆戲劇社還出版了自己的刊物《戲劇》，共十期。《戲劇》集中介紹有關的理論和技術，對舊戲和文明戲進行了批判，發揮了一定的影響。

一九二二年，歐陽予倩寫了兩個話劇本。《回家之後》，寫留學生在戀愛行爲上的不負責任，而對被欺負的女子表示同情；《潑婦》，寫受新思想影響的女子反抗家庭的壓迫。在這類作品中，可以看到易卜生劇作如《娜拉》一類的影響。「五四」前後，《娜拉》的女主角是風行一時的話題，同情婦女所受的壓迫，讚揚婦女的敢於反抗，是許多文藝作品的普遍意識。

一九二六年，歐陽予倩開始參與早期的電影活動，爲民新影片公司編劇及主演《玉潔冰清》。

民新影片公司的創辦人是黎民偉，他在堂兄弟黎海山、黎北海的協助下，一九二三年在香港建造了新世界戲院，又在銅鑼灣威菲路道設立製片場。他們是第一批民族製片資本家。後來因在香港發展困難，一九二六年遷至上海，並且發表了由歐陽予倩起草的《宣言》，裏面提到：「宗旨務求其純正，出品務求其優美」，要把中國的「超邁之思想，純潔之道德，敦厚之風俗」介紹給西方，並表示「同人意向之所趨，不獨在都會，而在窮鄉僻壤之間也」。這些說法，如果從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風雷激蕩的時代背景來看，就顯得脫離了「窮鄉僻壤」的實際，很軟弱無力了。但態度比較嚴肅，主觀上想拍些好片子，確是他們當時所想的。

《玉潔冰清》寫一個高利貸剝削者的醜惡行徑，和被壓迫的知識分子與漁民之間的恩怨糾纏的故事。其中有反封建的意識，但又宣揚了階級調和的思想。高利貸者錢

惟德由歐陽予倩飾演。

接着拍了一部《三年以後》，由歐陽予倩自編自導。片子描寫了一個封建大家庭的故事，對封建制度、禮教給以抨擊。但經過一場糾紛之後，人們幡然改過，情況又好轉了。反封建的結果，是重建一個比較「理想」的封建家庭，以抨擊開始，而以妥協告終。

另一部也是歐陽予倩編導的影片是《天涯歌女》，寫劣紳勾結軍閥迫害一個女演員及她的愛人的故事。這個女演員被迫逃亡，在風雪中饑寒交迫，沿街賣唱。她唱的是：「一任他量珠來聘，我豈肯奴顏婢膝！一任他勢逼勢凌，我豈肯把頭低！他們有的是錢和勢，難道說我沒有氣和力？便沒有氣和力，也有血和淚。」最後歌女是犧牲了。

這幾部片子，說明了歐陽予倩在這個時期固然對社會的醜惡現象有所不滿，而企圖在作品中反映出來。可是他的認識還只能停留在表面現象上，未能夠進行深刻的、正確的分析，因而並沒有觸及社會的本質。所以，除了對被壓迫者表示了一般的同情和憐憫之外，也起不了什麼眞正的作用。

一九二七年，他離開了民新影片公司。一九二九年，到廣東，開辦戲劇研究所。這時所注意的，仍然是戲劇本身的改革問題。大概當時在廣東，「文明戲」還是很流行罷，他便針對這種情況加以論述，說：

> 論話劇的將來，必先談談話劇與文明新戲——廣東謂之白話戲——的分別。（一）文明戲即令有劇本，也是照舊戲或傳奇的完全劇本；（二）文明戲即令有劇本也是照舊戲或傳奇的方法來組織，專以敷衍情節爲主，話劇是根據戲劇的原則，用分析的技巧，表現具體的情緒，進展整個的行爲；（三）文明戲雖有許多不近人情的地方，亦能描寫現實，但是文明戲的寫實，不過眞菜眞喃嘀水上台，眞燒紙錠哭親夫之類，話劇的寫實是用銳敏的觀察，齊整的排列，精當的對話，顯出作者的中心思想，描寫的是社會某種生活人物的某種性格，時代的某種精神；（四）文明戲多以低等滑稽，迎合低級社會之心理，話劇是拿嚴格的批評態度，站在社會前面，代表民衆的呼聲；（五）文明戲以淺薄的教訓將就觀客，話劇是以藝術的精神領導觀衆。
>
> 我們所希望完成的話劇，絕不是文明新戲。（注一）

這些論點，無疑是正確的，但到底也還是偏於技術。雖然提到了「時代的某種精神」，却仍然很含糊。一個可能，是當時的歐陽予倩只能認識到這個高度；另一個可能

是，當時廣州的情況，也只能讓他說到這個界限。

大概在同一時期，歐陽予倩寫了一些以歷史故事爲題材的劇本，其中有《潘金蓮》、《楊貴妃》、《荆軻》。《潘金蓮》把《水滸》中這個著名的女性，寫成非常愛武松，但得不到武松的愛，便去愛外表有些接近武松的西門慶，又因此而殺本來不愛的武大郎，後來因武松的報仇而死，可是由於死在所愛者的手，她也就感到滿足了。這種處理，有反封建的意識，鼓吹對自由戀愛的追求，但在婦女心理上的這種曲折刻畫，却不免流於變態了。當時流行的歷史題材劇，大抵是擷取一些因由，借以表達現代的某些作者要宣揚的東西。古爲今用，本是正確的方向，但對古人古事沒有歷史唯物觀點，缺乏正確分析，也就會流於主觀隨意的處理了，像對荆軻的讚頌，是《荆軻》一劇的主旨，就是不能同意的。

歐陽予倩本身有演出的實踐經驗，又能編能導，因此他所寫的戲，結構嚴謹，演出效果都有保證，在技術上極少疵誤，這是他的特點。在推進戲劇運動上，應當肯定他的作用。而思想內容遠比不上技術的成就，也是明顯的事實。

在抗日戰爭發生前，時代的衝激，使歐陽予倩逐步跟上了全中國大多數人的步伐，接觸了愛國運動。

一九三五年，他進入上海的明星影片公司主持編劇科。明星公司當時很有名氣，拍製了不少影片，其中有些是比較正派而有現實意義的，也反映了抗日愛國的要求。但由於那個時候上海的電影工作者受王明所提出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綫的干擾，提出錯誤的「國防文學」的口號，以致那些被認爲是進步的電影中，實在也有不少嚴重的錯誤。

隨着民族危機的深重，開展抗日愛國羣衆運動和鎮壓抗日愛國運動的國民黨政府之間，鬥爭十分激烈。一九三五年底，上海文化界人士二百多人發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國運動宣言》，接着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其後，魯迅、茅盾、巴金、曹禺等四十二人發表了《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不久，魯迅、郭沫若、茅盾、葉聖陶、鄭振鐸、謝冰心、豐子愷、包天笑等二十一人共同發表了《文藝界同人爲團結禦侮與言論自由宣言》。這樣，就逐步形成了文藝界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在此期間，歐陽予倩、蔡楚生、費穆、李萍倩、孫師毅等，也發起組織上海電影界救國會。在成立宣言中，要求「堅持領土主權完整」，「收復失地」，「保護愛國運動及集會、結社、言論、出

版和攝製電影自由」，反對國民黨政府對進步愛國電影的檢查限制，號召全國電影界聯合組織抗日統一戰線，參加民族解放運動。但是，在國民黨政府的壓迫下，上海電影界救國會成立不到一個月，便被勒令停止運動。

在上海電影工作者的團結愛國運動中，歐陽予倩是積極參與，敢於正面站出來進行鬥爭，並且起了一定作用的。這是他的重要進步。他的進步，與視野擴闊了，境界提高了有關。他在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滬事件後，從廣東回到上海，對日本侵略軍的佔侵東北和進犯上海十分憤怒，也看到國際聯盟派到東北的李頓調查團（注二）所演出的醜劇，創作了反映這些事件的活報劇《不要忘了》。一九三二年冬至一九三三年冬，他先後游歷了法國、英國、德國、並且兩次到過蘇聯。當時斯大林領導的社會主義蘇聯，對他是有影響的。回國之後，他參加了在進步勢力影響下，蔡廷楷十九路軍福建人民政府的抗日反蔣起義，失敗後避去日本，一九三四年才再回上海，參與戲劇電影活動。這時的歐陽予倩，已經不只是一個戲劇家，而是一個戰士了。

他在明星公司編寫三個電影戲本。《清明時節》寫一個在封建勢力壓迫下的女子，經歷了十年的女工生活而逐漸成長起來的故事。創作觸及了女工的生活和形象，是他的一個新的進展。

《小玲子》寫一個農村少女貪慕虛榮，被一個「愛好藝術」的少爺帶進城市，終於淪爲舞女，最後才擺脫了厄運，重新回到農村，和他原來的愛人結婚。在這部電影中，歐陽予倩着重暴露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罪惡，也是他的新嘗試。但小玲子的經歷，尤其是她最後的「出路」，却很不現實，說明編導者對中國的實際還缺乏更深刻的認識。

《海棠紅》由當時著名的評劇（流行在河北唐山一帶的地方戲曲）女演員白玉霜主演，寫女演員靠演劇艱苦養活一家，却受到軍閥迫害，家人又被壞風氣腐蝕，以致家散人亡的悲慘遭遇。

這些片子，比起歐陽予倩早期的作品，是有了進步的。但在暴露壓迫方面雖有了較深的刻劃，而分析得還膚淺，路向也不夠明確。這說明他仍是在前進的過程中。

同期，他也寫了一些話劇。《青紗帳裏》以反侵略爲題材；《同住的三家人》寫勞動人民的苦難和互相關心、友愛；《新桃花扇》寫一個新聞記者與女伶的愛情故事，其中貫串着反軍閥的革命活動。《新桃花扇》曾由新華影業公司拍成電影，歐陽予倩自任編導。

抗日的愛國運動繼續開展，一九三七年一月，當時蘇聯拍攝的《阿比尼西亞》在上海大戲院上映。這部片子，紀錄了一九三五年阿比西尼亞人民反對意大利墨索里尼法西斯侵略者的正義戰鬥，揭露了法西斯蒂的野蠻暴行，讚揚了阿比西尼亞人民的不屈鬥爭。這部片子的上映，受到觀衆的熱烈歡迎。可是墨索里尼法西斯政府駐上海領事館竟向國民黨當局提出「抗議」，而國民黨政府也奉令唯謹，在次日便把這部片子禁映，後來經過再三「檢查」，刪剪了許多揭發暴行的場面，再准許上映兩天，還說這是爲了「敦睦中意邦交」。可是法西斯連這樣也不「批准」。意大利水兵和流氓，在意大利領事館主使下，竟又以法西斯手段野蠻地搗毀了上海大戲院。這個暴行激起了中國人民無比憤怒。歐陽予倩和洗星海等愛國進步的文藝、電影、戲劇、音樂工作者一百二十多人聯名發表《反對意國水兵暴行宣言》，要求國民黨政府必須向意大利提出賠償損失，懲罰兇手，道歉並保證以後不再發生類似事件。

同年六月，發生了一個相對的事件。日、德法西斯合製的一部反動電影《新土》在上海乍浦東和劇場上映。《新土》是鼓吹日本侵略我國東北的影片，露骨地宣揚法西斯侵略思想，把我國的神聖領土東北說成是「大和民族」的「新土」，要日本國民向這塊「新土」進發，尋找他們的「新生活」。這部猖狂地鼓吹侵略中國民族的影片能夠在上海上映，實際是受到租界當局的庇護。日本侵略者還公然派出海軍陸戰隊，荷槍實彈，在劇場的四周「保護」。這種嚴重的挑衅行爲，招致了所有中國同胞的憤慨和指責。歐陽予倩、應雲衛等三百七十餘人聯合發表《對於〈新土〉在華公映的抗議》。這些都是在「蘆溝橋事變」之前以進步力量爲主流的羣衆愛國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歐陽予倩是站在前列的。

七七抗戰開始之後，七月十五日，中共發表了國共兩黨合作成立共同抗戰的宣言，蔣介石也被迫於二十三日發表談話，承認中共的合法地位。雖然後來的事實證明，蔣介石實際是執行消極抗戰積極反共反人民的政策，但是全國各階層人士擁護堅決抗戰到底，實行全國總動員，就爲抗戰初期創造了有利的形勢。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協會成立，協會理事十九人，歐陽予倩是理事之一。接着包括電影界各方面從業員的電影界工作人員協會成立，歐陽予倩等卅九人當選常務委員。這些團體，對動員羣衆參加抗戰活動，起了應有的作用。

但是，由於日本侵略者在八月十三日開始進攻上海，

十一月底，上海便告淪陷。上海租界以美、英、法等國還未與日本宣戰，保持了「中立」地位，成爲「孤島」。文化藝術界的一部分工作者在淪陷前離開了上海，一部分却還留在租界之內，在困難的環境下繼續堅持工作。歐陽予倩在上海淪陷後，編寫了《梁紅玉》等兩個京劇，便離開上海到了香港，稍作停留之後，轉赴廣西桂林，參加了桂劇的改革工作。不久，他又回到香港，並在一九三八年七月創作了電影劇本《木蘭從軍》，由華成公司在上海「孤島」拍攝。因爲在「孤島」裏，日本侵略軍向租界當局施加壓力，任何有關抗戰的鏡頭都不能在影片中出現。所以在這個時期，利用歷史故事來進行側面的宣傳，成爲現實的需要。《木蘭從軍》是以古代樂府詩《木蘭辭》和有關的民間傳說爲基礎來進行創作的，由陳雲裳、梅熹主演，曾在上海、香港等地放映。

歐陽予倩在這個時期的創作，還有獨幕劇《越打越肥》、《戰地鴛鴦》等。他在太平洋戰爭發生後，回到內地，有一段時期在桂林主持藝術館工作。條件是很困難的，但仍然開展了一些抗戰的文藝活動。在此期間，即使在國民黨統治區內，由於國民黨加緊反共，抗戰宣傳也受到很大的壓制，一些作家還是要利用歷史故事來進行宣傳。歐陽予倩也寫了歷史劇《忠王李秀成》，可是他却沒有能夠認識到李秀成實在是太平天国革命的叛徒，因此所歌頌的對象是弄錯了。當時還沒有展開對歷史人物的深入研究，觀點的不明確在所難免。但這使我們進一步懂得，用正確的理論去辨別歷史人物，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認眞學習理論，對於文藝工作者，確實是一個自覺的任務。

歐陽予倩在這個期間，除了創作劇本之外，還導演了約二十個話劇。他是一個出色而有經驗的執行導演，在話劇界中享有很高的聲譽。一九四四年，日本侵略軍垂死掙扎，進攻湘桂，長沙失陷，桂林吃緊。他和藝術館的一部分人員撤退到廣西昭平縣附近的小村黃姚，停留了九個月，直到日寇宣佈無條件投降，才回到桂林。他本意是要恢復藝術館的工作，可是廣西當權派的桂系最後也撕下了假民主的面具，大事迫害民主人士。於是歐陽予倩在一九四六年的十月，又回到上海。

這時，崑崙影業公司是比較進步的，要拍攝好的電影，請歐陽予倩編寫了劇本《關不住的春光》，寫一個想進步而又軟弱的女知識分子的覺悟過程。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企圖通過這樣的一些人物，表達比較進步的知識分子反帝國主義、反封建、反買辦資本主義和他們嚮往

革命的心情」（註三）。但是，把知識分子的受壓迫和覺悟鬥爭局限在一個生活範圍的小圈子之內，這仍然是非常遠離現實的。

一九四八年，歐陽予倩爲大同影業公司編寫了電影劇本《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寫兩個婦女因軟弱貪享受而被騙，最後終於覺悟過來的故事，還是有「遇人不淑」的意味，沒有深入挖掘社會本質的問題。

新中國誕生前夕，上海的局勢緊張，一部分文藝、電影工作者南來香港，歐陽予倩也是其中之一。他參加了大光明影業公司的編導工作，導演了這家公司的第一部作品《野火春風》。後來又爲南羣影業公司導演了《戀愛之道》。在此之後，隨着全國的解放，歐陽予倩和其他一些文藝、影劇人士，從香港回到北京，參加了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會。新中國成立後，他在戲劇教育工作上担任了一些主要職責，也是文藝組織的領導成員，被選爲第一屆人大代表。雖然年事已高，他還編寫和導演了《黑奴恨》、《人面桃花》等劇，又研究中國的舞蹈史。一九六二年九月在北京病逝，終年七十三歲。

從一生的經歷看，歐陽予倩是一個比較突出的戲劇藝術家、戲劇教育工作者和電影工作者。他在影劇藝術的活動上是相當全面的，能編，能導，能演，能教；京劇、話劇、電影以至一些地方戲曲，都是他工作的範圍。雖然在他所創作的六十多個劇本中，在思想內容上始終有一定的局限，但是作爲一個文藝工作者，他一直在追求着進步，脚步沒有停止，就這一點來說，歐陽予倩的精神，對於今天要求向上的知識分子而言，仍是有很大鼓舞作用的。

注一：歐陽予倩：《予倩論劇·戲劇改革之理論與實際》

注二：李頓調查團，是「九一八」事變之後，由當時的「國際聯盟」派來中國就這個事件進行「調查」的，團長是英國的李頓爵士。這個調查團屈服於日本軍國主義的壓力，對「國際聯盟」作出完全不符事實的報告。

注三：歐陽予倩：《電影半路出家記》

美籍華裔作家羅倫斯小說《龍翼》獲好評

王　迅

外國文訊

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有很多華僑秘居美國，他們是去找工做的。他們廉價的勞動力使美國的文化有了發展，但是並不是人人都理解他們的貢獻，也不理會到他們由於經濟困苦離鄉別井，與家人妻子分離的孤寂的。一九〇九年九月二十二日的一份小新聞，引起了華裔作家羅倫斯·葉（Laurence Yep）的注意，它報導有一個年輕的華僑發明了一架雙翼飛機，在加省飛行了整整二十分鐘，最後因技術上的困難而降下來。報導還說這個華僑準備再改進這架雙翼飛機。

羅倫斯·葉就根據這報導，寫出了一本小說《龍翼》（Dragon wings）。

它描寫這個叫月影（Moon Shadow）的華僑青年發明雙翼飛機的經過，他八歲就離開中國到美國去尋父，他父親是開洗衣館的。他的父親馳風（windrider）告訴他一個神話故事，說龍因吹牛，被砍了頭，降爲凡人，但必須飛起才能回到天上去。

月影聽了這故事，決心要飛上天去。於是他們父子倆，幾經艱辛，發明了一架雙翼飛機。這部書雖然在結構和藝術上還顯得比較單薄，但美國書評界認爲它是「一首歌頌美中人民勇於創造和發明的詩篇，它本身就是一個勝利。」《紐約時報》看好這本書，認爲「作爲一部具有高度驚險性的幻想作品而言，《龍翼》將會是一本成功的作品」。並以它作爲優秀讀物向青少年推薦。

美出版羅伯遜傳

呂　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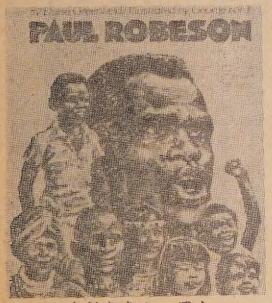
美國黑人歌手保羅·羅伯遜已於一月二十七日在美國去世，終年七十七歲。

由於羅伯遜持進步思想，積極參加美國左翼政治運動，在他聲名卓著的時候，被美國政府禁止他的演唱，甚至在「名人錄」中剔除了他的名字。但他所唱的歌曲，至今仍爲人們所懷念。近年來羅伯遜隱居在黑人區，死前曾表示希望能到中國一行，可惜由於疾病，使他的希望未能達到。

美國克羅威爾出版社（Crowell）最近出版了一本兒童讀物《保羅·羅伯遜傳》，作者是艾洛伊斯·格林菲爾德（Eloise Greenfield）。

這本傳記，以通俗生動的筆調，描寫了這個黑人自由戰士的一生，從他的父親在保羅還未出世前，從種植園主的農莊逃走出來，擺脫奴役開始，講到保羅的童年，他在大學時如何成爲綽號「黑旋風」的著名球員，到他成爲著名的歌唱家和電影明星，也講述美國如何使他的歌聲沉默，一直講到一九七三年他七十三歲生日的慶祝活動。

書中還有插圖多幅，作圖者是喬治·福特。這是一部優秀的美國兒童讀物，在羅伯遜逝世後出版，具有特別的價值和意義。



（彩書書本：圖）

危地馬拉大使作家
阿斯杜尼亞斯

杜漸

米蓋爾·安赫爾·阿斯杜尼亞斯（Miguel Angel Asturias）是當代拉丁美洲的一位著名作家，曾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他是拉丁美洲土生土長的作家中第一個獲得此項文學獎金的。

阿斯杜尼亞斯一八九九年出生，已於去年六月病逝，終年七十六歲。他一生中，大半是從事外交工作，當過大使，但外交活動並未妨礙他創作出一本又一本作品。所以

有人稱他爲「大使作家」。

當一九六七年，他接受諾貝爾獎時，曾說過：「坦白說吧，雖然我早已聽人傳說，但是我仍然不敢相信會選中我的。我不敢相信的原因是因爲我是一個既沒有繁榮的社會經濟，又沒有發達的歷史文化，更沒有强大的軍事力量的小國的人民。不過，我現在確實感到興奮，這不僅僅是爲了我個人，而是因爲瑞典皇家學術院把這份殊榮，給予了拉丁美洲國家的人民，而使全世界人民的目光，都集中在危地馬拉這個國家身上。」

他得獎，是因爲他的作品，「充滿了本國及中、南美洲傳統的地方色彩」。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九日，各國記者擁到危地馬拉駐巴黎的大使館，向這位「大使作家」祝賀和採訪，他說：「我深信，小說能夠透視一個國家的種種問題，增進了解一個國家的民情與風俗習慣。」

西班牙馬德里的《ABC》報，爲一個用西班牙語言寫作的作家得獎感到興奮，寫道：「公元一九六七年十月九日，危地馬拉一個古老村莊的孩子，竟使西班牙文字爲之吐氣揚眉。」

阿斯杜尼亞斯出生於危地馬拉一個中上家庭，他的父親曾當過法官。在當時的社會上，有其一定的地位，恐怕不盡如《ABC》報所說，是一個「古老村莊的孩子」。

但阿斯杜尼亞斯在青年時代，已是一個熱情如火的進步學生。從他出生那年，一直到一九二〇年，這二十年正是危地馬拉的獨裁者伊斯特拉達執政的時期，伊斯特拉達對國內實行高壓統治，凡是與他政見不同的人，不是遭他暗殺，就是陷身縲紲。年輕的阿斯杜尼亞斯在學生時代就發表了一連串激進的，反對軍事獨裁的文章，這使他的法官爸爸十分震驚，生怕他言多賈禍，危及家族，就輾硬兼施迫他離鄉背井到歐洲去留學，希望他離開當時政局混亂的危地馬拉。

在二十年代，阿斯杜尼亞斯到了法國巴黎，進了巴黎大學讀法律系，他希望學懂法律，既能繼承父業，又有機會去爲受壓迫的危地馬拉人民根據「法理」申張正義。在大學期間，他開始對文學發生興趣，首先吸引他的是拉丁美洲的古代文化，他把很多時間花在研究拉丁美洲古代馬雅文化史上面，並通過法文譯稿把古代馬雅文字寫成的珍貴手稿聖書《波波爾·胡赫》（Popol Vuh）譯成西班牙文。這次翻譯工作，無疑對他日後的文學活動，有着極其深遠的影響，馬雅悠久的文化使他感到興奮，產生了民族的自豪感。他第一本文學作品是《危地馬拉的傳說》

（Leyendas de Guatemala），出版於一九三〇年，由法國著名詩人及評論家保羅・瓦勒里（Paul Valery）爲他寫序。這本書是一本詩一樣的傳說，也是一本傳說體的詩。

在大學法律系畢業之後，他在一九三三年回到危地馬拉，曾在廣播界工作，發表了《南美印第安社會問題》（EL problema Social del indio）的法學論文，獲得危地馬拉法學博士學位。同時出版了兩部有關拉丁美洲古代文化，歷史的著作：《拉丁美洲古代民族語言研究》（Popos Vuh Libro sagrade de los guienes）和《編年史》（Lol anales de los xahil），至今仍是很有參考價值的研究著作。後來，他投身政界，出任危地馬拉駐巴黎的大使，他並沒有放棄文學活動，到一九四六年，經過多年的艱苦創作，終於發表了被認爲是他代表作的長篇小說《總統》（EL Señor Presidente，有英譯本 The President）。

《總統》是一部使世人震驚的小說，作者揭露了拉丁美洲國家獨裁者的種種殘暴統治的罪惡，有人說他在書中描寫的「總統」這個獨裁者的形象，是以他早年時代曾與之鬥爭過的軍事獨裁者伊斯特拉達作藍本，但是却遠遠超越了這個獨裁者的事實，他的「總統」，可以說是綜合了拉丁美洲各國獨裁者的形象，所以能揭露出暴政最本質的東西來。

作者在這個獨裁者的周圍，又描寫了一大羣人物的羣像，有阿諛諂媚的走狗鷹犬，有殘暴的軍人，有狡詐的政客，有出賣靈魂的叛徒，有出賣肉體的女人，有反抗的仇敵，有無辜的犧牲者，有在生活線上掙扎的老百姓，有在死亡邊緣求救的婦女，有成爲了餓孥的兒童，有在時代矛盾中苦悶徘徊的知識分子。

總之，《總統》是一幅規模極其巨大而複雜的社會壁畫，作者以現實主義的畫筆，活畫出拉丁美洲社會的眞實而迷人的圖景，它既色彩絢麗，而又概括了非常可怕的一些殘酷卑鄙的事物。你可以跟着小說情節的發展，看到典型的拉丁美洲國家大都市的生活，在塵土飛揚的暑熱之中，乞丐跪倒在街頭巷尾向人求乞，發出使人心弦驚震的哀求叫喊，在悶熱的夜晚，饑餓的狗羣爲了一塊沒肉的骨頭在拚命格鬥。你既可以看到不見天日的黑獄，把那被叫做「天使臉孔」的離經叛道者關進臭氣中人欲嘔的牢室中，你還可以看到官僚氣味十足的衙門，它發出腐敗的霉味，當然，你更可以看到當權者的豪門夜宴，荒淫作樂的場景。評論家說，《總統》是一部拉丁美洲的恐怖的現實的巨著，它有力地控訴着一切獨裁者，以悲天憫人的筆

調，寫出了人間的不平，揭示了資產階級政權的腐朽。較大的缺點是作者在這裏竟抱持了悲觀主義。

一九四九年他發表了第二部重要的小說《玉米人》（Hombres de Maiz，英譯爲 Men of Maize），這是一部具有神話色彩的現實小說，書中描寫了西歐來的白人和歐化了的印第安人，他們乃是印第安人民的敵人，作者引用了《波波爾·胡赫》神話中的玉米神，這個保護玉米生產的神對用毒藥毒死游擊隊戰士加斯伯爾·伊洛姆的種植玉米的農人和他們的腐化的頭子查洛·高多爾上校，進行了譴責：

「……跟高多爾上校作伴的人首先會覺得耳垂疼痛，他們會用手指摺住耳朵，他們會揉它們，在慌亂中他們會用左手揉右耳，用右手揉左耳，他們越痛越扯，把它們像玻璃一樣扯下來，他們看着別人兩耳流出血來，他們就扯掉自己的眼皮，於是他們的眼睛就裸露常睜，被金烏之火燒灼，接着，他們會扯掉頭髮，扯掉嘴唇，讓牙齒裸露，就像玉米一樣排列着，粘附在血紅的骨骼上。只有高多爾上校不會動，連他雪茄煙的煙灰也不會跌落，黑暗之手會推使匕首迫他自殺，但這只是他自己的影子，子彈會在他太陽穴爆開，他將倒在地上，但另一雙黑暗的手會扶起他的屍體，它們會扶他上馬，使他皺縮，最後他會變成甘蔗一樣大小……」

這種可怕的咀咒，是對殺害革命者的罪人的咀咒，在全書中，有如音樂旋律的節奏一樣，反覆地出現。又如瞎眼的哥雅·伊克尋找跟人走掉的妻子馬莉亞·蒂溫，馬莉亞已成了「蜘蛛咒」的犧牲品，由於絕望，最後他尋找的變成不是他的妻子，而是尋找「找不着她」的途徑。到最後，這個失踪的妻子竟變了人孤寂時的一種慰藉。阿斯杜尼亞斯的小說是以馬雅人的生活作題材，這是印第安傳說中一個有力的主題，就是「每一樣逝去的東西，包括在我們骨骼上驕傲的肌肉，也是不會失而復得的」。

在《玉米人》這部小說中，歌頌戰勝貪婪罪惡，揭示印第安人善良純樸的美德，由於他寫的是危地馬拉人的生活，在別國人看來往往覺得不易理解。

一九六五年阿斯杜尼亞斯在答覆訪問者盧易士·哈爾斯時說過：「印第安人講話是非常簡煉的，對於他說來，話是神聖的，語言不只具有迷人的魔力，而且具有能行使奇迹的力量……印第安人使用語言非常吝惜的，因爲他們相信語言是具有生命的。」

在《玉米人》之後，阿斯杜尼亞斯發表了一系列的小

說，有《不信神的小偷》（El mal Ladro'ngue no Cveia en el Cielo），《星光熠熠》（Rayito de estr ella），《雲雀的鬍鬚》（Sien de alondra），《强烈的風》（Viento Fuerte），《死者的眼珠》（Los oios de los enterados），《小寶石》（El Alhajadito），《綠爸爸》（El Papa Verde），《混血女和蠅先生》（The Mulatta and Mr. Fly）

除了以上的小說外，最引人注意的，是一九五七年發表的《危地馬拉的周末》（Weekend in Guatemala），這是一部帶有政治性的短篇小說集。

阿斯杜尼亞斯在一九五四年曾出任駐薩爾瓦多的大使，他發現了美國中央情報局支持危地馬拉叛國分子推翻主張民族獨立政策的阿本茲政府的陰謀，設法通知本國政府，終於挫敗了叛國分子，但是在美國的軍隊參戰之後，對危地馬拉進行公然侵略，推翻了阿本茲政府，新成立的傀儡政府對阿斯杜尼亞斯揭發他們叛變的陰謀懷恨在心，遞奪了他的公民權，逼他流亡國外，他在這時以悲憤的心情，寫出了揭發這一陰謀的小說集《危地馬拉的周末》，通過各種人對這周末政變和美國入侵的看法，表達了危地馬拉人民的意願，控訴了叛國分子與外來的侵略主義。全書共收八個短篇，文筆潑辣生動，對美國中央情報局勾結危地馬拉叛國分子搞叛亂的罪行，作了有力的揭發。

《美洲豹三十三號》就是《危地馬拉的周末》中的一篇小說，故事是講危地馬拉政府軍隊在一九五四年的時候，徵用民房作司令部，這家民房是屬於兩個老姑婆和她們一個嫁了個不務正業的丈夫的姪女兒的。在最初的日子裏，政府國防軍很快就將同美國侵略者有所勾結的叛國分子擊潰了，很多叛亂分子被俘虜，在俘虜的行列中，竟發現了那姪女的丈夫楚斯，原來這個流氓不只參加叛亂，而且還當了叛軍的隊長呢。這個女人發現丈夫竟成了俘虜，只有哭哭啼啼，哀求政府軍的司令官釋放她的丈夫。她甚至用自己的肉體來換取丈夫的自由。丈夫釋放出來，但怕被人認出，只能躲在家裏。這斯非但不諒解妻子爲了他獲得自由而遭人淫辱，反而對她痛加責罰。楚斯在談話中透露，美國侵略者的飛機將會出動轟炸危地馬拉，到時就會變天。這女人這時發現自己的丈夫竟是個死心塌地的叛國分子，激於正義，大義滅親，向那司令官揭發自己丈夫勾結美國飛機轟炸自己國家的罪惡。

故事發展到這兒，已是達到高潮，但發展下去結局却完全出乎意料，司令官聽了揭發，非但不當一回事，反而

說：「他是個愛國者，我得去和他握握手。」使這個有愛國精神的妻子楞住了。

司令官和叛國分子見面，竟講出了一句暗號：「美洲豹三十三號」。原來他們都是同黨，一個是公然搞武裝叛亂的叛徒，一個是潛伏在國防軍要害的奸細，看着這兩個原來曾是「敵對」的人竟擁抱在一塊，使那站在一旁的女人欲哭無淚。這急轉直下，是出人意表的一筆。

小說的最後，是老姑婆被美機炸死，司令官和那個自稱祖國的「解放者」的楚斯，都成了政變政府的要員。小說就以那姪女守在姑媽的屍體旁，望着祖國的大地被炸成一片廢墟而結束。

阿斯杜尼亞斯以這樣高潮起伏、曲折複雜的情節，構成了這一篇動人的小說，描寫出一幕像夢魘似的悲劇。小說充滿了愛國的激情，深刻地揭露出一九五四年叛亂政變的實質。

阿斯杜尼亞斯在接受諾貝爾獎時說過，「拉丁美洲的一些作家，過去曾有一種傾向，老是逃避現實問題，把問題收藏在浪漫主義和民俗傳說的掩蓋下面，這次瑞典皇家學術院選我爲得獎人，是選擇了另一種傾向，我的態度就是要面對現實，參與生活，針對現實中的問題，採取堅定的立場。」

阿斯杜尼亞斯具有愛國的立場，敢於向非正義作鬥爭，並以現實主義的筆寫出一本本反映危地馬拉人民生活的作品。在國外流亡時期，他曾在世界各地遊歷，直到軍政府垮台後，他才又被召回國參加內閣，出任危地馬拉駐巴黎的大使，一直到他的逝世。

這位作家雖然身居要職，外交事務繁忙，但他寫作是十分勤懇的，每天早晨四點鐘就起床，開始用打字機使自己小說中的人物在紙上活起來，他的書就是這樣在忙裏偷空寫出來的。

他一生沒有脫離大衆，沒有脫離生活，所以，他每一本小說，都是寫出大衆的疾苦，揭示生活的問題，具有一定的思想價值。他是印第安人的後裔，所以深深同情印第安人民的悲慘境遇，個中辛酸，他體會尤深，故此寫得自然動人心弦。

這位大使作家，乃是文學上的全才，除了小說外，還有詩歌、戲劇等著作，他在政治界、外交界、法律界，甚至在民俗學歷史學的研究方面，都是有很高聲譽的。有人問他，他創作和工作的源泉是什麼，他說：「是來自戰鬥之中。」

戰鬥！這是個多麼壯麗的字眼啊！

幸福家庭

劉於斯

一

我和太太去參觀「幸福家庭展覽」。我們充滿了幸福感。不過，我們的幸福，一半要感激我的父親。

父親年前去世了，留下小小的遺產——一筆債。不是父親欠別人的債，而是別人欠父親的債。

父親是絕對不會欠別人的債的。不打官司、不欠錢債、不失信用，這「三不」是父親生前引以爲榮的三大清白。特別是在他的暮年，更常常對此津津樂道。

幾十年來，父親一直在鄉村養鷄，入息很微，但他克勤克儉，過得心安理得，非但沒有向人借過一文錢，而且身邊還有些少積蓄，遇上一些叔伯弟兄有困難，他都能借點錢給他們濟急，因此博得了鄉族們的一致好感。

後來，我長大了，在市區做事。我幾次叫父親搬到城裏來住，但他不肯，他不願放棄養鷄，直到他閉上眼睛。

父親去世後，一些叔伯弟兄便把欠父親生前的錢還了給我。這眞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原來父親給我留下一筆小小的遺產呢。

因此，我有錢結婚，建立了家庭。

在一年將盡的時候，許多同事都有年關難過的感覺，但我沒有。因爲我繼承了父親的遺風，沒有欠債，不必怕大年三十債主臨門。而且，我也有儲蓄的習慣，銀行裏有一筆存款，數額雖不太多，但也不必愁慮過年沒有錢。更令人興奮的是，我父親十年前因受迫遷所得到的徙置權（這也是他的深謀遠慮，爲我所作的長期打算），最近有了結果，我獲配了廉租屋中一個小小的單位。在過年之前，我們搬了新居——那千千萬萬人等待和羨慕的廉租屋。還有，我的太太就快臨盆了。我們將增添一位小寶寶。……

對我們來說，眞是喜事重重啊！

我們就是滿懷幸福感，去參觀「幸福家庭展覽」的。

二

展覽會的確使我們開了眼界。裏面的展品，包羅萬有，大小俱全。從一具果汁機到一架汽車；從一塊錢一包的糖菓到一萬多塊錢一套的梳發椅；從一間現代化的家居陳設示範到一副西洋賭具……，此外，各種家庭用品、電器、傢俬，就更不在話下了。

當我們見到那一萬多塊錢一套的西歐眞皮梳發椅，幾千元一張的安樂椅，就像成年人看童話，雖然感到興趣，但絕沒有想到使它變成自己的現實。就算我們將來發達了，我們也不要這樣奢華。

當我們看到那些設計精緻、千變萬化、節省地方，但價錢也不便宜的組合傢俬，我們嘖嘖稱奇，但我們還是樂於應用我們家中那些舊式的睡床和五桶櫃。

當我們見到那些華麗的水晶吊燈，我們認爲，即使它的價錢不是幾千元一盞，而是白送給我們，掛在我們的「斗室」之中也不配襯。

然而，當我們見到一套不銹鋼廚具，我們却深深被吸引住了。這套廚具，本也沒有什麼特別，只是我們常見的那種西式平底鍋。但它一套有五個，有深有淺，有大有小。最令人感興趣的是，它可以一個一個叠起來，成爲一個蒸籠。

我們對着這套不銹鋼鍋子駐足觀看，一個推銷員小姐馬上笑盈盈地走過來：

「先生，師奶。這是最新出品的萬能組合不銹鋼鍋，可以分開來一個個使用，也可以叠上來成爲一個蒸籠。當你拿它作爲蒸籠的時候，一格可以煲飯，一格可以煲湯，一格可以焗鷄，一格可以炆牛腩，一格可以蒸魚。總之，一個爐灶，便可以同時煲三菜一湯一飯，十分方便，節省時間，節省石油氣。先生，對這套不銹鋼鍋，有沒有興趣？」

「哎，眞有意思，眞有意思，……」我唯唯諾諾，不置可否。

但太太却在背後撞我一把，低聲說：

「將來有了孩子，我分身不暇，沒空做飯，有這個鍋可就方便了。」

於是，我不由自主地問：

「小姐，請問這套不銹鋼鍋賣多少錢？」

「這一套是不賣的。我們在展覽會中只作示範。」推銷員小姐還是笑盈盈地說。

「不賣？」我有點失望。

「在百貨公司裏有得賣嗎？」太太緊接着問。

「這是新產品，市面上暫時沒得賣的。不過，如果你們有興趣，可以留下地址電話，本公司隨時派人到府上接洽。」推銷員小姐說。

「就不知價錢如何？」我喃喃地。

「價錢嘛……還在其次。最要緊的是，你有沒有興趣？合不合用？如果沒有興趣，又不合用，那麼，我告訴你們價錢也沒意思。是嗎？」

「是的，但如果價錢太貴，我縱使十分感興趣，也買不起。」我說。

「先生，我們在展覽會陳列的這一套是不賣的。你留下地址，我們派員到府上，再仔細爲你們作示範，好嗎？」推銷小姐笑容可掬，但就是不肯說出價錢，這不禁使我產生幾分戒心，婉拒她說：

「我們經常沒人在家的。」

「一天二十四小時，總有一個時候在家吧？我們派人到府上之前，會打電話與你們聯絡。總之，就你們的方便，完全不增加你們的麻煩，你們也不一定要購買。我們派人到府上示範，完全是免費的……」

推銷員是個口才很好的小姐。但這是一個複雜的社會，把地址電話告訴陌生人，是誰也不能放心的。我仍在猶豫。

太太又在旁邊用手肘撞了撞我，低聲說：

「一套不銹鋼鍋能值多少錢？還怕人家騙你嗎?!」

於是，我只好向推銷員小姐報上了姓名、地址和電話號碼。……

三

幾天後，我接到一個電話，對方是個男的，自稱是「幸福家庭用品公司」的，即是賣不銹鋼鍋的那一家公司。約好了時間，果然有一個推銷員上門來了。他是高瘦的中年男子，皮膚稍黑，臉色沒有光采，唇上留着八字鬚，穿着一套貼身而不太新的西裝，外表看來像個過氣的紳士，又像一個江湖賣藝者。

他一進門，便點頭哈腰，遞上名片。他複姓司馬，銜頭是「幸福家庭用品公司」的營業主任。

他把那一套不銹鋼鍋帶來了。

他不客氣，逕自鑽進了廚房，我和太太跟着。他把那一套不銹鋼平底鍋放在石油氣爐上，一邊示範一邊解釋：

「這一套不銹鋼鍋，一共有五個。此外，還有兩個蒸隔，是免費奉送的。辦法簡單，使用方便。如果你只使用一個鍋，可以煮飯；如果再叠一個，那麼上面可以煲湯，下面可以煮飯；假若中間再加一個蒸隔，那麼可以蒸魚、蒸豬肉、蒸餃子……；如果上面再加一層，那麼煮飯、煲湯、炊鷄、蒸魚，可以同時進行；……如果全套五個鍋、兩個蒸隔一層一層叠起來，那麼一個爐灶，一個時間便可以做出一桌筵席……」

司馬先生像大笪地的江湖賣藝人，口中滔滔不絕，手上熟練地把那套不銹鋼鍋翻來覆去，示範了一種又一種不同的使用方法。這一套不銹鋼鍋，經過他的手，果然便千變萬化，層出不窮。好像只要這樣一套厨具，便勝過入厨三十年的大師博，什麼美味佳餚也能做得出來。

我和太太都不禁心花怒放。

「先生、太太你們對這一套不銹鋼鍋感到滿意嗎？」司馬先生停止了示範，問。我知道，這是江湖佬中止打拳，要推銷「祖傳秘製靈藥」的時候了。

「滿意，滿意。」我太太忙不迭地應道。

「請問司馬先生，這一套不銹鋼鍋要賣多少錢？」我最關心的仍是這個。

司馬先生輕咳了一聲說：

「這套萬能組合不銹鋼鍋，是本公司的最新出品，志在推銷介紹，價錢特別優待，而且免費奉送兩個蒸隔，務求令到顧客滿意。做生意嘛，最要緊是大家滿意，你滿意，我也滿意，你們說是嗎？購買物品嘛，最要緊是合意，否則……」

「你爽快點說，到底價格如何？」我有點不耐煩了。

「很便宜，很便宜——四百九十九元。」司馬先生露出了可掬的笑容。

我一聽，不禁咋舌。我這才明白，當天在展覽會上，那位小姐爲什麼不告訴我價錢，她如果把價錢說出來，我絕不會把地址告訴她了。

「太貴了，太貴了。」太太也喃喃自語。

「不貴不貴，一點也不貴。」司馬先生搶着說，「你們一個月該用二十塊錢的石油氣吧？但如果用這套組合鋼鍋，可以節省一半燃料，即節省十元。一年就是一百二十元。只要四年時間，便把買鍋的錢省回來了。而這套不銹鋼鍋，可以使用四十年！還有，你們省回的時間，更不是金錢所能計算的了。」

「買不買呢？」太太望着我徵詢道。但我知道，她心

中是十分想買的。而且，我感到，勞動人家一個營業主任來示範了半天，不買是說不過去的。

「那就買下來吧。」終於，我忍痛說。

付了款後，太太喜孜孜地收下了那套萬能組合不銹鋼鍋。突然，她想起了什麼，問：

「這套鍋要怎樣保養？」

「哦，這個嘛，很簡單，第一，不要讓它受到酸性物質的腐蝕；第二，不要讓它玷染太多的油烟，這樣，它就能永遠保持光潔晶亮，絕不生銹。」司馬先生說。

「我們這個廚房，煑食時油烟很多的。」太太有點緊張了。

司馬先生打量一下我們的廚房，皺起眉頭，說：

「恕我大胆直言，你們這個廚房的通風設備太差，日子一久，不但廚房會被油烟弄汚，這套不銹鋼鍋會生銹，而且整間屋子也難以保持整潔。」

「我們這裏是廉租屋，不敢苛求太多了。」我說。

「對。但這不要緊。只要你們在廚房安裝一具抽油烟機，這個問題便解決了。」司馬先生說着，便從他那占士邦式的公文箱裏拿出一份彩色精印的說明書，告訴我們抽油烟機的種種好處——

有了抽油烟機，便能保持廚房的清潔，保持整間屋子的清潔，保持牆壁的光鮮，省回來的時間和金錢，是不可勝計的……

還有，爲了保護我們那一套價值不菲的萬能組合不銹鋼鍋，更非有一具抽油烟機不可。

至於抽油烟機的價錢嘛，只不過六百塊錢一具。

我又一次被說服了。

四

第二天，當我下班回來的時候，一踏進屋裏，太太便興高采烈地告訴我：

「司馬先生今天帶人來把抽油烟機安裝好了。」

「六百塊錢，是嗎？」我不起勁地問。

「是的。但另外加安裝費一百五十元。因爲這種抽油烟機是要駁接氣喉的。喉管每呎十元。」

當我走到廚房門口，果見面貌煥然一新，那一套閃閃發亮的萬能組合不銹鋼鍋，神氣地叠放在石油氣爐灶上；罩在它上面的，是那嶄新的抽油烟機，而在石油氣爐旁邊，還有一個電焗爐。我詫異地問：

「你又買了電焗爐？」

「是司馬先生推薦介紹的。電焗爐的用處很大的，可以焗蛋糕，焗蘿焗鷄，更重要的是，任何冷飯剩菜，也可以拿進去焗一焗，熱一熱。我想，將來我養孩子，沒空服侍你，飯菜冷了，你也可以自己拿去焗一焗，熱一熱，很方便的。」

「多少錢？」我問。

「四百三十五。」

太太爲我設想得如此週到，我也無話好說了。

正當我爲兩天之內花掉近兩千元而心痛的時候。太太結結巴巴地說：

「我還買了一套可以掛在壁上的碗櫃，明天就可以送來了。」

「多少錢？」

「七百六十元。」

「七百六十元？」我叫起來。

「不算太貴的。它兩個相連，成曲尺型，可以掛在牆角，節省許多地方。它是外國的最新出品，櫃身用不銹鋼和防火膠板做成，玻璃門，可以放很多東西，而且保證臭蟲鑽不進去。司馬先生說，原價要一千元的，但因爲我們買了許多東西，所以打個特別折扣，只收七百六十元。」

「是的，也許不太貴。但廚房的用品何必這樣名貴？」我沉吟說。

「司馬先生說得對，一個家庭主婦，半生時間是在廚房渡過的。廚房不佈置得好一點，便對不住自己。廚房凌亂，不但影響效率，而且影響胃口。你想想，我一生都要當你的免費佣人，人家請一個佣人，月薪也要七、八百元，我花七百多元買件家具，可用十年八年，這不算太過份吧？」太太有點委屈地說。

「太太，我不是責怪你。但我們剛搬到新房子，許多傢俬用品都要添置。但現在，單是花在廚房方面的，就近三千元，我怕要大大失預算了。而且，我們無論如何要留一筆錢，在你生孩子的時候應用。」我解釋說。

「或者，我們暫時不要買雪櫃和電視機……」太太低下頭說。

「我們的銀行戶口還剩多少錢？」我問：

「接近四千元。」

「雪櫃是一定要買的。」我望着太太那直挺挺的隆起的腹部，「沒有雪櫃便天天要跑菜市，很不方便。有了孩子，就更麻煩了。這樣吧，你再拿出一千元買個雪櫃。餘下的錢，無論如何不能動用了。那要留給我們的寶寶。」

太太答應了。

五

第二天，當我上班後，大概是司馬先生來收數吧，他又改變了太太的主意……

當我下班回家的時候，在門口便聽到屋裏傳出「精打細算」有獎問答遊戲節目的聲浪，在屋裏，一架電視機已經安放在牆角，而且是彩色的。太太聚精會神地觀賞着，臉上流露出滿足和快樂。

在電視機旁，還矗立着一座嶄新的雙門雪櫃。我大吃一驚，劈頭就問：

「太太，我們生孩子的費用呢？」

「你不必緊張，我留着呢。」太太抬頭看了看我，帶幾分神氣。

「那這雪櫃和電視機……？」我楞了一下。按我的估計，這兩樣傢伙，當在四千元以上。

「還不需一千元呢！」太太抿着嘴笑。

「不需一千元？」我抓抓頭髮。

「是呀，首期一千元有找。」

「這是分期付款買的？」我恍然大悟。

「唔。」太太點點頭，「今天幸福家庭用品公司的司馬先生來收數，聽說我們要添置電器用品，但錢又不夠，便建議我們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購買……」

「哎呀，太太，我們不是說好了，先買一個雪櫃？」我打斷她的話。

「是的。但這裏家家戶戶都有電視機，我們沒有，便顯得寒傖。而且，我整天呆在家裏，有時也悶得發慌。」

「可是……可是我們可以先買一個便宜一些的黑白機。」

「黑白機已經受淘汰，買了你會後悔的。而且……而且我們對面那戶人家昨天買了一架彩色的，故意把那空紙箱擺到我們門口，向我們示威。我才不服氣呢！」

「可是太太，這彩色機要多少錢？」

「你別理，總之，這電視機加雪櫃，首期還不需一千元，並沒有超出我們的預算。」

「以後呢？」

「以後每月供三百元。我們負担得來的。」太太滿不在乎地說。

六

看完了電視的最後新聞報告，我們睡覺了。

正當我呼呼入睡的時候，却被太太拍醒了：

「喂，你且不要睡。我突然想起來，今天我看電視上的廣告說，一個嬰兒每天所更換的衣物相當於一個大人的四倍……」

「衣服明天再洗吧。」我迷迷糊糊地。

「喂，我跟你說話呀！」太太對準我的肩膊猛力一搖。

「什麼四倍?!」我驚醒過來。

「一個嬰兒每天更換的衣物相當於一個大人的四倍。換句話說，將來我們養了孩子，每天便要洗六個人的衣物。這想來就會令人担憂，尤其是那些尿片，可能一天就換幾打。我是無所謂的。但我『坐月』的時候，是不可洗衣服的，就不知道你能不能幹得來？」

「要我一下子洗六個人的衣服？太太，我可要上班呀！」這時候，我完全清醒了。

「有什麼辦法？我們又請不起佣人！我『坐月』的時候，是無能爲力的。所以，我想我們非買一架洗衣機不可！」太太終於點出了主題。

對此，我是一百個不願意的。但想起那一大堆的衣服和孩子尿片壓向我身上來，我便失去了抗拒的力量。

兩天後，我們的浴室擺上了一具全自動洗衣機。那是向附近一家電器舖買的，分期付款，月供一百五十五元。

七

太太的分娩期越來越接近了。

那一天，太太打電話告訴我，她要到傢俬舖買架嬰兒床，我一聽，不禁有點激動。想起不久之後，將有一個屬於我倆愛情結晶的小生命甜甜蜜蜜地睡在我們身邊，那是多麼奇妙啊！我對着電話大聲說：

「太太，一定要買張好點的啤啤床，讓孩子睡得安樂！」

當天，我下班回到家中，只見我們的睡床旁邊果然已經擺上一張粉紅色的嬰兒床。

「哦，乖乖，爸爸疼你……」我心裏注滿了蜜，一邊走近那嬰兒床一邊說，好像我們的小寶貝已經躺在裏面。

「別再像個老頑童了！孩子還沒有出世呢。」太太也忍不住笑了起來。她躺在床上歇息。她行動越來越不方便了。

我趨上前，耳朵貼在她的肚子上，聽裏面的孩子的脈膊跳動。世界上再沒有比這更美妙的聲音了。

然而，當我的視綫接觸到小客廳中擺放着的新梳發椅，我不禁皺眉了。

「又是分期付款？」我苦笑問。

太太歡喜地點點頭。「剛才，我去買嬰兒床，發現那傢俬公司在大減價，像這套梳發椅，原價一千八百元的，現售一千二百元，減了三分一，而且可以分期付款，付了首期之後，每月只供幾十元。我想，我生了孩子之後，一定有很多親戚朋友來探望。人家來了，連坐椅也沒有一張，這怎成體統呢？所以，我忍痛把它買下來了。」

我仔細看看那套梳發椅，是常見的那一種，一套三件，一大兩小，墨綠色的尼龍絨面。我揶揄說：

「太太，這種尼龍絨面，很容易玷染塵埃的，看來，我們還得買一個吸塵機，或者，最好在窗口裝一個冷氣機。」

八

在一年將盡的時候，我們的小寶寶終於誕生了。

大除夕那天，我傾盡所剩的全部儲蓄，到醫院結賬，接太太和我們的小寶寶出院。

把太太和小寶寶接回家，我們身上也差不多不名一文。

我們回到家中不久，債主便紛紛臨門。——他們是電器公司、傢俬公司和幸福家庭用品公司的收數員，因爲下月初放假，他們便都趕在本月底來收取下月份的各種分期付款賬目。

把這許多債主打發走之後，我想起今後每月所負担的債務，想起家中增加了一張口；想起那許許多多有形和無形的債，心裏不禁恐慌起來。我隨手抓起一份報紙，觸目是一幅幅廣告——

「一個電話解決問題

私人貸款。絕對守秘。廿四小時辦妥一切。

請與××財務公司接洽。電話……」

「現代化　電器化（電燈公司口號）」

打開電視機，還是那些商品宣傳——

「想要享受好，請用××甫」

「美好的生活，由用××開始」

「幸福的家庭，離不開××」

今天是大除夕，我們家中又增添了一位小寶寶，無論如何是要高興一下的，我做了幾個菜，準備和太太團年，同時循例拜祭祖先。

在我父親的遺像面前點燃起香燭，希望他老人家有靈睜開眼，看看我們的家，看看那許多他生前沒有享用過的七彩電視機、全自動洗衣機、萬能組合不銹鋼鍋、抽油烟機、雙門無霜雪櫃，那軟綿綿的梳發椅，以及那一份份的負債合約；看看他兒子的家庭有多幸福！

大和嫂

范劍

新春期間，廉租大廈各家各戶的垃圾特別多，什麼果皮、廢紙、瓶瓶罐罐、空盒子和打破的碗碗、碟碟，還有瓜子殼、花生殼等等，人們都一古腦往垃圾桶裏塞，又用塑膠袋塞滿一大包一大包，放在門口邊，等待清倒。

大和嫂在天還未亮——四點半鐘便起床，用最省約的時間洗臉、漱口，然後在老媽媽和兒子的呼嚕呼嚕鼻鼾聲中，跨離家門，走過長廊。在升降機口把升降機按到十二樓來，投身進那燈光燦亮、空空冷冷的「鐵桶」裏去，讓它搭載着往下降……

走在大廈的門廊上，外面天色還是黑沉沉。但停車場上，已有貨車發動馬達，準備開出去。

那幾輛四輪手推車，放在大廈門廊外的垃圾房裏，她必須走到那個堆放許多雜物、竹籮的房子去取手推車。跨進那亮着電燈的房子，阿卿姐、阿瑞嬸、阿嬌嫂都已在裏邊待取手推車和竹籮。

「今早好像冷了點？」年紀較大的阿瑞嬸說。

「風大才眞。」阿嬌嫂說。

「最怕風大，」大和嫂說着，把兩個竹籮放到手推車上去。

「風大，吹倒垃圾桶，把垃圾弄得滿地都是。」阿卿姐說：「那才糟糕。」

幾個潔淨女工，每人負責清倒一幢大廈的垃圾。每幢大廈有好幾百戶人家。從破曉四五點鐘開始，她們逐家逐戶清倒……當她們把所有大廈的垃圾弄掉，天已大亮，是早上九點鐘前後。

然後，她們又揮動掃帚，打掃大廈每一層的走廊。

大和嫂負責清潔的，是自己居住的一幢大廈。她是這區潔淨女工中，最年青的一個。今年才三十多，她的一羣同事，都在四十、五十之間，有人已做了祖母與外婆。跟她同在一個垃圾房的阿瑞嬸，就已經抱孫，請她吃過豬脚薑、紅鷄蛋；阿嬌嫂去年已嫁女，還派過一打西餅給她。

愛姿整、愛挑剔、說話聲音特別響亮的阿卿姐，就笑着向她說：

「大和嫂，在這羣潔淨女工中，數我最年青；你來了之後，我這個位置給你搶去了！」

「只求有工做，養家活口，能拿得起，放得下，」剪短頭髮、圓臉，個子稍矮的大和嫂說：「至於年老年青，我不計較，把這位置退還給你吧！」

「你分明比我年青五六年，有什麼話說？」阿卿姐打着哈哈說。

「不要緊，阿卿姐，你今年四十歲，以後告訴別人說我是四十八，不就成了？」大和嫂說，她講起話來的高吭聲調，可不讓阿卿姐。

「別人信嗎？」阿卿的雙眉在眼上跳動。

「那我沒法辦了！」大和嫂聳肩攤手。

另一個倒垃圾的同事阿嬌嫂說：「這樣吧，大和嫂，你以後用鏟底灰搽臉，化粧，就可以讓位給阿卿姐啦！」

大和嫂嘻笑着說：「讓位給別人，也那麼辛苦的嗎？我不讓啦！」

「說眞話，你年紀青青，聰明、能幹，什麼不幹，却選上這種——跟垃圾打交道的差事？」年紀已一大把的阿瑞嬸說。

大和嫂坦然說：「搬來這廉租新邨居住，第二年我便跟大和分手。先前，我在家裏車縫童裝，公仔衫，那沒良心的，以爲自己有寶，拍拍屁股走掉，就使我們三口子吊起飯煲鐵鏟。這時候，聽說隔屋的倒垃圾的阿晚嬸不幹，

我去那潔淨公司一問，就成啦！」

「眞勤力，早上倒了垃圾，便回去車縫。」阿嬌嫂稱許：「下午又跑出來等垃圾車。」

「我媽媽年紀雖大，但她不吃枉米，她幫我做家務，也幫我車縫。」大和嫂說。

「你爲什麼跟大和分手的？」阿卿姐又蠻有興致地追問。她就是喜歡打破砂鍋問到底。

「說起來，其實是我把他當垃圾掃掉的！」大和嫂提高聲調，很理直氣壯的樣子。

「當丈夫是垃圾？」幾個女人都詫異地把視綫投向她的臉上。

輕蔑與疾憤地，她說：「這種賭鬼，不當他垃圾，怎對得起天地良心！」

阿瑞嬸嘆口氣：「賭字害人！」

阿卿姐說：「在我們這地方，害人的玩意可多着哪，何止一個賭字？」

阿嬌嫂睨視大和嫂，她說：「沉迷賭博的賭鬼是討厭，但做妻子的，也不至於把他當垃圾倒掉呀！你至少要像我們那樣，從垃圾堆裏撿回有用物件般，把他撿回來。」

「我撿回來好幾趟，爲此，我們爭吵，打架……」大和嫂痛切地說：「三兩個月拿一千八百家用回來，以爲很了不起！」

「你跟他打？」阿卿姐大驚小怪。

「當然嘍，他打我，就要還手，我阿玉不是綉花枕頭，打起架來，他才不夠我好氣力！」她臉泛不屈不服的堅挺神色。

「大和就那麼爛賭？連家當妻小都不要？」阿瑞嬸說起話來總是透着一臉惋惜。

「他爛賭是他個人的事，最糟糕的，是他受人二分四，幫人開賭。」她說這話是咬牙切齒的地。

「原來他靠賭吃飯！」阿嬌嫂感慨地說。

「想到他掙回來的是腌臢茶飯，我怎吃得下咽？每次苦口勸他，就當我仇人……媽媽老是埋怨我——不帶眼識人，嫁個靠賭吃飯的丈夫！」

「是呀！你事前一點也不知道他幹什麼的嗎？」阿瑞嬸伸長脖子問。

「也怪我當時做人胡塗，小時同在一家學校讀書，後來彼此在西區做街坊，時常來往，他告訴我——在中環的藥房打工，我信以爲眞，不去調查，後來米已成炊。唉唉，我不怨天怨地，只怪自己！」她說。

「你呀！對大和餘情未了哩！」阿卿姐很會鑑貌辨色般側臉望她。

「怎麼會呢？對他，我已情盡心灰！」她搖搖頭。

「我不信，從你仍然叫大和嫂，就知道你對他仍有感情！」阿卿姐笑望她。

「對了，既然把他當垃圾掃出去，爲什麼還在自己頭上，戴那麼一頂垃圾帽子？」阿嬌嫂也透着不解的神色。

「左隣右舍都這樣叫慣了口，」她辯解：「難道人家好意喚你一聲，却就扳臉攔住人家說，我已不叫大和嫂，改叫阿世媽麼？」

另外，有件事藏在她心底裏，沒有從口中吐露的，就是到目前爲止——她們一家人居住的那個單位，戶主的名字仍用遲大和，如果那傢伙撒潑耍蠻，跑回家來死賴着不走，她也無可奈何！幸而，他離家後，就沒踏回來半步。

再說，她雖然對別人口口聲聲——已和他分手，當垃圾般掃掉、倒掉……但是她們根本沒上律師樓，辦過離婚手續。她屢屢苦勸他改行，不要幹這種滿手沾腥，賺回家的錢也用得不舒服的骯髒行檔，他不聽，當作耳邊風，自以爲很了不起。彼此這才不斷發生爭吵，然後是打架。高高瘦瘦的大和打不過身强力壯的老婆。就是那麼一趟，她發起狠勁來，把他搓到地上，整個人騎坐在他腰背間，揮動雙拳擂在身背上、頭上。老媽媽怕她眞的替那高瘦漢子拆骨，在旁邊高一聲低一聲苦勸：

「阿玉，有事慢慢講，別打得太厲害！」

「嗚嗚，媽，你別打爸爸……他知錯啦！」兒子阿世也啼哭着替爸爸求情。

「對這種賭鬼，不能心軟，你們不要理……」她氣咻咻，又是一拳擂在大和的身上，像打沙包般。他在掙扎着。

然後，她又切齒痛恨地罵：「我阿玉有眼無珠，嫁到你這個臭屎蒼蠅，面目無光……知錯？你也會知道悔改的？」

住在同一層樓的鄰居們，聽到叫罵聲、拳打聲，和孩子的哭喊聲，還以爲大和在打老婆，大家紛紛跑過來勸架。幾個中年男女進屋，見到相反的現象——原來是妻子騎坐着丈夫又打又罵，愣住了好半晌，然後做好做歹的勸開這一場爭吵、打架，好幾張嘴都在唸叨：「家和萬事興，家衰口不停，既然做到夫妻，更加不要動手啦！」

在鄰居們的勸說之下，她才悻悻地放過大和，不再騎着他打。那傢伙被打被罵，復又在鄰居們面前出醜，憤怒

莫名，抓到桌上的一杯清茶，隔遠向她潑去，算是出掉那朵心頭之火。當鄰居們攔阻兩口子再糾纏扭打，大和罵：

「惡婆娘，妻婆娘，你既然嫁錯郎，認爲我開賭，爛泥爛布，就一刀兩斷！」

「好極了！我不但要一刀兩斷，還要掃把拍你！」她半點也不放過他。

大和就這樣衝到門口，開木門，拉鐵閘，拔腿跑掉，再也不回家來……

這已是一年多以前的事了。當時，就是春節前十多天。那些過去的事件，一幕一幕的，她記得清清楚楚。

後悔嗎？

不，一點不後悔。那傢伙的雙脚剛從大門跨出去，過幾天，她就迎來這份潔淨女工差事。清倒垃圾，與臭味打交道，算得什麼？她覺得憑自己的氣力吃飯，光明正大，心安理得。

——垃圾婆就垃圾婆吧！反正沒有我們垃圾婆、垃圾龜，那家家戶戶和樓梯、走廊、大街小巷什麼的，都會搞得污糟邋遢，烏烟瘴氣？

沒有丈夫？

算得什麼？反正她有手有脚有頭腦，馬病落地行，車壞把它推在一邊，自己拍響胸口，說幹就幹，既可以賺錢付租，養兒子，母親，和供兒子讀書。反正那個男人是燒壞的缸瓦，一棵蟲蛀的樹，幹着害人累己的勾當，她不希罕和他朝夕相對，不希罕和他同睡一張床。這樣的爛男人，不把他當垃圾掃掉，留在家裏發霉發臭，才使人難以抵受，遺害多多哪！

大和嫂的確是個負責、勤快的女人。

每天早上，她推着放了兩個籮筐的四輪車子，沿家挨戶清倒垃圾。到九點半鐘，陽光照在廣場的幾棵石栗樹上，她已清倒完畢，然後揮動掃帚，打掃走廊，使得大厦每一層樓的公衆地方，潔淨得很。一個星期裏，她和阿嬌嫂、阿卿姐、阿瑞嬸她們聯合起來，拉了條長長的噴水膠喉，揮動竹掃把洗地兩次。

同一幢大厦的鄰居們，談到居住地方的衛生環境，無不欣慰稱許：「眞是沒得說的，自從大和嫂負責幹潔淨工作，我們的地方眞是乾淨得很！」

因此，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大大小小的鄰人們見到她，都友好而尊敬地喚叫一聲：

「大和嫂！」

大和嫂，大和嫂，這裏的廉租新邨，和好些熟人，不論遠近，都這樣喚叫。看來，她要解除這個稱謂，脫掉那頂帽子，不是朝夕之間，或數月之間能做得到的事情。

同一幢大廈同一層樓爲首的居住單位，有個專門走港澳輪渡的中年海員余老星，他每晚八點多鐘去碼頭登船上班，過澳門，次天上午十點鐘便回到家。他行過走廊的時候，剛好是大和嫂在打掃。

他知道這女人的底細，佩服她的勇敢和正直，喜歡她的勤勞和樂觀……他自己不幸喪妻，家裏有個老母親和一兒一女，正缺乏一雙有力的手，一顆溫厚、正直的心。

那天上午，他照例帶個塑膠手抽回來，見到大和嫂在掃地，他說：

「大和嫂，等會有空嗎？」

「什麼事？余老星。」她一壁揮動掃把一壁仰臉問。

「想跟你談件重要事情。」余老星說。

「有事情只管說好了！」

「要跟你在茶樓飲杯茶談談。」

「有那麼多話，要在茶樓談說的嗎？」她一臉訝異。

余老星點點頭，笑笑，走回自己的家。

一小時後，她們就來到廉租新邨的茶樓對坐喝茶。余老星坦然講述自己的情況，也表示自己很知道她的一切，然後說：

「肯和我一起過共同生活，讓兩個家庭合在一起，你可以節省開支，我的孩子又有人照料？」

大和嫂不是個忸怩作態的人，也並不模稜兩可，更不是個——有男人向自己追求，便喜不自勝的女子。面對這個坦率而又老實的男子漢，她只能委婉地說：

「余老星，我受過一次教訓，簡直沒想過再嫁人！」

「大和……阿世媽，我幹的工作堂堂正正，見得光，我的爲人，你也知道的！」余老星懇切地說。

「在我們這幢樓房裏，你是出名的好人，我媽媽那隻風濕腳，全靠你醫好。但是，我不想再結婚……我……」

「你對大和尚未忘情？」余老星抬頭凝望。

「不想讓熟人說閒話——以爲我跟他吵鬧，彼此分開，原來想改嫁別人！」大和嫂呷飲杯中清茶。

「事實你不是這樣嘛！」余老星說。

「自從大和離開家門那天晚上起，我就發誓——好好幹給他和別人看，我有手有腳有頭腦，男人幹得的事情，我們女人也幹得來，我也不要再嫁！」

「大和嫂，我不勉強，我說過的話就當粉牌字，抹掉

算了！」

「余老星，眞對不起，我不能接受你的要求，但我會去替你照料孩子，直到你找到太太爲止。」

說得到，做得到，以後，她有空就常去余老星的家，照料他兩個讀小學二、三年班的孩子，和他多病的媽媽。大清早，她倒垃圾到十二樓余老星家門口，便拍門，看看孩子起床上學沒有？如果兩個孩子仍在睡得香甜，她便催促他們起身，不要做懶骨頭。兄妹倆出門了，她便喚叫自己的兒子阿世和他們一起去上學，細意叮嚀：

「小心過馬路，三個人手拉手！」

中午，她去市場買餸菜，定必替余老星多購買一份，然後輕輕敲門，交給余大嬸去蒸蒸熨熨。有時大嬸不舒服，她索性和他們進廚去炮製，這時候，余老星正在睡覺。晚上，余老星去輪船上班，她常去他的家，看兩個孩子做功課。

受到女兒的影響，大和嫂的媽媽，把從西環工廠領回來的公仔衫交給余老星的媽車縫，她也常來和這家人談談說說。

大人既來往得頻密，孩子們又常玩在一起，兩個家庭——一個缺掉丈夫，一個沒有妻子，他們既然有超常規的往還，鄰居們當然會想像得較多較遠。

「說眞話，他們的確是很合適的一雙！」曹師奶說。

「兩個家合成一個家，化算！」李大嫂說。

「看來，他們快結婚吧？」張老師說。

「以後，不要再大和嫂大和嫂的叫了，應該改口叫阿星嫂了！」

風言風語飄進大和嫂的耳朵裏，她就是不加理會，仍然繼續按照自己決定的幹去。遇上鄰居跟自己說到這件事，她蠻認眞地說：「風水佬騙你十年八年，我和余老星的事，你們鄰居很快便知道了！自從嫁錯大和後，我不想再浸濕個頭，我只不過幫他照料孩子，做點家務吧了！」

見到余老星，她不忘提醒他——爲自己、爲孩子，他該娶個人啦！我阿玉不打算再嫁人的。

鄰居們當然不怎麼相信大和嫂的話，以爲只不過是一種女人害臊托詞吧了！

半年後，余老星果然娶了一個——做鐘點工的新妻子回家。鄰居們總算把那些風言風語摔掉，以一種歉意和敬意注望這個倒垃圾的女人。

最近一些日子，鄰居們經常在自己家室的露台，望見遠處空場的紅影樹下，站着一個形跡可疑的瘦削漢子，他總是

抬頭往樓房的露台搜索瞻望，像在找尋什麼……有人說：

「那是遲大和！」

「唔，他大概是想回來看看家人吧？」

「賭仔回頭金不換，大和多半是洗手回頭吧？」

有人把見到大和的事告訴大和嫂，她只是淡淡地說：

「我見到那無賴，決不理會他！」

鄰居們以爲她嘴硬心軟，女人嘛，日久天長，那股子鬱怨氣消散後，加上男人又低首下心，在紅影樹多站幾個下午，或者硬着頭皮去敲家門，她可能會開門接納的。鄰居們從大和嫂婉拒余老星的婚事，已看到這女人對自己掃出去的垃圾丈夫，仍有絲縷感情，她只不過嘴上强硬吧了。

奇怪的是，大和在紅影樹下站了十幾個下午，大和嫂的心，始終沒有軟下來。她像是心痲目瞎似的，根本不去理會。她甚至不許兒子和母親走近那棵紅影樹。

和她同一層樓的鍾偉婆，那天跟她在走廊相遇，老人家臉上每條皺紋都蕩着不忍和不解，以她的福建口音高聲說：

「大和嫂，你眞忍心！」

「我忍心？」她明知鍾偉婆要說些什麼話，站定，側臉睨視老人家。

「大和回心轉意，天天在樹下抬頭望家，你理也不理！」鍾偉婆說。

「你怎麼知道他回心轉意？」大和嫂嚴正地問。

「他不是天天下午站在樹下望家？男子漢，難道要他三跪九叩認錯嗎？」鍾偉婆一副菩薩心腸。

「鍾偉婆你有所不知——他自己是爛賭鬼，我做女人的，還可把這塊爛布撿回來，修修補補，將將就就；可他幫老闆開賭，坑害多少人呀！你老人家想想，家裏有個這樣丈夫，不是沾辱門楣嗎？」大和嫂牙尖嘴利。

「開賭害人，是大壞事，可你怎麼知道他不會改過，從新做人？」

「就是沒改過，我才不理睬！」

「你一直沒理睬他，怎麼知道他的底細？」鍾偉婆一臉懷疑。

「我清楚他的底細，常去那大檔走動，就見那燒壞缸瓦在搖骰寶，聽到他高聲喊開，我就作嘔！」大和嫂的神情，要多鄙屑有多鄙屑。

「難怪你！」鍾偉婆露出一臉同情，對這個自己視作「狠心」的婦人，她有了新的看法。

「我說過——他一天沒放棄那害人的職業，就當垃

圾，沒什麼情義可講。他就是三跪九叩回來，我還要把他掃出去！」

「大和嫂，用得着我老太婆傳話嗎？」鍾偉婆倒要替鄰居做點事了。

「多謝，你方便就去跟我罵他幾句！」大和嫂說。

「下午就去跟他說。」鍾偉婆說着，舉步走向長廊中央的升降機。

每天都有太多的垃圾清倒。

光以大和嫂負責那幢大厦，她早上，逐家逐戶清倒垃圾，到九點多鐘，便積下十幾籮垃圾，臭氣薰天。加上阿嬌嫂、阿卿姐、阿瑞嬸幾個人清倒其他大厦的垃圾，便有三幾十籮堆放在垃圾房門口，等待下午兩點多鐘垃圾車開來，她們幾個女人和隨車男工們合手合脚，搬到車上傾倒……

上午九點多，當她們把幾十籮垃圾上下重叠堆放後，便在上邊加蓋一塊藍色的帆布，不讓大風吹散垃圾，和防止臭氣傳佈……

另外，她們也把從垃圾中撿拾出來的鐵罐、玻璃瓶，用幾個竹籮分別盛放，積貯在垃圾房裏。這是她們的下欄，每天下午，當她們把垃圾送到垃圾車去，功德完滿，車子開走不久，便有一輛在後面貨卡安裝鐵絲網的貨車，開到垃圾房對面空地，收購她們撿拾的空鐵罐、玻璃瓶。

這一天下午，送走垃圾車，把空竹籮重叠放回房子，四個女人，照例你開水喉噴射，我揮竹掃，把地方洗擦乾淨。大和嫂看看手錶——剛好兩點半鐘。

搜購鐵罐、玻璃瓶的貨車，在三點多鐘才開來。四個女人便在空場邊的木棉樹下水泥地坐下，有人在編織、有人在嗑瓜子，有人看報紙，等候搜購的貨車到來。

偏西的陽光，透進含蕾的木棉樹枝葉，投射到她們身上。正在嗑瓜子的阿卿姐說：

「過了新年，垃圾仍一樣多！」

「家家戶戶來拜年的人多，請客的也多，垃圾當然比平常日子多啦！」在讀報紙的大和嫂說。

「這些天，我們撿到的下欄——空罐頭、空酒瓶什麼的也不少！」阿嬌嫂說，她編織着一件毛綫衣。

也在嗑瓜子的阿瑞嬸，打量着那好幾籮放在垃圾房門口的鐵罐、玻璃瓶，說：

「想不到，那些從垃圾堆撿出來的廢物，他們收購去大有用途！」

剛讀完一段新聞的大和嫂，移開手上的報紙，說：

「他們搜集廢鐵罐熔鑄，再製造鋼鐵，那些玻璃瓶也用來熔煉，再製造玻璃器皿！」

阿瑞嬸猛的說出一句：「那麼，人也可以重新熔鑄過嗎？像遲大和？」

大和嫂一時說不出話，她愣住兀坐在那裏。阿卿姐和阿嬌嫂的眼光，投射到這年富力强的女人臉上。

「他不能熔鑄！爛泥扶不上壁。」大和嫂終於竭力擠出這句話。

「大和嫂，不要看死一個人，就是大石頭有時也會變的。」阿嬌嫂插嘴。

一輛後邊貨卡加了鐵絲網的貨車，軋軋隆隆地開近木棉樹對開馬路邊。司機煞掣，讓車子停下，提高聲調嚷：

「大嫂、大嬸，上貨！」

四個負責潔淨的姊妹，迅即從地上抽身站起來，匆匆跑去垃圾房搬鐵罐、玻璃瓶。

一個負責收貨的瘦個子，嘭然一聲推開鐵絲網的兩扇門，從上邊跳到地面，然後搬了個輕便小磅下來，打算替她們把竹籮裏的鐵罐、玻璃瓶過磅。

大和嫂搬着一籮鐵罐，向那瘦個子走來，一壁說話：

「阿炳哥，昨天你計錯數，今天要補——」

抬頭，看見瘦個子，愣愣、騫訝、睜瞪雙眼，一時說不出話……

大和，他是大和！他怎麼幹起——負責收購鐵罐、玻璃瓶等廢料的差事來呢？阿嬌嫂說過「不要看死一個人，大石頭有時也會變的」。難道這塊大石頭眞的變了？他肯放棄那份見不得天日、躲在暗室裏，燈光燦亮，煙氣瀰漫，諸色人等據桌賭博、收入還算不錯的爛鬼差事？他捨得放棄？他……

——那眞是鋸掉蟲蛀樹幹長新枝了！

負責過磅、紀錄數目的大和呢？他一壁替她把廢物過磅，一壁抬頭打量妻子，想開口說句話，看見她滿臉霜雪，便只好低頭幹自己的工夫。

阿瑞嬸和阿嬌嫂，把籮頭廢物搬來過磅時，發現原來的阿炳哥改了大和，兩個女人咄咄稱奇，阿嬌嫂故意提高聲調，問：

「大和……你怎麼會做起搜購廢料伙計來？」

「阿炳哥弄多一部貨車，去其他幾個新邨收購鐵罐、玻璃瓶，這裏和龍邨、沙灣、綠竹邨交我來幹！」大和

說，他故意提高聲調。

「做慣輕便、優悠的開賭差事，幹這粗糙工夫，你吃得消嗎？」阿瑞嬸問。

「眼見賭場開片，一片血腥，我也無辜受了傷……幾個賭客慘死刀下，我受良心責備，好像自己有份害死他們……加上幾個手作好友勸責，便辭職不幹啦！」大和以愧悔的聲調說。

他雖然是跟阿瑞嬸和阿嬌嫂說話，但是大和嫂很明白他是說給自己聽的。

「大和，你能回心轉意，洗手不幹，眞是陰天放光彩啦！」阿卿姐也把一籮廢料搬來過磅。

現刻，大和嫂在貨車旁傾倒籮頭的鐵罐，雖然乒乒乓乓的嘈鳴，她還是隻字不漏地聆聽到姊妹和大和的說話。

「失業兩個多月了！還不是余老星介紹我認識阿炳，才幹上這工夫？」大和說着，他揮筆把一籮鐵罐的磅數寫在簿冊上：「余老星一直勸我洗手回家！」

「好好的幹吧！」阿瑞嫂高興地鼓勵：「這種搜購廢料的工作，很有意思哩，街坊們都想你向好。」

次日。上午十點鐘，大和嫂清倒完垃圾，已在十二樓的長廊打掃垃圾。

余老星從港澳輪船碼頭下班，提了個塑膠手抽，從升降機跨出來，走在長廊裏。他跟大和嫂碰面，說：

「早晨。」

「早晨。多謝你拉大和一把，介紹他工作。」她感激地說。

「你已知道這事了？」余老星笑着止步。

「昨天下午，我見到他。」她聲音跌宕。

「不要讓他老在外面紅影樹下罰站啦！那天下微雨，他仍站在樹下。」余老星好像代爲求情地說。

大和嫂從來沒那麼開心過，從來沒那麼嬌嫣爽快過，她聲調清晰：

「我下午見到他，親口請他回家！」

說畢，又繼續揮動掃帚打掃長廊。

中篇小說

逆弟

金依

順新感到新奇的，是鏗叔贊揚他的爸爸「這次最有勁」。

爸爸一向對他說，給人家做工，就得順着東家的意思做，即使自己不大願意，也得點頭稱是，而且去做了，有時受點委屈，「食死貓」也算了。

爸爸說這是他這幾十年來安安穩穩地做這份工的唯一秘訣，一些火性子的，早就做不下去了。

爸爸老是說：在這樣的社會，生活沒有保障，他要不是這樣做，就沒法把他們兄弟拉扯大。

但聽鏗叔今天的話，爸爸竟然在少東家面前高聲起來，那麼有勁，可不是新奇的事嗎？

提起這個少東家，順新也記得，年紀比他略大，他兄弟倆年小的時候，跟爸爸到公司貨倉裏玩，那少東家也出來玩，借給他們兩把小水槍，他自己拿一把大水槍，大家鬥射，大水槍射得遠，小水槍射得不遠，老是他們兄弟吃虧。後來把貨倉裏的貨物也射濕了，管倉的是個「皇親國戚」，却單把他們兄弟捉住，繳去水槍，還要做父親的周伯賠償。年小的突新不服，嚷着說是少東家的大水槍射濕的，小水槍也是少東家給的，但爸爸却掩着突新的口，自賠了錢，却設法把兩支小水槍還給少東家，並且還偷偷安

慰那少東家不要害怕，儘管來玩，闖下的禍已有順新兄弟担承……

順新當時也覺得委屈，但聽爸爸說：「這少東家長大了，就是大東家，說不定你兄弟也得打他的工，吃點小虧，算什麼？你們一定要爲這小事指證他，對我又有什麼好處？這些小孩子玩的事，算了吧。有句古話：小不忍則亂大謀，你們懂不懂？」

順新知道爸爸要仗這份工養家，只好不做聲，但奕新則從此不到公司和貨倉玩耍了。

順新後來也很少見這個少東家，聽說到外國讀中學和大學。想不到現在從外國回來，掌了權，就要迫老伙計退休。要是昔日，爸爸是不敢對他高聲的，今天，還不知爸爸對他說了些什麼呢！

順新忽忽回到家裏，果然聽見爸爸提高嗓子在罵人了，也有媽媽的聲音，竟然在吵架哩。

「今天我算是撕破了老臉！」周伯在嚷：「雖然算是暫時留下來，人家對我的印象已是完全改觀，幾十年的道行喪於一旦了。要是奕新長進一點，我何至於有今日之事？大家好頭好尾，他日還好相見！」

「這也是奕新不長進嗎？你眞沒理由！」順新聽媽媽道：「這少東家連你的獎牌也不看一眼了，他還顧什麼情面，還顧什麼好頭好尾？你要好相見，他不跟你好相見，你還要留什麼好印象？你這老臉皮早該撕開了，也難爲你忍到今天。別罵兒子了，趕快找幾件禦寒衣服，今晚上班去吧！」

「你老是護着奕新的短，無怪他不聽話！」周伯還在嚷：「他要是像順新那樣安份一些，今天我何用勞氣？我說你是慈母多敗兒，奕新不長進，只是你做成的！」

「奕新也不是不長進！」媽說：「他並不是好食懶做的人，他現在連搬運工也去做，發了薪，也送回來給我，平日我賣東西，也多是他幫我開檔，他從小不受人欺侮，做人有志。倒是順新，我還担心他太懦弱了！」

順新閃在房門邊，隔着布簾子，聽爸媽吵罵，竟然說到自己，不禁吃了一驚，媽說他「太懦弱」，他腦子裏轟然一聲，竟是呆了半晌。

「我說，你別再罵奕新了。」媽還在說：「罵得他連家也不肯回，有什麼好？你在外頭低聲下氣，受了氣回來就找兒子出氣，這有什麼用？你如果把這威風使在外頭，像今天這樣有勁些，也許還少受些欺負呢？」

沒有聽見周伯的聲音，順新聽來，爸爸是沒法還口了。媽這一句，可說是打中爸爸的要害了。

只聽裏面，是開衣箱的聲音，搬衣物的聲音，忽然，「噹」一聲，一件什麼東西跌到地下，而且金閃閃的從房門口的布簾底下滾出來了。順新一看，却是爸爸那面如珍如寶的金牌。

一件金閃閃的東西從簾下滾出來，順新一看，却是爸爸那面如珍如寶的金牌。

他連忙拾起來，揭開簾子，喊道：「爸爸，怎麼把金牌丟到地下了？」周伯坐在床沿，看都不看一眼。

「放在一邊吧！」媽邊摺叠着一件舊棉襖：「是你爸隨便丟在床上，我摺衣服時掃下地來的。這勞什子，中什麼用？還不如這件舊棉襖呢！」

「還不到穿舊棉襖的時間呀！」順新道：「搬出來做什麼？」

「你爸爸要做夜班了。」媽媽說：「夜深是很凉的，還要穿衛生褲呢。不然，像我得個老風濕，就更苦了！」

「爸爸要當夜班嗎？」順新不覺詫異：「公司有什麼夜班要當呢？」

「我現在調做看更！」周伯這時才說：「晚上同

公司守夜。公司修了大厦，層數多了，少東家從外國回來，每層樓都設了看更鐘。他本來要我退休的，今天我跟他講了，才調我做看更。」

「我遇到鏗叔說，你今天很有勁！」順新道：「你怎樣跟他們說的？」

「我本來求了他好久，」周伯道：「甚至把這金牌也拿去了，上面不是刻着：『服務優良，職工典範』麼？我說念在我沒功勞也有苦勞，給公司幹了這幾十年，多給我再做幾年，讓我孩子接上班再說。他却看都不看我。我出來，鏗叔恰好來找我，他叫我再回去講道理，伙伴們也陪我去，說這是大家的事，叫我强硬一些。我想少東家是我看着大的，他從小也叫我周伯前，周伯後，知道我一生精華的日子都貢獻給公司的，到現在我稍爲老一些，却要把我一脚踢開，實在太反臉無情。我說，你這樣，大家伙記不會服你的！我當時聲音很高，說了，自己也覺得聲音太高了。可這時候，他才抬起頭來看我，問：你想怎樣？我說：起碼到退休年齡再說！要不，公司的規矩定來做什麼？我拿他們的規矩來質問他們，他就答不出話來了。後來就叫我做看更。」

周伯一口氣說了這個過程，順新看見爸爸越說越興奮，他似乎從來沒見過爸爸這樣有精神，彷彿把那神氣的少東家的氣焰也壓下去了。

順新忽然想起那一天，奕新從小房間衝出來，把工衣向柯斯洛夫的頭上擲過去。

他想起了柯斯洛夫尷尬的顏容，也想起了奕新那充滿不屑的臉孔。

他覺得爸爸、弟弟，都好像不再那麼卑下了，那些一向呼喝他們的人，也似乎並不那麼神氣了。

想起媽媽剛才的話，說他「太懦弱」，順新不禁有一些慚愧了。

他覺得弟弟奕新有一些可愛了，可惜奕新不在家裏，他想，假如奕新知道今天這件事，他也會高興的。

奕新沒有回家，但他却發現老父親做了看更。

他們送貨到那公司，公司快下班了。周伯是人家下班他才上班的，在貨倉門口的鐘機前遇上了奕新。

奕新推着空的手推車出來，周伯剛剛打完鐘咭。

原來周伯做這份看更，公司有規定，他每晚要到每一層樓若干次，每層樓都有鐘機，他必須按照規定的時間，到每一層樓去巡更，同時打一次鐘咭，表示他按時到過。

他這張鐘咭，每天下班後交回，讓公司審查，看他有無「失職」。

每個晚上，周伯就爲打鐘咭忙得團團轉，不斷的爬樓梯，過走廊，把手電筒照射黑暗的地方。

這次，他剛打完咭，就聽見有人叫：「爸爸！」抬頭就看見奕新了。

看見奕新就生氣，周伯正要開口罵兒子，奕新却指着那鐘機笑道：「要看鐘點做人嗎？用這傢伙管你，你們少東家眞絕！」

「不關你事，你少開口！」周伯還是怕別人聽見，幾十年的習慣，他對東家有所不滿，也只是藏在心底，決不公開使人知道的，因爲說話會長脚，而且傳來走樣，他就吃眼前虧了。

奕新是他兒子，這話倘被別人聽到，這份看更，恐怕也做不牢。

因此他衝口而出，喝罵兒子。

但奕新似不在乎，還是冷笑着說：「怎不關我事？你我現在吃的是一鍋飯了。你不知道嗎？我們運輸公司讓你們少東家吞了，是這裏的附屬公司，新經理也派去了，聽說又要改革，實行什麼科學管理，等於你現在看鐘做人。眞是『有啖好食』！」

「有啖好食」，說中了周伯的心事，他做這份看更，有人說是「猪頭骨」，沒人啃的，但他要啃。那些鐘機，所費不菲，却把他管得團團轉，看鐘做人，眞是「有啖好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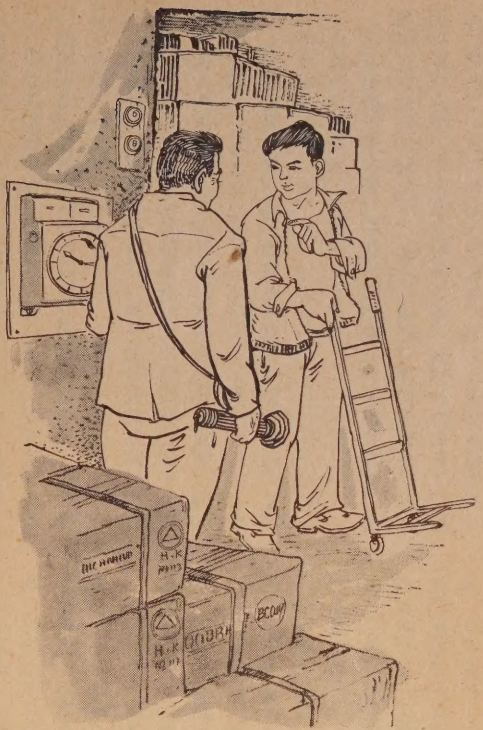
「走呀！」他向兒子頓了頓足，以發洩他煩惱的心情。自從退休問題威脅着他以後，他一直都遷怒於這個「不長進」的兒子，現在他仍有這種心情。但經過那一次强迫他提前退休，而做了看更以後，他漸漸也覺察到一點不平，少東家眞是反面無情，當他發覺珍重收藏着、作爲做人的榮譽的那面金牌竟是毫無價值的時候，他也覺得自己以前忍氣吞聲，「捱頸就命」，幾乎都是多餘。

因此他這一頓足，喝兒子走，倒不是向這一向不聽話的兒子，而幾乎是向着那「過橋抽板」的少東家了。

一向「牛精」的奕新，意外地沒有生氣。他似乎了解父親的心情。此時此際，做父親的實在也不該生他的氣。

「現在我自然要走。」奕新平靜地道：「伙伴們在前面等我呢。但今天也有另一個人叫我走，那就是新來的上司，他們想補幾個錢叫我走路。但是，這一次，我偏不走呢！」

說了這話，奕新才推着手推車，吹着口哨走了。



周伯忽然覺得這個兒子成熟多了，正經多了。

周伯看着這兒子健碩的背影，輕快的步伐，他忽然覺得這個兒子好像成熟多了，正經多了，像個懂事的大人了，這只是現在才忽然感覺到的。

不知怎的，也不知從那裏浮起一陣喜悅，周伯想多看兒子一眼，但奕新影兒也不見了。

在家裏，順新再也沒聽見爸爸罵弟弟了。

倒是他在酒店裏，却遇上一件事。

一個早上，他派餐的時候，正捧着一盤盤湯，兩個洋孩子追逐着過來，直撞向他身上。

一瞬之間，順新想着的是不能讓滾湯潑着孩子——特別是，那是客人的孩子。

於是，他只能迅速地略一轉身，略抬手肘，把盤子倒向自己一邊，那帶着油的滾湯像火一般灼着他的胸膛，他咬着牙忍着痛，還要拚命穩住步子，盡可能不讓那湯汁瀉在地毡上——那地毡是多麼的貴重！

兩個洋孩子同時一下子撞上來，都跌倒了，但滾湯沒潑到他們身上。

小的一個還是哭了。

總管柯斯洛夫恰在附近，他趕緊過來，扶起哭泣的孩

子，然後瞪着驚愕的順新，順新正忍着痛，捧好傾倒了大半湯汁的盤子。

柯斯洛夫示意別的侍者繼續派餐，把順新帶到門旁那小房間裏。

他們都沒有注意，回到樓面當班的鏗叔，在順新「出事」時已由不遠的地方走過來。此時，也一直跟到房間前面。

柯斯洛夫滿面怒容，指着順新濕透了滾湯的身子：「你又不是新來，不會這樣不小心的，你是搗蛋！」

他背着門口，沒看見鏗叔已走進來了，但順新却看見的。看見鏗叔，本來理直的順新，此時更鎮定了。他只盯着發怒的柯斯洛夫，看他還要說什麼。

但鏗叔已走過來，他伸出手，在愕然的柯斯洛夫面前，扯開順新那濕透了湯汁的、還灼熱的、貼在胸前和肚皮上的衣服，露出了一片灼得紅紅的，起了泡的皮膚。

「總管先生，我看該替他馬上塗些湯火藥膏。」鏗叔說：「沒有人會拿自己的皮肉來搗蛋的吧！」

柯斯洛夫那老臉顏色漸漸變淡，表情有點古怪，那是想發作又發不出來，喉嚨裏咕咕的不知想說什麼，轉身看房門口，幾個侍者正在探頭張望，他老羞成怒，向他們喝道：「都去做工夫，在這裏有什麼好看？」一邊趕人，自己也溜出去了。

「趕快，去塗些藥膏！」鏗叔扯着順新到廚房去，問廚師們討了湯火藥膏替順新小心地塗上，邊說：「這傢伙今天想叫你『食死貓』，沒那麼便當！」

大廚師們在旁邊問了情況，笑道：「那麼巧，又碰上你這個對頭。柯斯洛夫又一次丟臉了！」

這時，大家才談談笑笑說出當年的事。那次，一個酒鬼捧起一個滅火筒，白色的泡沫射出來了，剛經過旁邊的鏗叔趕忙撲上去把滅火筒按着，使泡沫全射向牆角，不致向餐樓的客人掃射。他及時的阻止了一次意外，自己也一身泡沫，滾倒地下，但柯斯洛夫却過來踢鏗叔，鏗叔爬起來，又吃了一記耳光。柯斯洛夫邊打邊說鏗叔搗蛋，他要「處分」，鏗叔却不怕他，伙伴們都過來，齊聲喝叫停止打人！鏗叔挺身說出經過，鬧上寫字樓，結果，沒有柯斯洛夫的好處，他當衆道了歉，這是他第一次丟臉，自此學乖了一些，不敢隨便打人。

順新以前隱約聽過這個故事，很多次都想問清楚，只這次，才算聽齊全了。

「理直就氣壯，怕什麼！」鏗叔邊用綳帶給順新掩着油膏：「以爲我們是下人，不把我們當人！他們應該知道，

那個時代早已經過去了！」

順新胸前和肚皮雖然灼痛，但他覺得自己腰板好像硬了一些，隱藏在心底的卑下的感覺，彷彿在消失，看着鏗叔和廚師們豪放的笑容，剛才那盤滾湯，好像直潑到他心裏，正在沸騰！

這事，在他家裏也說了好幾天。

順新並沒有受到周伯的呵責。母親說：「這才有勁！」

一晚，周伯上班，打了鐘咭，巡到貨倉厠所，又看見奕新撞出來。

「媽的，你們公司算盤怎樣打的？一收工，連水都沒有了！」奕新在嚷：「難道這又是科學管理？」

「不會吧？」周伯跑進去看，旋開龍頭，果然沒水，他又把龍頭扭緊，然後把厠所門掩好，跑到外面看，却沒發現什麼。

他跑到各層樓去看，都沒有水。他是個小心的人，把各層樓的龍頭都扭緊了，以防萬一來水時會漏水。

但他不知道，他剛離開了貨倉厠所，又有人扭開門進去，開了一個龍頭，沒水，再開第二個，也沒水，沒把龍頭關上就跑了。

周伯由前門巡到後門，才知道在修理街喉。而晚上不久，就修好了。

周伯以爲各層樓都已關好龍頭，他就照常巡更，直到早上收工。打好工咭，就回家睡覺。

誰知剛上床，公司就有電話來叫他回去。

周伯不知出了什麼事，趕忙回到公司，有人叫他先到貨倉看看。

周伯以爲失竊了，趕到貨倉，原來浸了水。貨倉的人說，一早上班，發現厠所的水喉沒關得好，兩個水龍頭都開得不大，但流了一晚，水就滲入貨倉，造成一些損失。這事少東家也知道了，所以叫周伯回來。

「沒理由！」周伯說：「是我特地把水喉一個個關好的。」

但有人對他說：「你是失職了，公司不能再用你，損失的貨物你必須賠償！」

「我的退休金呢？」周伯問。

「你失職，還有什麼退休金？你是被開除，不是退休。明白嗎？」

眞是晴天霹靂！

周伯呆了好久，老工友們都圍攏過來，議論紛紛。

「這只是借題發揮，抹煞你的退休金罷了！到寫字樓

說去！」

「一定是你走開時，有人不知道，開了龍頭沒關好，這倒不是你失職！」

「就算有過失，也不該開除，你不久就退休了，這樣開除，分明是蓄意不發退休金，這是幾十年的血汗呀！這樣做太殘忍了！」

「請讓開！」一個聲音從人羣後面響起來，那是奕新。他肩上頂着個木箱，正要走進貨倉，却看見人們圍着他父親，便問：「什麼事？」

人們把事情說了。

「你的鐘咭呢？」奕新問爸爸：「都打齊了時間沒有？」

「當然打齊的！」周伯忙說：「沒一次失更！」

「好了，這就不是你失職！」奕新把那木箱往地下一擱，拖着父親：「昨晚的事我清楚，我跟你一塊去找少東家，他叫你食死貓，要省那筆退休金，沒那麼便當！」

周伯趕忙去找了那張鐘咭，兒子伴着他，到寫字樓去。鐘咭是紀錄，表明周伯沒有失職。奕新是人證，他說明了昨晚所見的事情。周伯第一次發現了這個不聽話的兒子，說起話來原來這樣有條理，有道理。

一番爭論，奕新幫着父親，堅持他的理由：周伯並無失職，開除理由不成立，不能找藉口剋扣他的退休金。

對方說不過他，也顧忌做得太過份，影響了名聲，最後是收回開除成命，但却堅持要周伯賠償一部份損失。

周伯說：「我只有變賣你家給我的金牌！」

奕新說：那早已沒有價值，但恐怕也並不值錢！

周伯毫不顧惜地去變賣金牌，果然還不足以付償。

但是，最大的價值是他認識了這面金牌，同時也眞正認識了這個「不聽話的兒子」奕新。

周伯向順新誇說：「奕新的嘴巴眞厲害，留過洋的少東家，也說他不過呢！」

「不是我嘴巴厲害！」奕新道：「我只是敢怒敢言，從小就慣的。」

順新看看這日漸成熟的弟弟，這個自小「叛逆」的弟弟，從他所說「自小就慣的」這話，他彷彿看到這年青的弟弟多年來受欺壓，而不斷的反抗，受過許多生活的考驗。至今天，他在嚴酷的現實中，他在惡劣的環境中，不平的社會上，比父兄都更「能征慣戰」。

奕新搬回家住，他們不僅團聚了，而且心靈相通，年老的周伯，平日柔弱的順新，都覺得自己更加有勁了。

（下）　插圖：阿立

雪舟的《四季山水圖》

夏果

雪舟山水多清韻
妙蹟風流兩國聞
豈徒衣鉢繼南能
仗丹青　隔海共燈明

這是中國佛教協會負責人趙樸初今年年初寫的《新年話舊小令八首寄日本友人調寄喜春來》中的一首。句中所說的「雪舟山水」，指的是雪舟的山水畫。雪舟（一四二〇——一五〇六）是日本室町時代傑出的畫家。他留下來的作品，在日本繪畫史上，創立了日本民族繪畫的獨特風格。

公元一四六七年，日本足利政府派遣了一個使團來中國進行友好訪問，雪舟隨同使團到中國，那是明憲宗成化三年。雪舟在中國期間，學習中國古畫，與中國許多著名畫家往還密邇，在繪畫藝術上交

雪舟作　山水長卷（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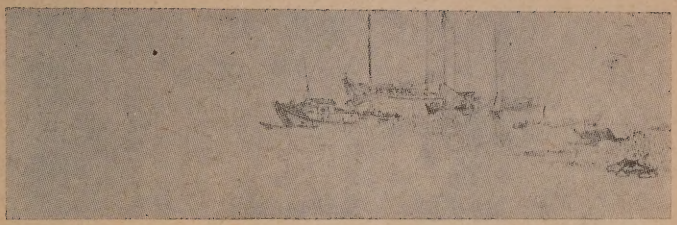
流了經驗。他到過江南和北京漫遊，親臨中國名山大川，對中國壯麗的自然景物，有更深一步的認識，使他在既有的藝術造詣上有着更大的成就。

對雪舟的優秀作品所見不多，手邊只有一卷朋友在幾年前送給我的毛利元道氏藏的《四季山水圖》，是日本印行的紙本墨畫淡彩的複製品，一般稱爲《山水長卷》。展卷重讀，使我對「雪舟山水多清韻」引起更多意趣。從卷首描繪春景開始，山川景物在一年四季不同時序舒展開來，作者運用景物的變換，巧妙地作出時間的轉移。在不同的季節，山川景物也反映出不同的季候情致，是層次分明地漸進的，不同於分別獨立的四季圖那樣，一下子變換了截然不同的季候景色。

畫卷開首描寫出一派迎人春意，樹木鬱鬱葱葱，山丘綠苔點點，梅樹與青松點綴着幽深的山徑。從山徑越過幾座樓閣，再繞過樹林、小溪，展現眼前的是開闊的江流，有瀕江而建的小屋，有漁舟、帆船停在岸旁和江面，還有兩家村店輕颺酒旗，酒家有人對酌談心，也有獨酌的。船伕和漁人正在舟中操作，畫面呈現出一點點生活氣息。

這時遠望江流，夏日薰風吹送着風帆行進，近處山洞裏有二人對坐納涼，再過一程有小亭爲路人就蔭憩息，夏日的意境躍然畫面。

長卷內容不是平鋪直敘的描寫，是依着壯麗雄奇的景物開展的。懸崖盡頭，豁然開朗的所在是遠山、河橋、沙洲。在江流分道處，秋



山水長卷（部分）　　作舟雪

日的田園景色便迎眼而來，巨流隨大江遠去，細水向村舍河道迂流，作者的筆觸從大江轉向那條爲農田灌溉和河船行駛的小河。農家秋收已竣，稻稈在屋後堆得像個小丘，村舍收割後一片寧靜，人們分路趕來山村市集，這裏有掛出酒望子的酒家和商店。挑貨的、牽驢的、相遇拱手的、並行對話的人熙來攘往。從這一段充滿生活情景的畫面，使我想起宋代大畫家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

走出市集，「天欲雪，雲滿湖」的景象在預告冬天的到來；眞的，遠處屏列的羣山已是一片白茫茫，有人在城樓中觀賞雪景。在畫卷之末，作者情意深長地爲冬景寫上一棵挺拔的青松，這使秀麗的山川更加具有亘古生色的深意。

雪舟未到中國之前，宋元水墨畫在日本已受到歡迎，因此日本繪畫史上出現過「水墨畫」時代。研究禪學的雪舟，他在未出國之前曾學習過中國水墨畫，爲他後來到中國學畫奠下了良好的基礎。

讀雪舟在中國遊歷時期所畫的這卷水墨畫，畫中描寫的城堞、樓閣、村舍、涼亭，都是在中國古畫上常見的中國建築。惟是這山水長卷描繪的「七級浮圖」，就保有日本著名的「五重塔」的建築形貌。讀雪舟的作品，不難看出他創造的具有日本民族特點的繪畫風格。

雪舟的藝術成就，具體地表現出中日兩國人民長久存在的文化交流和傳統友誼的深遠淵源。今天中日兩國人民都有着「攸丹青　隔海共燈明」的共同願望。

深林中的詩篇

章玉

「獨坐幽篁裏，
彈琴復長嘯，
深林人不知，
明月來相照。」

這是一個意境。在深林中，冷清清的，獨自一個坐着，只有月亮做伴，這有什麼意思呢？

但是詩人把它寫得很美。通過文字技巧，注入了詩人自己的思想感情。他欣賞這意境，也要人欣賞。

這是千多年前的詩人，是舊詩人。

今天的詩人也寫深山：

「休看我們現在的照明只是：
燈火如豆，一灶小蠟，
五年後的今天就將是——
燈海繁密，火樹銀花。」

這是一組長詩中的一節。

今天的詩人不欣賞那萬古不醒的幽林氣氛。那有什麼可以陶醉的呢？對此陶醉的人，可能是對社會失意了，喜歡隱逸。不過要隱逸也要有條件，起碼的條件是吃得飽和穿得暖。如果這要靠他自己去解決，他辛勞之餘，會不會寫這樣的詩篇，眞是個疑問。

現代的詩人要把山區建設起來。山區是幽靜的，第一批建設者只能夠帶來蠟燭，但是他們不是來這裏欣賞半昏半明、搖搖晃晃的蠟光。他們要來改變深山，他們有五年的打算，五年後就是「燈海繁密，火樹銀花」了，那才眞有意思。

這首新詩，也寫得很有詩意，不過寫的是個迥異於舊時代的新意境。

兩種意境，你接受哪一種？

前一種意境頗引人陶醉，但對於大多數人，到底只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夢境。

後一種意境，却是眞實的，可以實現的。

地球很大，還有許多許多的處女林沒有開採，有許多許多的荒山野嶺沒有建設。相信，有一天，地球上的每一個角落，都會有人在那些地方建設自己美麗的家園，寫下美麗的新詩篇。

咏月的笑話

白繁茹

案頭放着一本歷代笑話集，在疲乏的時候，翻翻消遣。翻到了明馮夢龍纂集的「廣笑府」，有「賦詩」一條：「蘇人有二婿者，長秀才，次書手。每薄次婿之不文。次婿恨甚，請試。……命咏月，咏曰：『領甚公文離海角？奉何信票到天涯？私度關津猶可恕，不合夤夜入人家。』翁大笑曰：『汝大姨夫亦有此詩，何不學他？』因請誦之，首句云：『清光一片照姑蘇，』嘩曰：『此句差了，月豈偏照姑蘇乎？須云照姑蘇等處。』」

這個笑話，有文人的優越感存於字裏行間，嘲笑這第二婿不會寫詩，寫出來都是衙門口吻。這本來也難怪，次婿做的既是公文的工作，一切着重來歷根據，一腦子是公文、禁令，咏月也咏出這個味道來了，是自然的事，但詩的命意却很新，壞是壞在用字遣句，欠詩味。如果文字技巧好，切合身份的內容，不至成爲笑話的。大女婿的「清光一片照姑蘇」又何嘗好？不過文字上過得去，內容又是讀書人那種閒適的感情，符合當時一般的思想感情而已。

今天，我們對這兩位女婿的詩句，看來對誰都不大會有偏愛的。

不過笑話的末了，突如其來的那一句——次婿說應說一片清光「照姑蘇等處」，却仍然會叫人笑一笑。叫人發笑，總有發笑的道理，這道理在哪裏？

如果照這位二女婿的想法，一句詩裏面要寫得那麼周全，則「一片清光照姑蘇等處」也還不夠。

吟詩人在姑蘇，知道那天天氣好，「一片清光」，但怎知他處有沒有浮雲？若有雲遮住，「清光」就照不到了。所以那句詩的意思，還得再加：「一片清光照姑蘇等處，但浮雲遮處除外。」

浮雲可能被風吹去，飄過後，又是一片清光了。爲了更周全起見，還要加：

「一片清光照姑蘇等處，浮雲遮處除外，惟雲開又可見清光。」

這樣一加，周全得多，可以放心了。但這詩句也就眞難寫。

自然，這只是開開玩笑。

如果要說這裏面有什麼道理，大概也有一點。詩有詩的語言。「一片清光照姑蘇」，自然使人產生「等處」也會有一片清光的意境，夠了。若果要一字一句寫得周全，那就成法律條文了。

形式與內容

李　幸

非常好的詩、歌、樂、劇，它的形式與內容，一定結合得水乳交融的。

當你把奶白色的乳汁，喝進口裏的時候，你怎分得清哪些是水的成份，哪些是乳的成份呢？你只會享受到那渾然一體的甘美，你只會把它吸取到你的腸胃裏，任由它化成那運行你整個機體的營養。

過去有一陣子，由於工作需要，常看電影，不論哪一類片子都要看。有時候有一種活受罪的感受。那是遇上形式與內容相互脫離的作品的時候；有的是表現手法上略有可觀的，內容却非常要不得；有的也具見編導者想把內容搞好的用心的，却不能通過優秀的藝術技巧，使人心悅誠服去接受了它良好的內容。

可也有藝術水平很高的作品，它借着較爲高明的表現技巧把本來不好或不太好的內容也掩飾起來，裝點得好像很統一和諧似地，使你看了，亦得到渾成一體的感動，除非有較長時間和非常縝密地思考、分析，是不易一下子就把內容察破，把作者的蓄意揭開的。

一般地說，感染力很强的某些名曲、名歌，它們的形式與內容有時也能結合得很好的，因此也各有一定的藝術魅力。但這些魅力，往往只有使人慵懶，使人放蕩，使人衝動、狂亂，或縱情享樂，何足爲訓？

所以，對藝術作品正確的要求應該是好的手法與好的內容結合無間，使兩者之間血肉相連，你在接受感染的時刻中，不存在着戒心，也經得起長久或深入的思考與分析。

在新生事物不斷湧現的新時代，表現新生事物的作品，也不斷湧現。開始的時候免不了有些作品形式上還較粗糙，有些呢，新酒舊瓶。寫作的人，不自覺地從陳舊的藝術倉庫裏找存貨，把新內容，套進舊框框，這一來，感染的力量，便大大削弱了。

但是，勇於投身到新生活中，勇於推動時代前進的文藝工作者，他們是勤奮的，如今，我們已經看見了各個創作領域裏的良辰美景，好些好的形式與好的內容結合得水乳交融的，感染力特强的新作品，猶如春花般怒放，看了就令人無限的喜悅，無限的嚮往。

作家克利斯蒂逝世

錢歌川

享譽英美文藝界達半世紀之久的，小說作家亞格塞・克利斯蒂夫人（Dame Agatha Christie, 1890-1976），在本年（一九七六）一月十二日去世了。她所創造的兩個故事人物：波瓦洛先生（Hercule Poirot）和馬白爾女士（Jane Marple），却殘留在人們的心中。她是在離倫敦西邊四十七哩的瓦林福（Wallingford）自己家中去世的，死時年已八十五歲。

她五十年來寫作的收入，人們略爲估計一下，總在二千萬美元以上，雖則正確的數字，至今還是一個謎，就是根據她的遺囑，也無法計算出來。她早年分給她家人的財產，都是數以萬計的，例如她唯一的孫兒，現年三十二歲的卜利卡

(Mathew Prichard)在八歲時，她就把世界上上演最久的「捕鼠器」(The Mousetrap)一劇的全部權益，都送給他了。那劇自從一九五二年在倫敦上演已來，卜利卡已經取得上演稅達三百萬美元了。當克利斯蒂夫人去世時，那劇正在倫敦作九千六百一十二次的演出，所以戲院特把燈光暗淡下來，以表哀悼。

克利斯蒂眞是一個多產作家，她一共寫了一百多部的作品，其中小說佔大多數，約六十部，餘爲六部傳奇(用Mary Westmacott的筆名發表的)，十四個劇本，十九本短篇小說集，一部詩集，兩部非小說性的散文，如跟她第二任丈夫英國考古學家馬樂萬(Max Mallowan)去考古的「野外探測記」(Come, Tell Me How You Live)，便是其中之一。她的書再三重版總合起來的銷數，保守一點的說法，也有三萬萬部之多。

她的作品大多數都譯成了世界上各種主要的文字，許多她小說中的結構都改編爲劇本，搬上舞台，而拍成電影的更多。有兩次她寫的三齣戲還在倫敦同時上演。

亞格塞·克利斯蒂夫人，以一八九零年九月十五日生於英格蘭西南部的托基鎭(Torquay)。父親佛來德利克·米勒(Frederick A. Miller)是一個成功的商人，紐約生長的，母親是英國人。他們在一八八二年移居到這個英格蘭的海濱勝地，生有兩個兒女，克利斯蒂(原名Agatha Mary Clarissa Miller)是他們的第二個孩子。英國名人錄上所刊出的她的簡歷，差不多佔有五吋長的地位，因爲要把她的作品名稱全刊出來，就要佔相當的篇幅了。那上面說，她在一九五六年受封英帝國上級勛爵士，她又是皇家文學會的會員，她還獲得榮譽文學博士的頭銜。自從她成爲馬樂萬爵士的妻子以後，她可以選擇亞格塞夫人(Dame Agatha)或馬樂萬夫人(Lady Malowan)任何一個榮銜，她選擇了前者。至於教育項下，只能填上「家庭」二字，因爲在她那個時代，女子是不作興進學校的，而她確完全是由她母親一手教出來的，怪不得她對母親那樣的孺慕孝順。她是很有音樂天才的，尤其是天生的好嗓子，所以當初曾在巴黎學聲樂，後來因爲她賦性羞怯的關係，便放棄了走上舞台獻藝的道路。

她訂婚兩年以後，在一九一四年便和一個英國空軍軍官克利斯蒂上校(Colonel Archibald Christie)結婚了。因爲丈夫移情別戀，終於導致分手。她在一九二八年離婚後，仍然保留了丈夫的姓氏，來發表她的作品。他們之間生有一

個女兒，名叫洛沙林(Rosalind)，所嫁的丈夫不幸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戰死，她再嫁而成爲希克斯太太(Mrs. Anthony Hicks)。她的父親克利蒂斯上校在一九六二年去世。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亞格塞·克利斯蒂自告奮勇，參加了戰地醫療工作，先做護士，後又成爲藥劑師，而獲得對毒品的專門知識，所以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她又自動去參加了同樣的工作，更是駕輕就熟了。

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期間，她姊姊挑激她，問她有不有勇氣寫一部偵探小說。她接受了那個挑戰，花了好幾年工夫，才寫成了「斯太爾發生的神秘事件」(The Mysterious Affair at Styles)，一部分是以她戰時工作爲根據的。書成之後，她送到出版公司去請求印行，但都被退了回來，她幾乎要放棄出書的希望了，幸而最後波雷赫(Bodley Head)書店接受了，才得出版問世。

她的這部處女作並不怎樣轟動。不過其重要性不在本書的轟動，而在其中給讀者引見了那位鬚髭雄偉，自負自大的，比利時人波瓦洛先生，作者所創造出來的名偵探。他身高五呎四吋，是一位漂亮的退役警官。他有一個名叫哈斯丁(Hastings)的華特生式的助手，這就令人感覺到克利斯蒂受到「福爾摩斯偵探案」的影響，是至大且鉅的。

在那以後她平均每年都有一部新作問世，所以很快就出了名，成爲最成功而又最使人愛讀的偵探小說作家之一了。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她那引起爭論的「羅吉·阿克樂德謀殺案」(The Murder of Roger Ackroyd)發表後不久，克利斯蒂本人竟成了偵探的對象，神秘地失蹤了，於是公私方面偵騎四出，到處尋找，有人認爲這是她的絕招，想引起世人注意而已，後來證明這種猜度是完全錯誤的。

實際是她因爲遭到失恃的悲痛，又感知她的婚姻將告破裂，也許再加上她的健康欠佳，幾種原因湊在一塊兒，竟使她受到健忘症的襲擊，神經有點失常了。她放棄了她私人的汽車，而消失得無影無蹤，這一來鬧得舉世騷然，動員了幾千個警察、軍隊、和私人偵探，作海陸空三方面的大搜索，終於在約克縣的一個旅舍中把她找到了。原來她用了她丈夫的情婦(兩年後她們正式離婚便成爲克利斯蒂上校的第二任妻子)的名字特莎·倪爾(Tessa Neele)來登記住旅館的。她冒名倪爾，是對她丈夫表示，她已知道他的秘密了。多年後她與人談到那個不幸的時候，她無動於衷地簡略地說，「我

丈夫那時找到了一個年輕的女人」。

在一九三零年她往中東旅行時，遇到了正在發掘巴比倫尼亞古國遺址的馬樂萬，一個比她小十四歲的考古學者。那年秋天，他們便結婚了。在他們結婚二十五週年時，她說，「他是女人所能找到的最好的丈夫」。又說，「她愈老，她丈夫對她愈感興趣」。她再度結婚後，生活安定，心情愉快，所以三十年代達到她寫作的頂點，一九三四到三五年，她發表了六部小說，而同時她對家庭的佈置裝飾，也興趣極濃，常花重價收買一些有價值的古董，一時他們有八幢住宅，四季住在不同的家裏。到晚年她主要是住在瓦林福和牛津。

馬樂萬教授是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的榮譽會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便成爲英國政府的顧問了。馬樂萬夫人也回到從前的毒品研究及藥物分配的工作上去，但這種工作並不妨礙她寫小說的事，那個時期她還是每年有一兩本書問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克利斯蒂的名氣變得更大，而讀者和觀衆也更多了。她作品的銷路，尤其是紙面平裝本，簡直一下猛漲起來。一般平裝本的書素來是比較銷得多些，但如克利斯蒂作品那樣大銷特銷的，還是少見。她在美國的平裝本，有袖珍書（Pocket Books）和德爾（Dell）兩家，都是重印到十版或十五版的。袖珍書一年銷了五百萬部，而英國的企鵝叢書中的克利斯蒂，據說是它有史以來最暢銷的，單是「羅吉・阿克樂德謀殺案」一書，就銷了一百萬部以上。

書本以外還有舞台、銀幕、播音、電視各方面，都爲克利斯蒂增加不少的收入。達到最高潮的是在一九四七年英國廣播電台爲慶祝瑪麗太后（Queen Mery）八十壽辰而舉辦特別節目時，她要求把克利斯蒂加入。這當然是對這位作家的殊榮，她於是撰寫了「三個瞎老鼠」（Three Blind Mice），以參加慶祝節目。後來她根據「三個瞎老鼠」而改編成「捕鼠器」一劇，造成空前上演記錄，一直演到最近還未衰歇。

她的第一部劇本，是根據「羅吉・阿克樂德」改作的「不在現場」（Alibi），在一九三二年開始搬上舞台，在倫敦和紐約兩地，都獲得成功的演出。在該劇中飾波瓦洛的是羅東（Charles Laughton）。幾年之後，他又和狄處支（Marlene Dietrich）合演克利斯蒂另外的一齣戲「檢舉的見證」（Witness for the Prosecution）改編的電影。

她的另外一個成功之作，是美國人稱爲「十個小印第安人」（Ten Little Indians），或名「於是再沒有別人了」（And Then There Were None）。這戲也叫做「搖籃歌謀殺案」（The Nursery Rhyme Murders），情節特別，顯得作者的想像能力非同凡響。這是根據一首流行的搖籃歌而作成。在一九三九年最初用小說形式發表，到一九四三年作者又把它改爲劇本，到一九四五年又做成電影脚本，由費則拉（Barry Fitzgerald）和休士頓（Walter Huston）主演，到一九六五年加以重拍，改由懷特（Wilfrid Hyde White）和哈樂衛（Stanley Holloway）主演。到一九七五年新拍第三次電影，由李德（Oliver Reed）和蘇默（Elke Sommer）主演。那是去（一九七五）年第八名最高價錢的影片，百樂門（Paramount）公司曾付出一千七百八十萬美元的租金（US $ 1708 m），這還只能在美國和加拿大兩國上映，至於世界其他地方的上映稅，可能還會超過上述的數目。

克利斯蒂所作的偵探小說，內容情節引人入勝，而又正確合理，那些虛僞的引綫，都能巧妙地加以拋棄，讀者可以猜出誰是壞人。書中那謎一般的事件，令人讀來不忍釋手，不過到了最後，那種謀殺的邪惡行爲，好像並不是對人或對上帝的犯罪，而只是違反禮法而已。正如一九七三年去世的大詩人奧登（W. H. Auden）所觀察的一樣，英國的偵探小說，由於它强調聰明的偵查，而不注重强暴的謀殺，所以好像供給一條出路，使人可以逃回伊甸園似的。克利斯蒂聰慧的天稟，是能使她掌握住這種主旨，而不至步入邪途的。

另外一位也有相當聲譽的偵探小說作者阿利漢（Margery Allingham），在一九五零年紐約時報書評欄所發表的一篇文章中，說到亞格塞夫人時，「她所給人的印象是：她是一個能力超凡的女人，她想要做什麼她都能做，而她所做的比她同時代的任何作家，都要使更多的人獲得更多的娛樂」。

當然也有人對她不大讚揚的，如那位同是多產作家的格雷佛斯（Robert Graves），維護正規的文學作品，而不大瞧得起偵探小說，所以他在一九五七年的書評欄中問道：「在二十一世紀的英文學課程中，會包含今日這位最流行的偵探小說作家亞格塞·克利斯蒂嗎？」他的答案當然是否定的，雖則他承認她的聲望，尤其是舞台上的。接着他又說：

「雖則她對德文縣（Devonshire）鄉間的情形是很熟悉的，她不但是一個合格的藥劑師，一個熱心的園丁，而且又是一個能幹的考古學者，但誰也不能首肯她是一個不朽的小說家。她的英文是未脫女學生氣的，她書中的情節，大部分都顯得矯揉造作，她那細膩的描寫也是有缺點的」。

克利斯蒂是一個身材高大，滿頭白髮，衣着考究的人，到了晚年她不再羞怯，而變得親切和藹了。她所創造出來的女偵探馬白爾，是一個上了年紀的，趣味保守，觀念陳舊的女人，可是對於身邊所發生的事却非常敏感。我們從她身上，就可看出亞格塞夫人的面影來。

在「一個謀殺案已經宣佈了」（A Murder is Amounced）一書中，當犯罪解決之後，討論到謀殺犯時，馬白爾小姐說：

「嫉妒這個世界的人，總是危險的。他們好像以爲人生欠了他們什麼。我認識許多病人，他們比夏洛特・布拉克洛克（Charlotte Blacklock）受到更多的苦，而和人生隔絕得更爲厲害，不過他們却能夠過一種快樂而滿足的生活。所以過得快樂與不快樂，全在我們自己呀」。

波瓦洛也是一個會說話的人，在「明易謀殺案」（The ABC Murder）一書中他說，「任何人有什麼想隱藏的，如談話一類的事，是最危險不過的了」。他時常對於罪惡及犯罪，都有清晰銳利的考語。在「太陽下面的罪惡」（Evil Under the Sun）一書中，他說，「世界上沒有什麼謀殺的簡單事實。謀殺案十中有九是被謀殺者的性格和環境所造成的。因爲犧牲者是那樣的一種人，才會遭到謀殺的」。

讀者多年來閱讀亞格塞夫人的小說，無形中接受了她那種醇良古樸、無憂無慮的社會生活的鮮明印象，尤其是英國鄉村的中上階級的情形，一直對之未減興趣。

雖則偵探小說可能是逃避現實的反相的，但如亞格塞夫人那樣有技巧的專家，所寫出來的作品，確能供給比較優勝的智慧食糧。在另一方面，凡有代表性的偵探小說，對讀者來說，原非誠實無欺的，因爲書中有些成分是不會爲讀者所察覺的。亞格塞夫人堅持她從不欺騙，但她却承認她是寫得模棱兩可的。

亞格塞夫人到了最後幾年，人們對於她簡直進入了瘋狂的高潮（An Upsurge in Christiemania）。電影「東方快車上的謀殺案」（Murder on the Orient Express），是依據她的小說「加萊火車中的謀殺案」（Murder in the Calais Coach）改編的，極爲賣座，比她那部書還要超過遠甚。另外一部小說「帷幕」（Curtain）（書中透露波瓦洛先生先於他的作者而死），至今還是美國暢銷書中首屈一指的，已經印到二十五萬部以上了。

但是那位老小姐馬白爾，仍繼續在爲作者進行偵探工作，至少比波瓦洛要多活一個時候，不過據一部未發表的原稿中說，最後她死了。和這部原稿保存在一起的，還有那部最終極的偵探小說，亞格塞夫人的自傳。她拒絕在她生前發表，大約是要保證她自己獲得最後充滿懸疑的歡呼吧。

熱鬧的馬來劇壇

秦　毅

馬來西亞劇作家努爾丁·哈桑（Noordin Hassan）的劇本《風吹不是草》（Buckan Lalang Di Tiup Angin）於一九七〇年首次上演，次年由電視播送，一九七二年獲得最佳戲劇文學獎。這個劇本已再版；他的另一作品《五根立柱》（Tiang Seri Tegak Berlima），由作者親自導演亦已演出兩次，去年還由電視播送過，則未刊行。

另一七十年代劇作家斯伊德·阿爾維（Syed Alwi）的喜劇《千重障礙》（AlangRentak Seribu）曾自資出版，他的得獎新作《銀元》（Tok Perak）去年冬天上演，則未有印刷行世。繼承了現代喜劇傳統的彼丁·蘇伯里（Bidin Subari）從一九六五年以來寫了十部滑稽劇本，也只是最近才獲得出版機會。

在編劇家和支持者的呼籲下，屬於馬來西亞政府機構的語言圖書出版局於去年出版了兩部戲劇創作集，今年準備再出版一些，其中有阿旺·哈德·薩勒（Awang Had Salleh）寫的《爲了消除眼淚》（Buat Menyapu Si Air Mata）。他在馬來亞大學肄業時寫出這本劇本，畢業後前往美國加利福尼亞斯坦福大學攻讀教育社會學，獲得哲學博士學位，返馬後就任馬來亞大學教育系系主任，最近被任命爲該大學副校長。

馬來西亞語言圖書出版局還準備在今年內出版烏斯曼·阿旺的歌劇《青年男女》（Uda dan Dara），此劇在七十年代裏頗受歡迎。彼丁·蘇伯里用馬里那·曼查（Malina Manja）的筆名寫的劇本《小牛之死》（AnakKerbau Mati Emak）和《雌雄鷄》（Apam Jantan Ayam Betina）也將於今年出版。蘇伯里的這些劇本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現代社會道德的敗壞沒落。

外國文訊

花朝

張茅

三人小品

又是百花的生日了，你澆水，培土，爲她唱「快樂生辰」麼？

「一半春隨殘夜醉，却言明日是花朝。」大戲曲家湯顯祖寫了「牡丹亭」，他又爲花的生日寫下了這樣的美句。

農曆二月十二日便是花朝。迎着晨曦開放鮮花，她的生辰不叫「花日」，而叫「花朝」，光是這個名稱已經美如鮮花了。

少女如花，花的生日似乎又是女兒們的節日，雖然男兒少不免也愛鮮花，却不如女兒們那樣，可以在花朝這一天，從枝上摘下花朵插到鬢髮上。民間風俗中，還有把三角小紅旗插上花盆的，花樹貼滿紅紙的，這是「賞紅」。紅紙大抵有祝福之義，樹枝上貼滿紅紙，宛似爲一個歡度生辰的少女穿上了艷麗的霓裳。

有鮮花的地方，便有蝶的眷戀。與花朝同時舉行的另一節目，是撲蝶會。

「妒花風雨怕難銷，偶逐晴光撲蝶遙。」湯顯祖咏花朝上半闋的撲蝶，是指撲蝶的盛會吧？

花朝，是人們一年一度的趁春盛會。

在江南江北，「花外見晴雪」的梅花迎雪而開，這是春雪，白色的雪，紅艷的花，意味着雖然嚴寒，但春天已經來了。梅花爲人們報來早春。

在花的世界裏，這時只是「她」，還不是「她們」；是孤芳，還不是羣芳。因而，也不是衆賞的時候。

待到春分，萬千品種的鮮花競開，牡丹、薔薇、紫荆、大紅的炮仗花……都開放了，一個百花吐艷的世界呈現於大地，這時，她的天地變爲她們的天地，羣芳代替了孤芳。

羣芳使人大開眼界，衆賞比自賞亦更多興味了。

噢！我的畫家

阮妮妮

在酒店餐廳遇見H，他穿了花花綠綠的衣服，說是剛從外國回來，對我大談旅遊的經歷。

我根本沒有聽進他的「經歷」，倒是他一把由下巴長到耳根的鬍子令我暗中發笑。他不會知道這時我想什麼，我想買一個椰子撕開部分椰衣，畫了眼耳口鼻，用漂亮的公司紙包裹送給他，寫上「H的肖像」。

在美術學校做同學的時代，他是班裏的頂尖兒人物，校長分外賞識他。有一回郊外寫生，暗中在我畫的樹林上添上兩隻母鷄。好啊！我不回敬他才怪哩！機會到了，學校舉行一年一次的作品展覽，我在他一幅靜物的西瓜上，畫上一羣蒼蠅。這一趟我險些闖禍，因爲校長偏他。

在校時，H的水彩畫已超過老師和校長的造詣，有一幅描寫暴雨中的漁棚，大雨彷彿傾倒於畫之外，印象留到今天。他又寫過不少底層生活。

現在，他有名氣了，畫展將要在這家酒店舉行，我說要先睹爲快，否則不送花籃，送一羣蒼蠅去參加剪綵。

看到被認爲「首選」的一幅畫，有一塊蔴包，想來是米袋剪下來的，上下調色，蔴包左上角掛着一條匙。我看不出有什麼新意，不過是抽象八股，他往日的慧心給什麼冲跑了呢。要說什麼隨口便說的學生時代過去了，總得保持一點穩重，不表示些什麼。然而，難免有一陣近乎惋惜的感覺。

在他這個流派的朋友中，也許他一樣是個頂兒尖兒，也許他確有自己的藝術才華。但現在他給我剩下的只是鬍子、新潮服裝、蔴包和一條鎖匙。過去的印象隔着一層霧。

提起了同學M，他有很好的油畫根基，忙着生活，他替別人畫出口的油畫，我想他準會比別人出色，會超出「行貨」的水準。

外國人喜歡香港日落的漁帆，浪中的漁船，戴竹帽的漁區少女，划船的老漁民。「行貨」又怎樣，如果M送這種「行貨」給我，我倒樂於掛在客廳裏。

捫蝨的風雅

林楓偉

朋友是配藥師，被封爲「吃藥大師」。

歷史上確有吃藥祖師，朋友僅大師而已。祖師名聲頗大，即漢朝學者何晏。他吃一種頗不尋常的藥，名曰「五石散」。

「五石散」的配方有石鐘乳、石硫黃、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是一劑毒藥。功效使人轉弱爲强。窮人不能吃，吃這種藥很麻煩，一不小心便會毒死。

吃「五石散」必須「散發」，不能臥床休息，非走路不可。走路之後，全身發燒，繼以發冷。一般發冷應多穿衣，吃熱的食物，如果這樣做非死不可。吃這種藥要脫去衣服，用冷水澆身，吃冷的東西。

皮肉發燒，恐防爲衣服擦破，便要穿寬大衣服。晉人的輕裘緩帶，狀似高逸，其實是受到吃「五石散者的影響。晉宋人像畫中的名士，不穿鞋襪，足踏雙屐，看起來是非常飄逸的。這也因爲吃散之後，皮膚易破，避穿鞋襪。

名士們還有滑稽的風雅，一面高談濶論，一邊捫身上的蝨子，這叫「捫蝨而談」，名士文章，蝨子地位很高。捉蝨子也是吃散之後的副產品。他們怕新衣擦破皮膚，只好穿舊服，舊衣也不常洗，生來滿身蝨子。

「捫蝨而談」竟成美事！如魯迅先生所說，清朝抽大煙的「仙風道骨」自以爲濶倬。

想來也不稀奇，早一陣西方抽大蔴，此地的「當代名士」便趨之若鶩。

現代也有現代的「五石散」，炮製不同。吃之者流風所及，其見於外貌的表徵則是：一、長頭髮；二、高蹺鞋；三、牛仔布；四、打開胸前兩個鈕扣；五、頸上懸一神牌。

——當然有這一類標志的，未必個個都吃「現代五石散」。但，影響之餘，自然也成爲一種風尙。

三人小品

黑姑娘

（塞內加爾）烏斯曼 作
李昕 譯

「黑姑娘」取自烏斯曼的短篇小說集《伏泰基人》Voltaigne（1962）。作者曾把這故事改編拍成電影，於一九六六年達喀爾「世界第一屆黑人藝術節」中放映。烏斯曼是塞內加爾人，他寫了不少小說，如：《黑色碼頭工人》Le Docker Noir（1956）《主的木頭楔子》Les Bonts de Bois Dieu（1960）和L'Harmattan（1964）。最近幾年，烏斯曼主要是搞電影工作。

一九五八年六月廿三日早上，在法國安泰巴（Anti-

bes），沿着里維耶拉（Riviera）的海灘上擠滿了人，他們既不考慮法國的命運，也不想想亞爾及利亞的將來，更不把殖民地的情況放在心上。

在海灘之上，沿着到哈米蒂治的馬路上，兩部舊式的雪鐵龍（Citroens）汽車，一部跟着一部，往山上駛去。汽車停下了，幾個男人匆匆忙忙地踏出車門，衝向通往一間別墅的砂礫小徑。別墅門前掛着一塊破舊的牌子，寫着「綠福別墅」。這些人是格拉斯（Grasse）城的警長、一個醫官、兩個安泰巴的警察巡官和一些穿制服的警察。

這間「綠福別墅」並沒有什麼跟名稱相稱的綠。花園是法國式的，小道都鋪上砂礫，襯着幾棵葉子低垂的棕櫚樹。警長仔細看着房子，看到第三扇窗子時，視線就凝結不動了。窗玻璃打破了，下面還有一把梯子。

房子裏有其他的巡官和一位攝影師，三個看來像是記者的人物，他們心不在焉地看着那些掛在牆上的非洲彫像、面具、獸皮和駝鳥蛋。走進這個客廳就像是闖進了獵戶的窩穴。

兩個女人聳肩坐攏在一起，低聲哭泣，她們相貌相似，同樣的平額、彎鼻，同樣的哭紅了的眼睛和黑黑的眼圈。穿淺色衣服的一個在說：「午睡以後，我想洗澡，但洗澡間的門往內門着，」捏捏鼻涕，「我想是女僕在洗澡，我說女僕，其實我們一直都叫她黛奧安娜。我等了一個多鐘頭，還不見她出來，我打門喊她，也沒回聲。我就打電話給鄰居的柯夢多爾……」

她停住不說，揩揩鼻子，又哭起來了。她的妹妹，剪了個男孩的髮型，低頭坐着。

「是你發現屍體的嗎？」

「是的，……那就是說，普切太太打電話給我，說黑女把自己關在洗澡間裏，我還以爲是開玩笑。我在海上過了卅五年，七個海都遊過了，我是從海軍退休回來的。」

「是的，是的，我們知道。」

「好吧，普切太太打電話給我，我就帶來了梯子。」

「你帶來的梯子？」

「應該說是杜波小姐，普切太太的妹妹提的建議。我爬上窗口，看到黑女躺在血泊中。」

「門的鎖匙在哪？」

「在這裏，閣下。」警察巡官說。

「我只是想看看。」

「我檢查過窗門了。」另一位巡官說。

「是我打開的，那是在打破了玻璃之後。」退休海軍

說。

「你打破了那一塊玻璃？」

「那一塊？」他說。他穿着白褲子和藍外衣。

「從頂上數下第二塊。」那位妹妹回答。

這時，兩個人抬着担架下樓，屍體裹在一張毯子裏，鮮紅的血滴到梯級上。法官掀開毯子一角看了看，皺着眉頭。一個黑人姑娘躺在担架上，喉頭被割開了個大切口，死了。

「是用這把刀，廚房用的菜刀。」另一個站在樓梯頂上的男人說。

「你是從非洲把她帶回的？還是在這裏請來的？」

「四月間從非洲帶來的，她乘船來。我丈夫在達喀爾的航空公司工作，但公司只許家屬免費乘飛機。在達喀爾她就到我家工作。有兩年半或三年長了。」

「她幾歲？」

「我不清楚。」

「護照上寫着她出生於一九二七年。」

「哼，那些土人根本就不曉得自己在那一年出生。」那位海軍軍官把手插在口袋裏說。

「我不懂她爲什麼要自殺，她在這裏待遇很好，吃的和我們一樣，還跟我的小孩睡在一個房間裏。」

「你的丈夫呢？」

「前天去了巴黎。」

「唔，」巡官說，仍在看着那些裝飾品。「爲什麼你認爲她是自殺的呢？」

「爲什麼？」退休軍官說：「你說，誰想要殺死這麼個黑女呢？她從不外出，除了夫人的孩子外誰也不認識。」

記者已經不耐煩了。一個女僕自殺——就算是個黑人——也沒什麼了不起，這並沒有多大新聞價值。

「一定是想家了。最近以來，她顯得有點異常，與從前不一樣。」

警察法官由一個巡官伴着上樓去，他們檢查了洗澡間和窗門。

「看來是自尋死路。」巡官說。

其他的人在客廳裏等着。

「驗屍官檢查完畢就會通知你們。」他們一小時後離開時，巡官這樣說。

汽車、記者都走了，在「綠福別墅」中，兩個女人與退休海軍軍官依舊沉默無言。

普切太太一點一滴地在搜索自己的記憶。她想到了非

洲，她那一間在去漢納路邊的幽雅別墅。她想起了黛奧安娜打開鐵柵門在向德國牧童打手勢，叫他別嚷嚷。是的，一切起於非洲。

黛奧安娜一週有三次得走六千米的路。最近幾個月裏，她却走得很開心，像個初戀姑娘一樣，心臟激動得直蹦。嶄新的房子像是珠寶一樣分散在達喀爾外圍的仙人掌與素馨叢中，金帕特柏油馬路像黑絲帶一樣伸展着。快樂的小女僕對主人和長長的路途都沒有任何意見，路途的確很長，但從上個月起，它已變得不那麼長了，因爲太太說了會把她帶返法國。法國！黛奧安娜在心坎裏高叫着這個名字。圍繞着她的一切突然變得醜陋不堪了，甚至她一向仰羨的別墅也顯得簡陋破舊了。

爲了能去旅行，爲了要到法國，她需要領身份證，因爲她出生在加森孟斯（Casamance）。她全部可憐的積蓄都花在身份證上了。「那又有什麼關係？」她想：「我就要去法國了。」

「是你嗎？黛奧安娜？」

「是的，太太。」是她那帶着塞內加爾口音的回答。她在前廳，穿着鑿好看的淺色棉布衣服，頭髮梳得整整齊齊。

「先生在城裏，你料理小孩好嗎？」

「好的，太太，」她表示同意，嗓音仍像個孩子。

身份證上寫的是「出生於一九二七年」，其實黛奧安娜還不到三十歲，不過一定超過廿一歲了。她四處尋找孩子們。每個房間都一樣，到處放着包裹好的大包小件。經過了十整天的洗熨之後，黛娜安娜再沒有什麼活可幹的了，因爲她是個洗熨工。另外還有廚子和一名男僕，一共是三個傭人。

「黛奧安娜……黛奧安娜，」太太叫着。

「什麼事？太太？」她從孩子們的房間裏走出來。

太太手裏拿着一個筆記本在查對行李，因爲搬運工人很快就會來了。

「你見過父母了嗎？你認爲他們高興嗎？」

「是的，太太。全家都同意了，我自己告訴爸爸媽媽的。」

她那充滿幸福的臉驟然變色，心跳也減慢了。如果夫人改變主意，她就會病倒的。她那墨黑的臉陰鬱非常，眼睛也低垂着，她已準備向太太求情了。

「你不會在最後幾分鐘說不跟我們走吧？」

「不，太太，我去。」

她們兩人沒有共同的心思。黛奧安娜想的是要去看看法國，這個人人都讚頌它那美麗、富裕和快樂生活的法國，那裏正是人們發財致富的地方。她想去看看它，然後凱旋歸來。雖然她仍沒有離開非洲的土地，她已經想到自己從法國回來，變成百萬富翁，站在船甲板上，帶來衣服禮物送給每一個人。她夢寐以求的就是那種不用像牲口一樣幹活、可以四處週遊的自由。如果太太改變主意，不帶她去，那她就眞的會病倒的。

而太太呢，想的却是上次去法國休假的事情。那時，她還只有兩個孩子。在非洲，太太已養成了依賴傭人的壞習慣。但在法國，她請的第一個女傭人，不但工錢高，而且還得要有休息日。換了第二個並不比第一個好，可能是更糟，她對夫人針鋒相對地說：「只要是有孩子的人都該自己照料孩子。我不能住在你家，我有自己的孩子需要照顧，何況還有丈夫呢。」

習慣了飯來張口，衣來伸手的太太無可奈何挑起妻子的担子，還得扮演母親的角色。至於渡假，她實在沒有任何享受。不久，她就說服丈夫返回非洲了。

變得又瘦又惱火的太太，回非洲之後就爲下一次假期擬定了一個計劃。她在所有報紙上都登了廣告招請傭人，一百個姑娘前來應徵，她選上了剛從家鄉叢林出來的黛奧安娜。在黛奧安娜做工的三年中，太太又生了兩個孩子。在下一個假期到來之前，太太就在她面前頌揚法國。爲了一個月三千法郎，任何非洲姑娘都會追隨太太到天涯海角的，何況最近太太還常給黛奧安娜一些小禮物，像舊衣服、舊鞋子之類的東西。

女僕與主人之間確有一條不可逾越的壕溝。

「你把身份證給了先生嗎？」

「是的，太太。」

「你去幹活吧，叫厨子爲你們三人弄頓好飯吃。」

「謝謝，太太。」她走去厨房。

中午先生到家，狗叫着歡迎他回來。他踏出汽車門走進屋內，看見太太手拿鉛筆，毫無倦意。

「搬運工人還沒到嗎？」她緊張地問。

「再過十來分鐘就到。我們的行李放在頂上，這樣到馬賽時就可以第一批先卸。黛奧安娜怎樣啦？黛奧安娜！」

最大的孩子跑去找她。她和最小的一個坐在樹下。

「太太。」

「是先生叫你。」

「這是你的船票和身份證。」

黛奧安娜伸手去接。

「你把身份證收好，船票我拿着。杜邦一家和你同船，他們會照顧你的。快要去法國了，你高興嗎？」

「高興，先生。」

「好！你的行李呢？」

「在我家裏，先生。」

「吃過飯我們開車去拿。」

「黛奧安娜，把孩子們喊進來，該午睡了。」

「是的，太太。」

黛奧安娜並不餓。厨子的助手是一個比她年輕兩歲的姑娘，她無聲無息地送進飯菜，取走空碟子。厨子汗流如雨，他並不開心，他就要失業了，這就是主人離開非洲對他的影響。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他有點怨恨黛奧安娜。黛奧安娜倚在向海的窗旁，看着高飛在一望無際的藍天之中的鳥兒，遠處的戈雷爾島（Gorde）隱約可見。她並不欣賞這種幽暗景色，只是手裏拿着身份證，翻來翻去地細看，靜靜地微笑。「那有什麼關係呢？我要離開了！」她這麼想。

「森巴，」先生走進厨房說：「今天的飯菜眞好，你眞了不起，太太對你的烹飪很欣賞。」

厨子的助手立正不動，厨子則整了整頭上的白色高帽子，試圖微笑一下。

「謝謝你，先生，」他說：「我也很高興，非常高興，因爲先生，太太高興。先生很好。我的家人很多，先生走了，不高興，沒了工作了。」

「我們會回來的，而且，憑你的手藝，很快就會找到別的工作的。」

森巴却不那麼自信。白人很吝嗇，而且在達喀爾滿是鄉下人，個個都自稱是好厨子，找工作並不是那麼容易的。

「森巴，我們就會回來的，比你想的還要快，上次我們只住了兩個半月。」這是太太走進厨房，幫着先生說安慰的話。對這些話，森巴只能回答：「謝謝太太，太太您太好了。」

太太很高興，她憑經驗懂得在傭人中享有威信的好處。

「今天下午四點鐘，你可以跟先生一道回家，我們會收拾其餘的東西的。我答應你，我們回來時再用你，你高興嗎？」

「謝謝，太太。」

先生、太太走了。森巴一掌打在黛奧安娜背上，她氣憤地回敬一掌。

「嘻，小心點，小心點，你今天就走了。我們不該打架！」

「好疼呀！」

「先生呢？他也使你好疼嗎？」

森巴懷疑先生與女僕之間有某種默契。

「他們在喊你，黛奧安娜，我聽到汽車發動聲了。」她連「再見」也不說就走了。

汽車沿着公路駛，黛奧安娜並不經常享有先生開車的福氣，她也不敢揮手大嚷：「我要去法國了！」事實上，光是她的樣子就足以引來行人的羨慕了，她相信她的幸福是人人可見的，這種强烈的幸福使她有點緊張。當汽車停在家門口時，她吃了一驚：「這麼快就已經到了！」在她家隔壁的「快樂水手咖啡店」裏，有幾個顧客坐在桌子旁，另一些人在人行道上閒扯。

「你是今天走嗎？小丫頭？」泰夫哥利亞問。他醉醺醺地張開兩腿保持平衡，一手還握着酒瓶的頸子，衣服皺得一塌糊塗。

黛奧安娜才不去理酒鬼呢。泰夫哥里亞是個老水手，離家廿年才從歐洲回來。離開時年青力壯，雄心勃勃；回來時形銷骨立，意志消沉。過去想要的是一切，回來時却兩手空空，只有對杯中物的貪溺。有一次，黛奧安娜徵求他對自己出門的意見，他對她只預言災禍，認爲她不應該去。黛奧安娜却不聽從他的勸告。現在，他醉態可掬，手提酒瓶，朝着先生勉强走了幾步。

「黛奧安娜眞的跟你離開這裏嗎？」

先生沒回答。他拿出一根雪茄，點着了，吸了一口，把烟吹過車門。他把泰夫哥里亞從頭到脚打量一下：油蹟斑斑的衣服，一股嗆鼻子的酒味，眞是十足的浪氓！泰夫哥里亞探身向前，一只手放在車門把上。

「我到過那裏，我在法國住了廿年，」他自豪地說：「別看我現在這個樣子，今天是破產了，但我比你更了解法國。在戰爭時期我住在土倫，法國人把我們非洲人撵到加丹的礦裏。我反對她去法國。」

「我們沒有强迫她去，是她自己想去。」先生乾巴巴地回答。

「當然了，那一個年青的非洲人不夢想去法國呢？不幸的是，他們把生活在法國和在法國當傭人這兩碼子事混淆了。我在黛奧安娜的鄰村嘉沙孟斯，在那裏，我們講的

和你們講的不一樣，我們不說亮光吸引蝴蝶，恰恰相反，我們說黑暗追逐蝴蝶。」

不久，黛奧安娜轉來，由幾個婦女伴着，她們邊走邊談，每個人都要求一件紀念品，黛奧安娜高高興興地都答應了，她滿臉是笑，白牙齒閃閃發亮。

「其他的人在碼頭，」一個說：「別忘了我要的衣服。」

「帶些鞋子給我的孩子，尺碼都放在你衣箱裏了。別忘了要縫衣車。」

「還有襪褲。」

「寫信告訴我直髮器要多少錢，還有，看看一件大鈕扣紅短外衣的價值，要四十四碼的。」

「別忘了寄點錢給你媽……」

每個人都有話要說，都有要求要提，黛奧安娜一一都答應下來了，臉上喜悅照人。泰夫哥里亞接過箱子，醉醺醺地但並不粗暴地把它放進了汽車。

「讓她走吧，姑娘們。你們以爲在法國金錢是長在樹上的嗎？當她回來時她就有話說了。」

婦女們高聲抗議。

「再見了，表妹，好好照料自己。你有表哥在土倫的地址，一到那裏就寫信給他，他會幫助你的。來，親親我。」

她們互相親吻道別。先生已經不耐煩了，他開動了發動機，有禮貌地示意時間到了，該完結了。

汽車開動了，人人揮手送別。

在碼頭，情況一樣，在先生的注視目光下，親戚、朋友把她重重圍着，先生的目光從不移開，直到她上了船。

在海上過了一個星期。如果她記日記，還有，她會寫會讀的話，她就會寫上：「沒有什麼新聞。」前、後、左、右都是水，除了一大片海水，什麼也沒有，海水之上就是天空。

船到岸了，先生在那裏，辦好手續後他們匆匆忙忙開車上路。黛奧安娜貪婪地用眼睛吞噬一切，所有細節都刻在腦裏。她又驚奇，又高興，法國可眞美呀！比起來，非洲簡直就像貧民窟。城市、巴士、火車，還有貨車沿着岸邊公路飛駛，交通的擁擠眞叫她吃驚。

「在船上好嗎？」

「好的，先生。」如果先生問這個問題，她就一定會這樣回答了。

經過兩個小時，他們抵達安泰巴（Antibes）。

一天過去了，一週過去了，第一個月過去，第三個月開始了。黛奧安娜再也不是一個充滿活力、隨時哈哈大笑的快樂的，年青姑娘了。眼窩下陷，眼神呆滯，她再也不注意細節了。比起在非洲，她要幹更多的活。起初，她的煩燥還並不明顯。至於法國，「法國姑娘」，她只有一個空洞的、一閃而過的印象。法國花園，其他別墅的圍牆，綠樹叢中的屋頂，棕櫚樹，每個人關在各的屋子裏，與別人隔離，過着自己的生活，這就是法國。先生、太太經常外出，留下她管四個小孩。小孩很快就組織起來迫害她，而太太只會說：「你得讓他們開開心。」最大的孩子、一個眞正的惡棍、招來了和他同類的一羣，玩「探險家」的遊戲，黛奧安娜就是他們的「野人」。有時，最大的孩子也會挨父母一頓打，但孩子老纏住她。還有，這小惡棍在非洲時從父母與鄰居的閒談中學到了一些帶有種族歧視觀念的言詞，現在，他就誇張地轉述給他的同伴們聽，於是，在父母背後，他們就會一起唱着：「黑女，黑女，黑得像午夜！」

無休止地被折磨着，黛奧安娜消瘦了。在達喀爾，她從沒考慮過自己皮膚的顏色，但在這裏，兒童的譏笑促使她產生了疑問。她知道在這裏，她孤獨無援；在這裏，她與別人毫無關連。這就爲患了她的生活，爲患了她所吸進的空氣，使她的處境更爲惡劣。

一切都原形畢露，夢想破滅了，滿足被冲蝕了。她幹着重活，煮飯，洗刷，帶嬰兒，熨衣服都是她一個人。太太的妹妹又來住在別墅裏，這樣，她就得侍候七個人了。一天到晚手脚不停，累得她一倒在床上就睡得像個死人。

她以前從來沒有恨過什麼，可現在，環境傷害了她的心靈。一切都變得單調無味。法國在那裏呢？她在達喀爾電影中看到的那個有美麗城市、山珍海味、有趣人羣的法國在那裏？法國人民現在已化爲先生、太太、小姐這些可憎的怪物，他們已成了陌生的人。法國這個國家似乎只局限在別墅的周圍。她一步一步地在沉溺，不久以前的那個廣闊天地現在却由於她的膚色而變小了，這使她內心充滿了不可克制的恐懼。她的皮膚！她的黑皮膚！她胆顫心驚地退縮進狹隘的自我之中。

沒有親人可以交換意見，她只有和自己長談：一周以前，先生、太太曾帶她一道去拜訪他們在坎內的親戚。

「明天我們去坎內，我的父母從未嚐過非洲菜，你得顯一手。」太太這樣說，她幾乎是赤裸着，皮膚被太陽曬成了棕色。

「是的，太太。」

「我要了一點大米和兩隻鷄……要注意別加太多香料。」

「是的，太太。」

她硬起心腸回答。這好像是第一百次了，她被拖着從別墅到別墅，到這一家又去那一家。那是在柯夢多爾家，她第一次生了反感。一些無聊的人老跟着她轉，甚至跟到廚房去。這對她每一個小動作都是一種無形的壓力，她手足無措，不知幹什麼才好。這些奇怪的、自以爲是的、世故的人不停地問她一些愚蠢透了的問題，還問她非洲女人怎樣做飯。不過，她還能控制住自己。

當她侍候他們吃飯時，那三個女人還吱吱喳喳不停。她們先用舌頭尖嚐試了第一口，然後餓鬼似的吞下全部食物。

「在我父母家，你要幹得很出色才行。」

「是的，太太。」

回到廚房裏，她想起了太太過去那種仁慈的態度時，眞覺得寒心。過去太太對她好，那是爲了自己，目的在於用繩子縛緊黛奧安娜，讓她多幹重活。她恨死了這一切。在達喀爾時，黛奧安娜經常把先生、太太不要的東西帶回家去，那時她曾以替「重要的白種人」做工爲榮，現在呢，連他們的飯菜都叫她反胃。這種怨恨破壞了她與僱主的關係。她站在她的立場，他們站在他們的立場。除了交待工作之外，他們之間再也不交談了。

「黛奧安娜，你今天洗衣服嗎？」

「是的，太太。」

「上次你沒把我的內衣洗乾淨，熨斗又太熱了，把先生的恤衫領子弄壞了。要小心幹活，知道嗎？」

「是的，太太。」

「啊，我忘了，先生的恤衫和短褲有些鈕扣掉了。」

什麼大、小活都得黛奧安娜幹。更糟的是，太太開始用帶着塞內加爾口音的「洋涇濱」法語跟她講話，甚至在客人面前也這樣。後來，全屋的人也來用了這種腔調了。這就令黛奧安娜更加敏感、更加困惑不安了。她乾脆把自己囚禁起來，與他們完全隔絕。經過了長久的考慮，她得出了結論：首先，她只不過是一件有用的工具，再者，她是被用作戰利品而拿出來展覽。在派對中，當先生或太太談到有關「土人」心理時，黛奧安娜就被引用來作說明。鄰居會說：「那是普切家的黑女……」她再也不是屬於自己的非洲姑娘，而變成了他們的附屬品。這深深地傷害了

她的心靈。

第四個月開始了，情況越來越糟，她的頭腦可越來越清醒了。她仍得幹活，一整周不停地幹不完的活。星期天是小姐最愛請客的一天，一大堆的客人。一周以他們開始，以她們結束。

一切都清楚了。爲什麼太太要她來？她的慷慨是預謀的，太太現在可不用照料孩子了，每天只親一下就完事了。

我是廚子，是娘姆，是女僕；我洗衣，熨衣，一個月只得三千法郎，我侍候七個人。我在這裏幹什麼來着呢？這些問題不斷地在腦中湧現。

黛奧安娜在回憶。她把自己家鄉的叢林與這些枯死的樹木作比較，這裏與嘉沙孟斯的森林多麼不同呀！對自己家鄉和過去生活的緬懷使她與別人離得更遠了。她咬着口唇，深悔離家來到這裏。

面對現在這樣的環境，自己成了雙重的外來人，她的感情僵化了。她常想起泰夫哥里亞，他的預言成了殘酷的現實，她想寫信給他，但不會寫。到了法國之後，她只收到媽媽寄來兩封信，雖然太太答應過替她寫，她却沒有時間回信。而且，難道可能告訴太太自己想的是什麼嗎，她眞生自己的氣，無知使自己變成啞巴，眞氣壞了。再說，小姐已用光了她的郵票。

突然想起了一件愉快的事，她微微一笑，今晚只有先生一個人在家看電視，她決定利用這個機會。但出乎意料之外，她發現太太也留在家裏。黛奧安娜猛一轉身，離開了客廳。

「被出賣了，出賣了；被人買了，買了。」她喃喃自語：「她們買了我，爲了三千法郎我幹了全家的活。他們引誘我，把我縛在他們身上，而我就像奴隸一樣呆在這裏。她現在下了決心了。當晚她打開箱子，看看裏面的東西，禁不住淚流滿面，痛心大哭。沒有人理睬她。

她還幹着同樣的家務，仍然與別人隔離，就像在家鄉水涯的一只生蠔在退潮時那樣孤獨地留在海灘上。

「道娜」——是小姐叫她。爲什麼她就不能叫她「黛—奧—安—娜」呢？

她更氣憤了，小姐甚至比太太還要懶。「來，把這個拿走」——「道娜，還有這個那個要做的。」——「道娜，爲什麼你不幹這個？」——「道娜，該平整花園了。」小姐得到的回答會是火辣辣的目光。太太就爲此對先生指責過她。

「你究竟怎麼啦？黛奧安娜？病了還是別的什麼？」

她再也不開口了。

「你可以告訴我出了什麼事嘛，或者你是想去土倫。我是沒有時間，但明天我會帶你去的。」

「別人眞會以爲是我們叫她灰心。」太太說。

三天後，黛奧安娜洗澡。太太早上外出買東西回來，走進洗澡間，馬上就出來。

「黛奧安娜！黛奧安娜！」她大聲叫嚷。「你眞髒死了，不說別的，你洗完澡後最少該把洗澡間弄乾淨嘛！」

「不是我，太太，是小孩他們。」

「小孩？小孩是整潔的，可能你討厭他們，但你可像土人一樣說謊。我不高興，我不喜歡說謊的人，你就是說謊的人。」

黛奧安娜兩唇顫抖，默不作聲。她上樓去，進了洗澡間，脫了衣服。就是在那裏，他們發現了她，死了。

「自殺」，——這是調查的結論。案子結束了。

第二天，在報紙第四頁，登了一條不顯眼的、用小字標題的新聞：「非洲姑娘想家。在安泰巴割頸自殺！」

日本出版金芝河全集

·席　汶·

日本最近用朝鮮文出版了朝鮮愛國詩人金芝河全集。集中收編了金芝河所作的詩歌、劇本、評論以及獄中作品。這是金芝河全集的首次在別國出版。

書由旅居日本的反對朴正熙政權的記者們所編輯。

編者們說：三十四歲的詩人金芝河被朴正熙政權鎮壓，而且遭到監禁，生命正處於危險境地，因此爲他編纂了這本全集加以出版。集中還附有好多詩人的文章和詩作。

全集出版之前，已有幾本金芝河詩集翻譯成日文在日本出版。有一部根據金芝河的詩作編出的戲劇還在日本上演。促進日朝人民友好工作的人士，還在日本製出金芝河親自朗誦自己詩作的錄音帶。

因爲我們是這樣窮

（墨西哥）約瑣・魯爾福作　穆　川譯

約瑣・魯爾福（Juan Rulfo）是當代墨西哥著名作家。一九一八年出生於墨西哥哈利斯哥省的沙育那鎮，曾在省會圭達拉乍那大學及首都墨西哥城大學攻讀。兩度被選爲墨西哥中央作家協會的研究員。他的第一本書出版於一九五三年，是短篇小說集《焚燒的山谷》（EL LLano En LLamas 英譯爲 The Valley in Flames）。集中各篇所反映的是他故鄉哈利斯哥的現實生活，表現了

墨西哥農民悲慘貧困的真實狀貌，語言十分簡素，却能將貧苦農民那種絕望和掙扎情形寫得極爲深刻動人。作品出版後，立即引起世界各國評論界熱情的推許，英美德法等國都有了譯本。一九五五年他發表了一部長篇小說《彼得羅·帕拉莫》（Pedro Paramo），是描寫山區農村的生活的，被譽爲當代拉丁美洲小說佳作之一。這兒選譯的兩篇短篇小說《因爲我們是這樣窮》和《他們給我們的土地》都是選自《焚燒的山谷》。從這兩個短篇可以看出魯爾福作品的風格。

——譯者

這兒的一切事情都在由壞而變成糟透了。上星期我嬸子哈辛達死掉，我們在禮拜六安葬好她之後，還不感到太過難受，那時就開始下雨了。這使我父親生氣，因爲整片田的大麥穀物都要在陽光下晒乾，暴風雨來得這樣快，我們連蓋起任何一點掩護穀物的物事都來不及呢。我們只好蹲在披屋下，眼巴巴望着大雨把穀物毀掉。

還是昨天，我姐姐泰茶剛過十二歲，我們發現爸爸給她作生日禮物的那頭牛被河水冲走了。河水是三天前天還沒亮就漲起來的，我當時睡得正香，可河水冲拍河岸發出那樣大的響聲，竟把我從夢中驚醒，我手裏抓住被子直跳下床，就像夢見屋頂都塌下來一樣。過了一會我回到床上，因爲我明白那只是河水的聲音罷了，用不了多久它就又再把我催眠入夢了。

等我起床時，天上佈滿了烏雲，河水的聲音更響了。它聽來很近，有着一股洪水常有的臭味兒，就像燒垃圾一樣的刺鼻。

等到我走出去看時，河水早已越過堤岸，漸漸在向着街道漫溢，有些已經流進那個叫「大鼓」的女人的屋子裏去了。

你可以聽得見河水潑喇潑喇地流入畜欄，流出閘門。「大鼓」正在來回奔忙，把她的那些小鷄扔出大街，好讓它們自己找個地方藏身，免得洪水把它們捲走。

在河灣附近的對岸，河水一定已經將我嬸子哈辛達的畜欄邊上的羅望子樹冲走掉，因爲你再也看不到它了。它是村裏唯一的一棵羅望子樹，因此每個人都知道這次準是近年來河裏發的一次最大的洪水。

我的姐姐和我在下午又跑回去看它，河水更髒更濃了，它已漲到原來是橘的地方，我們在那兒呆了幾個鐘頭，只是看着，却一點兒也不覺得疲倦。接着，我們沿着

溝谷走上去，想聽聽人們說些什麼，可下邊的河水那樣的響，我們只能夠看到他們的嘴巴張張合合，却聽不見一句話，他們都在往溝谷上游的河水張望，而且在試着估計出洪水已造成了多大的破壞。在那兒我才發現河水冲走了爸爸給泰茶作生日禮物的那頭母牛沙賓狄娜，沙賓狄娜有一隻白耳朵和一隻紅赭色的耳朵，牠有着一雙很美麗的眼睛。

我也不明白牠幹嗎决心要渡過河去，牠該明白大河不是原先那樣子的，沙賓狄娜往日不是那樣好動的，牠準是夢游，所以才會這樣毫無理由地讓河水淹死。往常每當我們打開畜欄的閘門，我總是得把牠叫醒，趕牠出來的，要是我不叫醒牠，牠就整天閉着眼睛呆在那兒，就像別的牛睡着時那樣打呼嚕的。

所以我想牠準是夢游，準是睡着了，也許是等洪水漲到齊腰，冲打牠的肋骨時，牠才醒過來的吧。牠準是嚇壞了，想走回來，但河水把牠冲倒，把牠冲得翻來滾去。我猜牠一定曾經大聲吼叫求救的，天知道牠怎樣叫了。

我們找到了一個看到河水把牠冲走的人，我問他有沒有看見有一隻小牛牯跟牠在一起，他說他記不起來了。他只記得他看到一隻花牛蹄子朝天地在他旁邊漂過，跟着沉下去，他再也看不見牠的蹄子、角或任何東西了。他當時正忙着從河中拉起樹椏和樹枝，作柴火燒，他沒有時間去看它有沒有再浮起來了。

所以現在我們不知道那隻小牛牯是不是生存着，還是跟着牠的母牛一塊被冲走了。要是上帝能夠的話就救救牠們吧。我們家出過的麻煩事又會再次出現，現在我那姐姐泰茶什麼也沒有了。我要說的是父親拼命幹活掙錢買到沙賓狄娜，那時牠還是一隻小牛，所以他能給泰茶一頭牛，泰茶才有了一份小小的資產，長大才不會像我另外的那兩個姐姐一樣去當妓女。

據我父親說，她們變壞，是因爲我們是這樣窮，她們不安份過窮日子，還是姑娘時就開始滿肚子牢騷了，一等她們長大，就開始跟那類最壞的男人來往，學會了各種壞勾當，而且她們學得很快就懂呢！她們懂得那些男人來在門外等待她們，叫她們半夜溜出去的輕輕的口哨聲，後來她們甚至白天也出去了。她們過不了一兩分鐘就到河邊去打水，有時你們還會吃驚地看到她們就在畜欄裏，跟着脫光衣服的男人在地上打滾。

最後我爸爸把她們從家裏趕了出去。他一直在盡力忍着，但到後來忍無可忍，就把她們趕出街上去了。她們到

亞育特拉還是什麼地方去了，我說不準是哪裏，不過我知道她們已經壞透了。

正因此我父親一直在爲泰茶担憂，他不想她也像她兩個姐姐一樣變壞，他希望她正正派派地長大起來，嫁一個好人家，而沙賓狄娜是她長大時的一份妝奩。有了這頭牛，她就不用總是想着我們是那麼窮苦了。現在事情又困難了，要是她有那頭漂亮的牛，那誰也會有勇氣娶她的。

唯一的希望就是那頭牛還活着，求求老天爺別把那頭牛給淹死掉，因爲要是牠死掉，那我姐姐泰茶離變壞就不遠了，這是我母親所最不希望的啊。

我母親說，她也不知道爲什麼老天爺這樣懲罰她，讓她生這麼樣的一些女兒，從她祖母一代到現在她家從沒有出過壞女人的，她們都是被教養敬神、服從和守禮。她設法回想到底自己犯了什麼罪，竟會一個接一個生下這種娼婦來，但她想不出自己有做過什麼錯事。每當她想起她們兩個時，她就哭了，還說，「讓上帝保祐她們吧。」

可我父親却說，想她們是沒用的，他們只是變壞罷了，使他担憂的倒是還有的這個泰茶，她長大得很快，她的胸膛已經開始像她兩個姐姐的樣子了，乳房尖頂高聳，看了使人不安。

「是啊，」我爸爸說，「任何人瞥她一眼，她就更要顯出自己來給人看。你就等着瞧吧，她一定會跟其他那兩個一樣完蛋的。」所以泰茶是爸爸最牽腸掛肚的人。

現在泰茶在哭了，因爲她知道河水一定淹死了沙賓狄娜，她就在我身旁，穿着玫瑰色的衣服，望着河水在哭着她那頭牛，一行行骯髒的淚痕不斷地流滿了一臉，你還會以爲她身體裏也有一條大河呢！

我摟住她，設法安慰她。而她也一點不明白，只是哭得更兇。她抽泣得就像河水冲擊河岸時一樣的響亮。現在她混身哆嗦，洪水在繼續上漲，河水骯髒的水花濺在她的臉上，她抽泣時兩個小小的奶頭就一上一下地聳動着，就好像它們開始膨脹起來，在開始毀滅她一樣。

他們給我們的土地

（墨西哥）約瑣・魯爾福作　穆　川譯

步行了那麼長的一段路，沒見到過一棵樹的影子或一粒樹的種子，甚至也沒有見到過任何植物的根莖，然後我們終於聽到狗吠聲了。

走在這條毫無特徵的路上，半路我們就多次想到走到末尾會什麼也找不到的，在這佈滿了乾裂的裂縫和涸乾的河溪的平坦的平原後面什麼也沒有。不過，却實在還有點東西，那是一個小村子，我們聽到狗吠聲，也聞到了空氣中有着炊煙的味道，嗅到了人的氣息這使我們有了點希望。

但這村子還離得很遠，那只是風把它的氣息吹近來罷了。

我們從天亮時就開始上路了，現在已是下午將近四點鐘，有人望望天空，睜大眼睛望着太陽一動不動地掛在那兒的地方，說道：

「是四點左右啦。」

這人是密列頓，跟他在一起的是福斯迪諾、艾斯蒂班和我。我們是一行四人，我數得出來：兩個走在前，兩個走在後，我回過頭去，再沒看見誰了，於是我對自己說：「我們是四個人了。」前一陣子，十一點左右，我們是二十來個人的，不過他們一時拉後一批，到最後只剩下我們這小組了。

福斯迪諾說：

「也許會下雨的。」

我們全都抬起頭來，望着在頭頂上飄過的一片沉重的烏雲，我們心裏都想：「也許會的。」

我們沒有講出心裏所想到的話，一陣子前，我們已經失掉了講話的要求了，熱得我們不想再講話，你在別的地方會想講話，但在這兒却很難，在這兒，當你講話時，那些話被外邊的熱力迫住，它們在你舌頭上乾掉，到頭來只會喘氣。在這兒事情就是那樣的，正因此沒有人想講話了。

一滴很大的雨水落下來，在地上滴出一個洞來，留有像唾沫似的一點泥糊漿。這是落下來的唯一一滴雨水，我們希望會跟着下多些雨，抬頭張望找尋它們，不過再也沒有了。這不是下雨，現在假若我們望向天空，就看見雨雲正以全速在飄走，從山谷吹來的風，把它推向山崗藍幽幽的影子裏去，而那滴因錯誤才落下來的雨點，被土地吞食掉，消失在它的苦渴中了。

他媽的是誰創造出這麼一片大平原？它有啥用呢，呃？

我們又開始向前步行，我們只是停下來等下雨罷了，天却不下雨，現在我們又開始向前走了。這使我覺得每一步更加艱難，好像短短一段路比已走過的大段路程更長更遠，要是下了雨，也許我又會有另一種感覺的，不過，我知道從我還是個孩子時起，就從來沒見過平原上下過雨，沒有過你眞正稱之爲下雨的那碼事。

不，這平原是毫無用處的，沒有兎子也沒有飛鳥，什麼都沒有。只有一些生長得很可憐的刺樹，有時會有一小片葉尖枯黃的粗生的野草，除此以外，就什麼也沒有了。

而我們四個人，步行到這兒，先前我們還騎在馬背上，肩頭掛着來福槍，現在我們甚至連來福槍也沒得背了。

我常常想，他們把我們的來福槍拿走這可做對了，在這些地方，武裝起來到處走動是危險的。他們一見你把點

三零口徑的來福槍用皮帶掛在肩頭上，就會不警告一聲把你殺掉的。不過馬匹那又是另一回事了，要是我們是騎馬的話，我們早就喝上河裏的清水，在村子的街上塞飽肚子，飽得不用吃晚飯了。要是我們眞有馬匹的話，我們早就這樣幹了，可是他們除了沒收了我們的來福槍，還沒收了我們的馬匹呢。

我回過頭來望向平原，這樣一大片的土地全無用處，你的雙眼在沒有什麼擋住你的視線時，却會顯得失神，只有很少的幾條四脚蛇從它們的洞口探出頭來，一當它們感覺到灼熱的陽光，就趕快躥到石縫裏去了。可我們却要在這兒幹活，那怎麼辦呢？我們怎樣才能躲得開這灼人的日光呢？爲什麼他們竟給我們這片可怕的鬼地方，讓我們來播種呢？

他們告訴我們說：

「從這兒一直到那村子，地都屬於你們的了。」

我們問道：

「是那片平原嗎？」

「對，是那片平原。整個大平原。」

我們的話講到唇邊沒講出來，我們要說我們不要這平原，我們要的是靠近河邊的土地。在大河的彼岸，沿着草原，有着叫卡蘇阿里那的樹木，有草，有肥沃的土地，而不要這片叫大平原的硬牛皮。

但他們連講都不讓我們講，特派員根本不跟我們扯談，他把證書塞進我們的手中說：

「你們得到這麼多土地不用吃驚。」

「可是，先生，那平原……」

「那兒有成千上萬畝地呢。」

「可那兒沒有水，連喝的水都沒有啊！」

「難道沒有大雨嗎？誰曾答應給你們灌溉好了的土地呢，那兒一有雨，谷物就會長出來，就像過去長出來一樣的。」

「可是，先生，那土地是又硬又有腐蝕性的，我們想，挿頭也插不進這片平原的硬地呢，你得用鶴嘴鋤掘一個小洞，才能播得下種子，而且也無法肯定長不長得出來呢，不論是麥子還是任何東西都不會長出來的啊！」

「你就寫份狀子來好了，現在走吧，你們要攻擊的不是給你們土地的政府，而是那一大片的土地。」

「等等，先生，我們根本沒講過什麼攻擊政府的話，我們只反對這片土地罷了，你總不能要我們去對付那片我們無能爲力對付的土地的，我們只是說……等一等，讓我

們解釋一下，看，讓我們再從頭講起吧……」

但他根本不再理睬我們了。

就這樣，他們把那片土地給了我們，要我們在這燙熱的陶瓷盤子上播下種子，看它們能不能長出來，不過在這兒是什麼也長不出來的，就是禿鷹也活不了，你看，它們就在天上，以最快的速度，飛離這片白色的乾硬的岩石土地，在這地方什麼也不動一動，你往前走就像往後滑退一樣呢。

密列頓說：

「這就是他們給我們的土地了。」

福斯迪諾說：

「什麼？」

我什麼也不說，我只是想：「密列頓思想不清醒了，一定是熱得他這樣講話的，那熱力透過他的帽子，弄得他頭腦發熱，否則，怎麼會講出這樣的話來？密列頓，他們給了我們什麼土地呢？這兒連一片涼快點的地方都沒有啊。」

密列頓又講話了：

「它總有用處的，也許可以用來練馬。」

「什麼馬？」艾斯蒂班問他。

我沒有靠近去看過艾斯蒂班，現在他講話了，我才注意到他。他穿着一件短得只到肚皮的外套，在外套下露出一個像是鷄頭一樣的東西。

「聽着，艾斯蒂班，你那隻母鷄是從那兒偷來的？」

「牠是我的！」他說。

「你以前沒有帶着牠來的，你從哪兒買到牠的嗎？呃？」

「我不是買來的，牠是我自己天井裏養的母鷄。」

「那麼你是要牠來吃的了，對吧？」

「不，我是買回來養的，我一走家裏空空如也，沒有人餵牠，我一出門，總是帶着牠的。」

「牠在那兒要窒息了，你最好還是放牠出來透口氣吧。」

他把牠捧在手裏，盡往牠嘴裏吹熱氣。接着他說：

「我們走近峽谷了。」

我沒再去聽艾斯蒂班說些什麼，我們列成單行，以便走下峽谷去，他正走在前頭。你可以看到他提着母鷄的雙脚，不時地左右搖幌以免牠的頭撞在岩石上。

我們越往下走，土地就越來越好，我們揚起了一團塵煙，就好比我們牽了一隊毛驢走下那兒一樣。不過，我們倒喜歡塵煙把我們蓋住，我們喜歡它，在經歷了十一個鐘

頭的跋涉，盡踩着平原的硬地，當聞到了土地的氣味，還有那撲鼻而來的泥香，我們整個人都鬆懈下來了。

在河那邊，在卡蘇亞里那青葱的樹梢上，飛着一羣羣綠色的查查拉查鳥，那也是我們喜歡的東西。

現在我們聽到那邊的狗吠聲了，聽來很近我們，那是爲因風從樹子吹進峽谷來，使峽谷裏充滿了村子的聲音。

當我們走近第一間房屋時，艾斯蒂班又再次把母鷄抱起來，他解開了繫住牠兩脚的繩子，使牠不再僵硬麻痺，接着他跟他那母鷄就消失進樹叢後邊了。

「我們終於走到頭啦！」艾斯蒂班向我們喊道。

我們一直往前走，走到村子中央去。

他們給我們的土地，是在我們的背後呢！

馬來西亞戲劇作家
致力反映社會現實

秦　毅

馬來西亞獨立後，好些作家逐步認識到社會的虛榮與偏見對社會的前進起了阻礙作用，因而投以批判的眼光。劇作家們也用現實主義的手法反映社會現實。他們的隊伍中包括有穆斯塔法·卡馬爾·雅辛（Mustapha Kamal Yassin）。雅辛在十年內寫了二十多部舞台、廣播和兒童劇本。他用卡拉·德瓦塔的筆名發表他的創作。卡拉·德瓦拉是印度教的席瓦神在進行消滅邪惡的一個化身。這個筆名的使用，表明了雅辛的意圖。

除了雅辛之外，用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寫作的劇作家還有：烏斯曼·阿旺（Usman Awang）、阿齊茲·雅賓（Aziz Jahpin）和卡拉姆·哈密第（Kalam Hamidy）。他們的作品對社會上的一些腐化現象有所指責。他們認爲傳統的戲劇已不能起這種積極作用，因爲傳統劇過於渲染神仙和帝王這類虛幻或封建的描寫。他們認爲一個新的國家裏的好些社會問題都需要有更及時的反映。

外國文訊

南非詩歌三首

冷雨譯

蠻牛的蹄重重踐踏

古毛盧作

蠻牛的蹄重重踐踏
在我們的土地上；
踩平了
我們童年的日子、
我們童年的想望，
把我們這一代
磨成白蟻的巢穴。
但是，牠不能阻擋
非洲的太陽
從雲層過濾下來
咬齧牠的心；
牠不能踩平
茫茫無際
那大地的弧度，
那圓形，
那地球。

可真正奇怪

巴里·費恩伯作

一些白人
在安息日的青草上
悠閒地玩滾球，
在周日
種植搖金樹；
而那黑人
回到家裏
背痛腰痠——
可眞正奇怪，
却哼起歌來啦。

手鐐

奧斯瓦德·馬沙里作

手鐐
有鋼的獠牙，
咬的狠痛——
比整整一個軍團的蝨蝨
更厲害。
心上的痕癢
雖然越來越深刻了，
我却搔不着。
我能嗎？
我的手腕
扣上了鐐銬；
我的意志
囚在籠牢裏；
我的靈魂
戴鎖担枷。

旅途詩草

——扶桑行之二

浩泉

銀座

你的名字
在扶桑四島之外也很響亮
就像銀元落地
鏗鏘有聲

用銀子構築你的軀體
多驕傲的名字！
到底你是日本的榮耀
還是東瀛一片
因營養過剩而腐敗的葉子？

銀座——
你顯耀物質的高度文明
大丸　松坂屋　三越　松屋
四大公司使人如進入「繁華」的大觀園
地價　物價
同是世界之最

脫衣舞　夜總會　酒吧　舞廳
銀座——
你是有錢人的樂土
遊客的銷金窩
一個安放在東京的窗橱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廿九日於東京

註：據說銀座過去有一鑄幣廠，因而得名。

龍工

龍工如一場風暴颳來
傳單似落葉翻飛
報紙　電視　電台
吹颳的也是龍工的風

國鐵　地鐵　新幹綫
都停止了奔跑
在地面和地底拋了錨
那裏也不願去

是蚯蚓不再耕耘
是鐵龍不再爬動

高速道路上却爬大小甲蟲
連接成蛇寸步蠕動
身長二十一公里
那是一條喘氣的龍

東京患上了
下身不遂的癱瘓症
似斷了發條的鐵甲人
每個人也像
被鋸斷了雙脚

商店合上叫賣的嘴巴
閉上吸引遊人的閃爍不停的雙眼
熱海的藝妓叫苦連天
貨物郵件如一座座小丘

罷工的鐵手臂
揮動着工人團結的力量
而「罷工權」這三個字
要得來又是那樣的不容易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卅日於東京

註：十一月廿七日遊罷本州回到東京，鐵路罷工經已開始。此次罷工是爲奪回「罷工權」，歷時八天，在日本還屬首次。

上野動物園

細雨紛飛　嚴寒中
日本友人陪同
我們走訪上野動物園
探望蘭蘭康康

偌大的熊猫館
如上野冠頂的寶石
它的輝芒像磁鐵
吸引住所有的遊客

一對小寶貝
來自四川四千公尺的高山
來自首都北京
是中國人民的友好使者

小康康小蘭蘭
東京的竹葉能吃得慣嗎？
它們包含着日本人民的友情
足令你們嚥後回甘

動物園門口鴿羣飛舞
似象徵着日中人民將世代友好
康康和蘭蘭
請接受來自家鄉的問候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廿一日於東京

註：東京的上野動物園規模宏大，佔地十三萬多平方公尺，共有動物八百七十多種，八千二百多頭。

櫻花・紅葉・雪

不知從哪一年開始
我嚮往日本的櫻花　紅葉　雪
　隨着友誼的召喚
我踏上了扶桑島國

　櫻花——
沒有見面的機緣
　紅葉却擺着丹彤的臉蛋
　雪花也伸出冰冷的小手
歡迎來自南海島隅的客人

　奈良東大寺京都清水寺
紅葉使我們的心頭一陣暖
　日本朋友亦津津樂道
北京香山的楓林

富士山終年戴着漂亮的白頭巾
　雪花也點綴着草木山野
　　風雪過後
櫻花將與春天的心一同開放

　在北京
來自富士山脚的櫻花苗
來年也將展放友誼的笑容
與富士山的櫻花遙互呼喚

——七五年十一月廿五日於富士山山中湖酒店

漫筆

林望

都市的繁華
有時
是小說家的泥淖。
掉了進去
翻不了身。

詩人啊，
　不要再用你的幻覺與主觀
　　來愛撫這個世界了。

時髦劇作者們
當你們咒詛的時候
再不要咒詛那抽象的醜惡；
當你們讚美的時候
再不要讚美那概念化的光明。

對我們的天地
對我們這世界
我們要了解得更多更詳盡。
因爲，我們要追求眞知
　　我們的脚步要踏實。

寒流中

韓牧

在嶂上高原的營幕裏

滿以爲背脊上那一囊沉沉的重量
兩肩蝸牛的堅毅與自豪
滿以爲加上從海岸攀登到高原
加上自己動手的一頓晚飯的香甜
滿以爲一個撐挺的營帳
一個彩霞萬里的日出的夢
總能給我　一夜的安眠

寧可讓這綠色的尖頂
代替一罩閃爍着神話的星天
任一盞搖擺的燈在搖擺
冒充天河上那一彎金黃的小船
要一張星圖捲起屈辱的宇宙
陪我　換取這營幕內的溫暖

漲滿如帆　忽而飄忽如慌忙的旗幟
風在拔河　與咬地的營釘
抵得住咆哮的風抵不住寒氣的針刺
呵氣也呵不出圓珠筆心凝結的詩意

大概鳴蟲寂滅　晨鷄喑啞了
空氣昇華爲冰樣的固體
只一兩聲野犬　探測着深谷
時間靜止

這一夜　有一個露營者整夜懷疑
假使明早的陽光很暖很暖
能夠醒來嗎　後街那蜷睡的漢子

天水圍

海岸是一條無盡的長堤
長堤是一列無盡的木房子
高瘦的脚　立在海水上

沒有山　堤裏是荒涼遼濶的魚塘
太陽從塘底升起　向海底下降
然後是月亮　然後又是太陽

在大陸和海洋的交界上
在過去和現在的交界上

在天和水的交界上
你會以爲自己是一隻鷗
或者一條魚

一隻小艇緩緩游過塘面
一個老人撒網又拉網
豐收着不能賣又不能吃的魚穫

前夜　再也游不動了
幾十萬條魚一夜之間
殭滯在如冰的水裏

神功戲棚

說是昨夜一場大風雨
把這龐大的竹棚摧毀
說是「六國大封相」只演到一半

數不盡的對聯貼在林立的柱子上
醉謝着「天恩」　默頌着「聖德」
而一切趨沉寂一切是泥濘
只有棚頂殘存的鋅鐵皮和天風爭辯
我踩過一個「天恩共沐」的牌匾
就想起昨夜的豪雨
但「聖德」是誰的「聖德」呢

剛才我是走進一條未完成的新路的
那條路開過一片菜地
我踩過不少殘留的西洋菜
想不到會走進這一個戲棚來

白色世界

一隻蝴蝶有多少高興
一個熱帶的孩子就有多少高興
當意外地在山上　看到了冰

到底算是冰還是算是霜
到底是雨水還是露水
凝結得這樣晶瑩　欲滴不滴
在每一株樹的葉葉枝枝上
這半透明的白色世界中
樹　凜然而威風

這世界多麼美麗多麼公平
連弱草也同時受到了冰封
捱得住是它堅强
捱不住教它犧牲

冷死人的消息是第十幾宗了？
沒有例外　全是窮苦的人

砂勝越河晚眺

（新加坡）　康靜城

像披了一件錦緞的黃袍
夕陽下　寬暢的砂勝越河
緩緩地　緩緩地流着
我走在浮樓安道旁
晚風吹動着岸邊的綠樹
我看見充沛的橙黃河水
在熱鬧的古晉市流過

像航行在圖畫裏的
歷歷可數的輕舟　那是
來了又去　去了又來的渡船
也是兩岸的人的水上的士
請別感到無限驚奇呀　朋友
要是你也付五分錢船費

搖櫓人一樣送你到對岸來
砂勝越河是個裸母　我說
古晉市是她的大兒子
在那伸長着手臂的碼頭上
貨船汽艇都泊滿了
苦力們在搬運麵粉罐頭和米包……
像黃昏裏的砂勝越河一樣
我愛的河　總是默默地
流着　流着
總是默默地前進呀
也默默地獻出自己的生命！

火

不知從哪時開始
你退到愛秩序灣底人們呀
在發着臭氣的污沼灘上
用破木條　爛木板
和長滿粗繭的雙手
撐起社會的最低層

追隨着你們的
總是災禍與辛酸
多少個三百六十五
沒有一天離開過

在黃昏的恭喜聲中
火
抹黑了繁華城市的這一角
沒有斷瓦　沒有頹垣
污泥和木炭是貧窮的骨灰

你空身逃出的男女老少呀
瑟縮着
驚惶未已
思量今後的日子
在大年初二

・王　石・

春天小拾

汪浩瀚

雨

雨啊雨啊你說吧，你說吧
無論你，輕柔細語
慷慨高歌
我敞開的襟懷是大地
是盛載你一切感情的胸膛

牛

彷彿牛都詩意起來了
看它搖晃着腦袋
搖晃着圓圓的身體
拖着一把
耕得很深很深的犁

青苔

不，我憧憬着的
是春風宕蕩的草原
而不是你這
幽幽的，傷感的青苔

銀河

今晚，妳提起裙角
在暖暖的銀河水裏濯足
月滿如溢，潑了妳一身水銀

柳（擬古）

送君天涯
向大路
健步如飛
折一枝柳條贈君
拂去別意依依
且記取，春正好、正濃
行脚到處，把這翠綠
插遍江山萬里

白荻

二景・三幕・四場話劇

攀龍附鳳

人物：

李曉芳：刁蠻任性的獨生女、年約二十四五歲。

張紅英：曉芳的表姐，小型製衣廠專做樣版的技工、一個失婚婦女，年約三十餘歲。

吳禮德：充任茶樓替工的半失業漢，年約二十七八歲。

何文清：報館的校對員，忠厚老實的王老五，年約四十歲。

三　姑：房東太太，年約五十歲。

第一幕

時間：初春的下午（可照演出的季節定）

佈景：一層新式唐樓。舞台所見是頭房及中間房，在兩房之間有一堵夾板牆（以觀衆視綫分左右），右邊屬中間房，是吳禮德與何文清的臥房。貼牆處是文清的單人臥床，床頭設有床頭櫃，櫃上有鬧鐘、茶

杯、藥瓶、書籍柑子等等雜物。右邊近橫幕處，只見半張帆布床（另一半伸入橫幕內，在台上只見到半張帆布床），乃是吳德禮的臥床，床上堆着零亂的毛毡，枕頭等物。靠床邊也設有床頭櫃，櫃上有熱水瓶等等。近台口有一張小方枱，二張椅子。夾板牆的另一邊（即左邊房），將是張紅英和李曉芳倆的臥房。入門處置一五斗櫃，靠板牆處是一隻梳粧台，左邊靠壁是一張大床，窗門即在近床頭處。台前靠左邊有一架縫紉機，居中是一張小圓桌，兩邊各一櫈子。房間是新刷的，傢俬是房東原有的，除了大件的已擺妥，其它還沒有佈置好，窗帘也還未曾裝上。從佈景陳設看出這間房，即將有新房客入伙。

幕啓：

左邊房無人，右邊房何文清睡得正香。少頃傳來無綫電廣播報時：「……當時鐘一響，係下午三點正。」緊跟着報時鐘一響後，櫃上鬧鐘響個不停。何被驚醒，按住鬧鐘，急急起身取下掛着的衣服，拿出西褲、恤衫，出房入洗手間更衣。

文清剛出房，上場門出現吳德禮，夾着報紙，吹着口哨，興冲冲而來。經過左邊房時，探首張望一下，然後進入右邊房，將報紙放桌上，急急尋找馬票，書桌抽屜全不見，終於在自己的帆布枕頭中找到，匆匆將馬票與報上所載入圍號碼一一對過，見所持馬票並未入圍，失望地自言自語。

禮德：唉！一場希望又成空！

（德在失望之際，文清已換了恤衫西褲入房，德急迎上）文哥，你說氣人不氣人，就差兩個字。

文清：什麼差兩個字呀？（隨即摺叠床上睡衣褲）

禮德：馬票囉。

文清：我說你呀，不是賭馬，就是賭狗，正經事就一點都不做。

禮德：做做做，有什麼鬼工好做呀，酒樓生意這麼淡，我這個充替工的，那兒還輪得到開工呢。文哥你相信我吧，我眞的很久沒賭狗賭馬啦，再說我也沒有錢賭呀。

文清：哈哈，你這不是正在賭嗎？（指指桌上馬票）

禮德：這怎麼能算賭呢，買張馬票只不過碰碰運氣，有道是：人無橫財不發嘛！

文清：（邊整理床舖）禮德，做人最要緊是踏踏實實。

禮德：文哥，不是我說你呀，像你這樣太老實，是行不通

的，整天爲別人忙，人家有困難總來找你，不是幫這個就是幫那個。好處得不到，還要貼車錢。在報館做校對，辛苦了大半輩子，仍舊是「光棍兒」一個，祇不過多了一副眼鏡。

文清：（走近禮德）我多一副眼鏡，總比你這雙是非不分的眼睛强吧，亞德，做人眼光要放得遠些，再說你也不小啦，應該想想自己的將來。你知道嗎？現在的世界變化得多快呀，如果你這樣下去，那就……

禮德：（搶着講）——就跟不上時代啦！是不是呀？（不耐煩地嘟囔着）眞嚕嘴。

文清：（搖頭嘆氣，但仍苦口婆心地）唉！我知道你是不愛聽的。不過亞德，你眞應該好好想想，學學你爸爸！

禮德：學我爸爸？我爸爸在報館排字房還不是苦了一世！你還想叫我去做他那份工呀？嘿，別搞啦。（不屑的神氣使文很惱火）

文清：（嚴肅地）怎麼？你爸爸這份工那兒不好哇？他雖然錢賺得不多，但他幾十年來，勤勤懇懇，爲大衆服務。生活清苦點，可一生行得正、立得穩，你爸爸是很值得人尊敬的。你知道嗎？

禮德：話雖不錯，不過……不過像他那樣似乎太苦些了吧。

文清：哦！這叫做「苦」！

此時傳來電視廣告歌聲：「……嘆多的世界、啫哂……」）

禮德：（聞聲精神爲之一振）文哥，聽見沒有？人生一世，總要享受一下才對得起自己呀！

文清：哦！這就難怪你整天做發財夢啦，要去刨狗經馬經囉。

禮德：（走向文清身邊）文哥，那就不一定要刨狗經馬經的，一個人交起運來，機會可就多着呢。嘿嘿嘿現在我就有一個好機會呢。

（高興地倒向文清的床、後腦撞着牆壁，頻頻呼痛）喔唷！

文清：哈哈，這就是機會啦，「撞正大板」！喂喂，人家剛摺好的衣服。

（文清一把將德拉起，叠齊睡衣褲）

禮德：文哥，告訴你吧，我現在認識個有錢的女朋友。

文清：有錢的女朋友？誰介紹你認識的？

禮德：幹嗎要人介紹呢。喏，上個月初有一天，我約定你

去看電影，結果你爲了要陪沙田那個小女孩看醫生趕不及來，我多出了一張座券，這時候剛好有個漂亮小姐買不到票子，我就把你的那張讓了給她，她高興極了。於是我們就一邊看戲，一邊談天，散場後，我就請她去喝咖啡，成了朋友啦。

文清：哦，姓甚名誰，還不知道，已經做了朋友啦？

禮德：文哥，你可別大驚小怪，現在交朋友是這樣的嘛。什麼事都講速度，就算不認識，未見過面，通幾次信，就可以結婚的啦。

文清：（聞言眞的大驚小怪了）吓？這個也講速度！你簡直把結婚當成兒戲了。一個人對待婚姻應該要愼重考慮，要觀察對方的爲人，了解對方的性格、脾氣，志趣是否相投，等到互相了解清楚，那才可以談婚論嫁。

禮德：何必考慮這麼多呵！

文清：結婚，是有關雙方一生的幸福，如果不考慮清楚，婚姻怎麼會美滿呢？

禮德：我可認爲愛情加麵包，那才是最美滿的婚姻。

（禮德得意地順手在桌上拿起一隻大柑，剝皮後大嚼，隨即又將柑皮像投籃球似地拋過隔壁房）

文清：喂喂，你怎麼可以將菓皮扔到人家房裏去呢？

禮德：怕什麼，反正現在又沒有人住。

（說着仍將菓皮拋扔過牆，文欲阻不及）

文清：（埋怨地）你呀，一輩子都教不好。

禮德：文哥，你別發火呀，我還沒有講完呢，原來我新認識的女朋友，是一個有錢的華僑女呢！人長得漂亮，又夠派頭，一身打扮眞是沒得說的。常常見她換新裝，那些新衣服，至少也得幾百元一套呢。

（他口沫橫飛，一邊講，一邊手舞足蹈，陶醉在幻夢中）

文清：夠啦，夠啦，我沒時間聽你亂彈琴，我還有事，趕着出去呢。

（文清轉身欲走，禮德上去一把拖住）

禮德：噯噯噯，文哥，你有錢嗎？

文清：做什麼？

禮德：借點來用用。

文清：前幾天剛剛給了你一百塊，那兒去啦？

禮德：現在的鈔票，又不值錢，一百塊，看一場戲，吃一餐飯，很快就沒啦。

文清：沒錢，就別充濶佬。

禮德：不充濶佬，怎麼能追得到女朋友呢。

文清：哦？要充濶佬，才能追到女朋友嗎？亞德，不是我說你呀，照你這樣的想法，一定要撞大板的，如果那個女孩子是看中你的錢，那就不用多久，就會被戳穿的。

禮德：要是米已成炊，就算戳穿也沒關係，人家反正有的是錢，還會在乎我有錢沒錢嗎？

文清：（生氣地）你，你呀連這種話都說得出口的，我看你想錢想得快瘋了。告訴你，現在才月初，我和你還要過整個月的生活，做人沒個計劃怎麼可以呢？

（文清說完轉身要走，被禮德一把拉住）

禮德：（近乎哀求地）文哥，文哥，謝謝你啦，算我跟你借的，文哥……

文清：（被纏得無奈，邊說邊掏出二十元）好啦，好啦，說得好聽，拿我的幾時還過啦？拿去。

禮德：（接過錢一看，不屑地）才二十元吶？

文清：還想怎麼？（文清要走，又想起房租未交，從袋中掏出一叠鈔票約二百元，叮囑德付房租）喏，這是交房租的，一會兒給三姑。

禮德：（失望地將錢放入口袋）文哥，你又去沙田探訪那個小女孩兒啊？

文清：是呀。

禮德：文哥，我問你，你好像喜歡那個女孩的媽媽啦，是嗎？

文清：（坦然地）是又怎麼樣？

禮德：沒什麼，反正她又沒有丈夫，你當然可以喜歡她，不過……照我看有些不合算咯。

文清：不合算？

禮德：你想那個女人又結過婚，又沒有錢，年紀又不是很輕，還拖着個「油瓶」子，多麻煩呀！

文清：禮德，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認爲一個女人，只要人品好，正正派派，靠自己的雙手自食其力，結過婚，沒錢又算得了什麼。在這個社會裏，要找這麼個女人還不容易呢。而你找的那些女朋友又怎樣，除了看戲、吃東西、買衣服，還懂得些什麼？

（德禮被說得無詞以對）……

文清：（看看手錶）好啦……我要走啦，你一會兒記得交房租呀。

禮德：知道啦。

（文清走到門邊，復又回房，到床頭櫃處，取出一

個透明膠袋裝着的洋娃娃）

禮德：（打趣地）喝！文哥，還沒娶老婆，已先學做爸爸啦。

文清：（不好意思地）前天答應買給珠珠的。

（文清說完即出房，經左邊房，出大門下場）

禮德：（掏出錢看看，自語）二十塊錢，頂多只能請曉芳喝茶。如果吃西餐鋸牛排，怎麼夠呢。（伸手入袋，觸到另一筆房錢）咦，房租慢慢交，先借用一下。嘻嘻嘻嘻……

（正在暗自高興之際，傳來房東三姑敲門聲）

三姑：何先生，何先生！

禮德：啊！眞準時，收房租來啦。

三姑：（敲門）何先生在不在？

禮德：何先生不在。

三姑：吳先生？

禮德：吳先生都不在。（話出口，覺得好笑，忙堵住口）

三姑：（推門入房，聲如洪鐘）什麼話，人不在，會說話的。

禮德：（自知失言，馬上滿臉堆笑迎上）嗳嗳嗳，我說我在這兒。

三姑：吳先生，該付房租啦。

禮德：行！（禮德背着房東太數了一半交給房東。）

三姑：啊？只有一半哪？

禮德：三姑，對不起，先付妳一半，還有一半等過幾天再付。

三姑：吳先生，我當初跟你們講清楚的，房租錢照你們的意思收便宜些，但是每個月一定要按時交租。何先生答應的。

禮德：三姑，這一陣子，百業不景，經濟蕭條，我這個月又開工少。月尾一定付清，你將就一下，先收一半吧。

三姑：吳先生，別怪我多口，你呀，應該向何先生學樣。你看何先生工作忙，天天做夜班，回到家來，還幫手打掃厠所、廚房，而你呢，一回來就把個厠所廚房搞得亂七八糟，要人整天跟你轉。嘁，你看看，何先生的床舖整整齊齊，你呢，（隨手拉起一半拖在地上的毯子，不料帶上一隻臭襪子，三姑急忙撒手扔床上。）哎呀，臭死啦！

禮德：行啦，行啦，等我娶了老婆，就乾淨啦。

三姑：誰要是嫁給你呀，眞是前世不修囉。

禮德：（不服地）喂，三姑，你可別把我看偏了。

三姑：好啦，好啦，不說這個啦。喲，記得還有一半月尾要交清的。幸好前房已租成啦，要不然這個月我自己都不知道怎麼過呢。

禮德：喔！前房已租出去啦？幾時搬來呀？

三姑：昨天已把傢俬搬來啦，今天才入伙。

禮德：幾個人住呀？

三姑：兩個女人。要是男人，就不租啦，少麻煩！

（三姑說畢一扭身出房，德深深舒口氣，看看腕錶自語）

禮德：早得很呢，不如多睡一會兒。

（禮德走到自己帆布床邊，見床上亂七八糟，乾脆去何的臥床躺下，連皮鞋也不脫）

（德剛躺下，上場門處，出現紅英與曉芳，兩個人手上都拎着箱子，大紙袋等等，紅英拎的東西更多些，却走在前，回身向正在出場的曉芳招呼。）

紅英：芳，走快點嘛。

曉芳：表姐，我拎不動啦！好累呀！

（三姑發現紅入房，趕快到大門外接芳入）

三姑：啊！張姑娘，你們來啦！哦，李姑娘我來幫妳拎。

曉芳：謝謝你。

（三人入房，紅英已放下箱子等東西，芳入房即坐下頻頻呼累）

曉芳：（發現地下水菓皮）咦，表姐你看。

紅英：昨天叫你掃地，一定是沒掃乾淨，還好說呢。

（紅英邊說邊拾菓皮扔入小竹簍。）

曉芳：誰說的？你看我掃乾淨的。

紅英：對呀（覺得事有蹊蹺問三姑），三姑，我們昨天走後，有人進過這間房間嗎？

三姑：沒有哇，鑰匙交給你們的，還有誰進得來呢？

曉芳：那就奇怪啦。準是有賊……

三姑：哎喲，李姑娘，你講笑話啦，如果是賊，那有不偷東西，專門進來扔生菓皮呢？你們放心吧，我這兒算是太平了。爲了治安不好，我已經由兩把鎖增加到四把鎖。上有鎖，下有鎖，中間還有雙勾鎖。我還打算裝多一把電子鎖呢。

曉芳：（聽得不耐煩）三姑，治安不好，就算妳再裝多十把鎖也是廢話；除非你去鎖住賊，不讓他們出來做世界，那才有用。

紅英：（怕芳得罪人，急阻止）芳，（對房東太）三姑，

裝多幾把鎖，總是好的，我們要返工，常常要擺空城計。

三姑：這個你請放心吧，我們這層樓，人口雖不多，不過日夜都有人。好像你們倆位是白天上班，中間房有位先生是上夜班的，這不就是日夜都有人看門口囉，你們說對不對呀？

（三姑一開口就滔滔不絕，曉芳早已走到床邊去翻紙袋，被紅看到）

紅英：芳，你先別抄這包衣服，趕快把東西整理好。

三姑：你們要整理東西，那我走啦，有什麼需要只管跟我說好啦。

紅英：謝謝你，三姑。

（三姑出房去，曉芳已拿起一件新衫，在身上比試，十分喜愛）

曉芳：表姊，這件衣服眞漂亮，這個款式香港還沒見過呢。

紅英：當然沒見過的，人家出樣板來定的樣子，怎麼可以有同樣的貨在香港賣呢？

曉芳：表姊的手工眞好啊！呀，這邊兒挑得又細又整齊，甚好。

紅英：好有什麼用，訂單越來越少，一個月能有幾件樣板做吶，要是像前幾年，生意旺，訂單多，我的收入也比較多，那我們一家人也不用分散居住啦。現在有什麼法子！我等於半失業，姑媽跟珠珠只能搬去沙田，而我跟你只好租住這個小房間囉。

曉芳：（想起住處越來越小，不禁嘟氣地，放下衣服）這間房這麼小，住得這麼擠，我情願也搬去沙田住。

紅英：別發小姐脾氣啦，搬去沙田住？我上班多麻煩呀，有間房間住，已經不錯的了，如果市面再這麼淡下去，說不定只好住街邊呢！

曉芳：（忽有所思）唔，我倒想到個出路。

紅英：你有出路？難道妳找到工作做？

曉芳：做工作，嗨，女人工作總是做不過男人的。

紅英：那也未必吧，只要我們自己肯努力，腳踏實地去工作，我認爲絕對不會輸給男人的。

曉芳：（見英的認眞樣，不願聽下去，剛轉身，忽然想起）表姊，前幾天有個看相佬，他說我……額頭高，蔭堂滿，他還說，我今年一定會嫁個金龜婿！

紅英：哦，你的出路是嫁金龜婿呀，別胡說啦，這種人的話妳也會相信。

曉芳：眞的，假如有這麼一天我就會住洋樓，坐汽車，到那時我就可以天天換新衣了。（說時又拿起新裝在身上比試）

紅英：噯，別弄髒人家的衣服。（紅英搶過芳手上的新裝，指指衣袖）還有一隻袖口沒挑好呢。

（曉芳一聳肩，又拎出一件毛衣端詳。）

曉芳：咦，表姊，這件毛衣你幾時結的？是誰的？啊！一定是送給男朋友的，他是誰呀？

紅英：（又急又臊，一把搶回毛衣）多事！

（紅英小心翼翼地摺妥毛衣，放入膠袋中）

曉芳：（很感興趣地走近紅身邊問）表姐，你的男朋友，有沒有錢的？

紅英：錢、錢、錢，整天就想着錢，還不快點收拾東西！

（二人正在整理窗帘，門外走廊處傳來電話鈴聲）

三姑：（在門外呼喚）張姑娘電話。

紅英：哦，來啦。

（紅英出房聽電話，即回）

紅英：姑媽來電話，叫我們快點回去吃晚飯，還說珠珠有些不舒服呢。

曉芳：今晚朋友請吃飯，你跟媽說一聲，我不回去吃啦。

紅英：又有人請吃飯，是誰呀？

曉芳：（故作神秘地）以後再告訴妳。

紅英：可別叫姑媽爲妳担心，吃了飯早點回來。

曉芳：知道啦。咦，我還是先把窗帘掛好吧，省得妳老說我只吃不做呢。（隨手拿了桌上的鐵鎚）

紅英：好吧，我來幫你拉住。

（曉芳爬上櫈子砰砰碰碰地敲起來，吵得隔房的阿德大爲光火坐起身來）

禮德：喂！（大喝一聲，拉起毛毯包頭又躺下，露出一雙穿着皮鞋的大脚）

紅英：芳，下來吧，現在別釘了，吵人家睡覺的。

曉芳：白天不給釘，難道要半夜才給釘嗎？別理他。

（芳任性，更加大力釘，德被吵得忍無可忍，嗖地又坐起身）

禮德：死了人啦？別吵行不行呀？

曉芳：我愛釘，關你什麼事，現在是睡覺的時間嗎？

紅英：（怕芳惹事，急忙勸說）芳，人家是做夜班的，釘妥就算啦。

曉芳：誰叫他白天睡覺？

紅英：做夜班，白天不睡幾時睡呢？

曉芳：他怕吵，就別睡。

紅英：同屋共住的，最要緊是和和氣氣，才能互相照顧，我最躭心你啦，常常跟人家合不來。

曉芳：好啦，好啦（將鎚一丟），讓他死人頭睡個夠。

紅英：無端端又罵人，要是給人家聽到多不好意思呀。

（紅英掛上窗帘轉身又再叮囑芳）

紅英：我現在回沙田去，你也早一點回來。治安不好，別太晚了。

曉芳：知道啦。

（紅英拿皮包，出房去）

（曉芳又翻一包什物，拎出一個照片架。於是又拿鎚、釘子，正好在德的床頭邊，芳大力捶釘。德大怒，一躍起身怒罵。）

禮德：喂，隔壁是不是釘棺材呀？

曉芳：你想清靜，去住殯儀館吧。

禮德：（聞言拿起衣架往牆猛打出氣）啊！妳還罵人，別以爲我怕妳。

（曉芳也不甘示弱，用鎚猛力打牆，德打斷了衣架，乾脆伸出拳頭，大力打牆，不愼打在釘處，頻頻呼痛）

禮德：哎喲，哎喲！

曉芳：（幸災樂禍）哈哈哈……踩着自己的尾巴啦。（德禮老羞成怒，脫下皮鞋敲牆，二人隔牆對罵似不過癮，正想站到床上對罵，忽傳來房東太太在外大聲喝斥）

三姑：（內聲）喂，你們是想拆屋嗎？

（經房東太在外大聲一喝，左邊房的禮德立刻收起引弓待發的姿勢，狠狠地作個打人狀來發洩。右邊房的曉芳，也同時收起打算攀上牆頭的動作，向隔壁裝個鬼臉。風波暫息。德驀地想起時間已到，匆匆整裝出房，這邊房的曉芳看看手錶，也急急找出紅英摺好的新裝，順手把窗帘拉上。此時禮德正好經過窗口，什麼也沒有看到。德出大門自言自語地）

禮德：唉，可惜看不到這隻雌老虎的貓樣。

（德說完，向台右邊下場）

（在德出房的同時，芳將新裝擺在床上，將尚未挑袖口邊的部份，用扣針臨時一一扣好，然後將衫向胸前一抱，轉個舞姿，燈黑，幕落。）

（上）

我們的女兒好聰明

（電影短劇）

沙洛

一、警察局門口（傍晚）

〔淡入〕

（鏡頭對正警局外頂上的標誌，那裏寫着「××警署」幾個字。搖下，大門口，一對中年男女背鏡頭匆忙走進警局去，他們的穿着整齊、漂亮，顯示出是中上人家。）

二、警察局內（傍晚）

（值日的警官坐在長案前，正在一本厚簿子上寫着什麼，那中年男女走進來。）

母：（那中年女人簡稱）請問報案要向哪裏報？

警：（停了寫，抬頭。）就在這裏。有什麼事呀？

母：我的女兒失踪了，一早就走了出去，到現在還沒有回來，眞急死我了。你們一定要替我把她找回來啊。

警：你叫什麼名字？

母：（翻眼）唷，問我什麼名字呀？我是要找我的女兒，不是找我。

警：你急什麼呢？太太，我們手續一定要先辦好呀。

父：（中年男子簡稱）唉，你還是告訴他吧。

母：我姓楊，（指父）他是我丈夫，叫楊修，我叫瑞珍。好了吧？那麼，你們快派人去找吧。

警：你的女兒叫什麼名字？

母：叫咪咪。

警：幾歲了？

母：應該是九歲零三個月，掛名是十歲了。夠了吧？

警：慢着，她爲什麼會離家失踪呢？

母：我怎麼曉得呀？失踪就失踪啦，你們這樣問長問短的，再問下去，恐怕她不知道怎樣了。（哭起來）唉，我們的女兒多聰明呀！找不到她回來就慘了。

父：（安慰她）太太，不要哭啦，把情形告訴警官吧，人家要清楚事情經過，才能替你找呀。

警：不錯啦，你先生說得對，現在請你坐下來，慢慢告訴我關於你的聰明的女兒的事吧。

母：（一屁股坐下椅子上）嚇，還要慢慢說呢。我想她現在已經給壞人騙去了。她一早去到現在啦……

三、鬧市（上午）

（一雙女孩穿了黑皮鞋的脚，一步一步在路上走。鏡頭向後拉。看見到一個穿得蠻漂亮的女孩子，年紀八九歲。這就是那雙中年男女的女兒。）

（她那茫然的臉，帶着幾分憂鬱。）

（她毫無目的地走過鬧市，走到過馬路的斑馬線上，隨着過路人，一齊走了過去……）

四、兒童遊樂場（上午）

（地上畫了跳大海的格子，一塊小石子被拋進來。）

（三個小孩子，兩女一男，正在玩着這遊戲。鏡頭搖向一旁，就是剛才那漂亮女孩子——我們就叫她做女兒吧。她反握着手，在旁邊觀看着。）

（跳大海的一個女孩子把石子擲到最後一格，她開始跳過去，單脚把石子拾起，又跳回來，勝了。）

（女兒不自覺地笑了。她轉身去看另一邊。）

（浪木上，另外幾個孩子也在那裏玩，一個男孩剛剛從浪木中央掉了下來，孩子們揚起了一陣噓聲。）

（女兒忍不住笑，把手掩了嘴巴。）

（女兒走近幾步，她眞想也去參加一份……）

（另一個女孩走上了浪木，她伸開兩手維持平衡。）

女：（那女兒的簡稱。脫口而出地。）慢慢啊、慢慢啊……

（那班孩子奇怪地看她一眼。）

（女兒的特寫，她毫不覺得，全神貫注看那個女孩子走浪木……）（化出）

五、學校附近的小食檔（中午）

〔化入〕

（小食檔生意很好，小學生們爭着買東西吃，魚蛋啦，鹵墨魚啦，也有吃兩角錢一碗的「魚翅」。）

（女兒的近景，她站在小孩子當中，望着。）

（孩子們吃得很開心。）

甲：我要一個麵餅，加兩個魚蛋。

乙：我要牛雜，要肚。

丙：喂，喂，先給我呀，是我先叫的……

（女兒的臉，她抵舐咀唇。）

（女兒的近景，她的手，不自覺地去摸衣袋，可是，她穿那件漂亮的衣服實在沒有袋子的，她皺一皺眉毛，廢然走開了……）〔化出〕

六、長石級上（下午）

〔化入〕

（鏡頭俯攝，長長的石級一直向下伸展，一塊小石子滾下，滾到最底級……又是一塊，滾到一半，擱住了。）

（女兒坐在石級最上一級，正在拋第三塊。她現在無聊極了。推鏡頭，直向她的臉，她抬頭望望天。）

（天空早已暗下來，天邊泛起了一片紅霞。）

（女兒有點着慌了。突然，她低低地哭了起來。她一邊用手擦眼淚，一邊把頭垂下。）

（石級下的盡端，有一個拾荒的老頭子，他背了個袋子，手裏拿着一枝竹竿，竹竿下面開了個叉子，有一條粗鐵線做成一個機關，只要在手握着的竹竿上面，用指頭一拉，下面叉子就合起來。這樣，要撿的東西就撿到了。老頭子的眼睛在地上四面找，他撿起了剛才女兒拋下的小石頭，把它拋到牆邊。然後，他走上了石級，慢慢的，他有點龍鍾了。）

（女兒沒有注意到，她還在低頭擦眼淚。）

（老頭子已經走到她的旁邊，站定了，有點奇怪。）

（女兒好像覺得什麼，她陡然把頭抬起來。）

（老頭子呆呆望着她。）

（女兒有些驚怕起來。）

（老頭子帶點奇異的神色。）

老：（老頭子的簡稱）你坐在這裏幹什麼？

（女兒不做聲，讓了一讓，防備着。）

老：（笑了笑）你不要怕，我不會欺負你的。

（女兒半信半疑的，呆望着他。）

老：（彎着身體。）你是迷了路嗎？

（女兒搖搖頭。）

老：那一定是給爸媽責罵了，發脾氣跑出來。是不是？

（女兒又搖頭，她站起來。）

（女兒想走了，但是老頭子把竹竿攔住了她的路。）

老：先不要走，我們談談吧，我當眞不會欺負你，你看，我這麼老了。

女：那麼你留住我幹什麼？

老：我們談談呀，我猜你一定有什麼心事吧，天快黑了還一個人坐在這裏幹什麼呢？

女：（說不出來。）我——

老：說呀，只管說，我不會說給別人聽。

女：（又坐下來了，有點負氣的。）是我自己走出來的。

老：幹嗎要自己走出來呀？媽媽不疼你嗎？

（女兒搖頭。）

老：哦，我明白啦，你要買一個玩具，你媽媽不肯買，於是你走出來了。

女：不是的。

老：（笑着）小孩子不要撒謊啊，（他也坐了下來。）一定是這樣。許多孩子都是這樣，不曉得什麼是浪費，買了兩三天的玩具，玩膩了，又不中意了，要買別一個……

（他忽然想起來。）啊，對了，我檢到一個，還是蠻新的呢。（他打開袋子找，找出一個斷了手臂的洋娃娃來。）你看，只是斷了一條臂子。

（女兒眼睛望了一望玩具，又不望了。）

老：我教你，拿回去，給她做一件小斗篷，不是可以把手臂蓋起來嗎，（遞過去）吶，我送給你，拿着。

女：我不要，我家裏有幾個呢。

老：（有點洩氣了。）那就算吧。（把玩具再放回袋子裏去。）那麼，你告訴我，爲什麼要跑出來呢？

女：（終於說出來了）我——我討厭那個家。

老：（奇怪地）怎麼，小小年紀，怎會討厭家呢？

女：他們要我做的事情太多了。

老：孩子應該幫忙做事呀。如果不做事，就變成懶惰的孩子，沒有人肯疼你的。

女：他們並不要我做事，是要我學這樣學那樣。

老：學也是好事，學曉了，長大起來就能幹。不學嘛，就變成蠢鈍了。

女：他們不說我蠢，還說我是個聰明的女兒呢。

老：那就好極了。看來，你是聰明的，聰明的孩子，就應

該用心讀書，用心學。有一句話叫做：少時學得巧，大來好傍身。

女：可是他們並不是替我打算的，只是爲了他們自己罷了。

老：你怎麼可以這樣說，你一定誤會了，我看你是因爲學不好，就這樣說吧。

女：（決然地）不，媽媽明明說我是聰明的。

老：那你講出來聽聽，她說你怎樣個聰明法？

女：這個……

（女孩子在想……）

〔攝影特技，畫面在幌動着，從清晰到模糊。〕

七、精緻的客廳。（晚上）

〔攝影特技的幌動定下來，模糊的畫面回復清晰。〕

（客廳長沙發裏坐了兩位人客，一對中年夫婦。兩張小沙發裏，分坐了女兒的父母。）

母：不是我誇口，我們的女兒好聰明。

婦：（那女客人的簡稱）你說得對，看她溫習功課多專心呀。

（鏡頭拉遠了，在前景，餐桌上，女兒正在溫習，她把手擱在腮上，正在想什麼，鏡頭焦點落在她身上。）

夫：（那男客的簡稱。）我們的約翰可不及她。

婦：約翰讀書雖然差一點，但是他彈的吉他倒不錯呢。

父：他可能對音樂有天才呢。你們要好好培養他。

母：這就是啦，我們的咪咪也有天才，所以要她學鋼琴，也學得蠻不錯的。

婦：她會彈幾首小曲子吧？

母：哪有不會，前個星期我們家裏請客，她就當衆演奏了一次，那個叫什麼曲子？（大聲問）咪咪，是叫什麼曲子？

（女兒正在做家課，聽不見。）

母：（更大聲）咪咪，我問你聽見嗎？你彈的叫什麼？

女：（心不在焉）是條加分數，先通分母，然後……

母：（奇怪，又不懂。）先通分母？有這樣的曲子名的嗎？

父：（勸）不要吵她吧，她在做算術。

母：呸，我問她的是藝術。（又想起）啊對了，說起藝術，我還叫她去學美術呢。

夫：那不太多了嗎？

婦：多什麼，孩子懂得越多越好，所以，我覺得香港的教

育是不錯的，功課多，孩子專心學，沒有時間去學壞。

父：不過，太多了，也使孩子負荷不來的。

母：你曉得什麼？我們的女兒是聰明的。

（女兒功課做錯了，她掩了耳朵，用橡膠在練習簿子上猛擦着……）〔化出〕

八、洋房門外（早晨）

〔化入〕

（是個花園洋房，也就是女兒住的地方。門一打開，女兒背書包跑出來，母親跟在後面。）

母：咪咪，今天星期六，下了課記得到劉老師家裏學畫畫呀。

女：知道了。

母：還有，一學完就回來，吃了中飯，你還要學鋼琴。

女：媽，明天才有琴課呀。

母：不，星期三我們一家到李太太家裏吃晚飯，說定了，你得在客人面前演奏，所以我特地約好了鄭小姐，今天下午多來教你一次。

女：（難爲起來。）媽媽，今天下午，我約好了安娜到我家裏玩波子棋的。

母：正經事不做，玩什麼波子棋！叫她下星期再來好啦。

女：（懇求地）媽媽！

母：不要說了，快去！

（女兒只得垂頭喪氣走了。）

母：（還在嘮嘮）這孩子啊……眞是……

九、畫室內（正午）

（鏡頭從桌上一盤蘋果拉開，五六個男女孩子，面前都擺了個畫架，對着那盤蘋果畫素描，劉老師慢步的巡視着孩子們。）

（女兒和那個叫安娜的畫架，貼得很近。）

（女兒的特寫，她像很專心的樣子。）

（她想了好一會，然後在畫板上畫個圈子。然後，她眼光勝利地望了望隔壁的安娜，搖鏡，安娜望了過來，做了個鬼臉。）

（劉老師現在站在放蘋果的桌子邊，很是滿意地看孩子們畫素描。）

（安娜和女兒的中景，安娜偷眼望到老師的方向一眼，然後猛然往女兒的畫板上劃了兩下。於是，女兒又呆了一呆，思索着。）

（劉老師站着，聽見一些什麼聲音，他望過去。）

（那裏，有兩個孩子在低低談着話。）

（劉老師馬上咳嗽一下。）

劉：（劉老師的簡稱）大衛和阿倫，專心點。

（那兩個孩子馬上站好了。）

劉：學一門藝術，一定要專心，你看，咪咪她多專心啊。

（大家都望向女兒。）

（女兒全神貫注，在畫板上又畫一個圈。）

（這一次，安娜來不及注意劉老師了，她馬上又向女兒的畫板上劃，而且顯得很高興的樣子。）

（劉老師發覺了。）

劉：安娜，你做什麼？

（安娜和女兒都不禁大吃一驚。）

（劉老師急忙走過來查看，他走近了女兒的畫架，去看那畫板。）

（特寫那畫板，原來畫的是井字遊戲，安娜劃的是一連三個交加，贏了這一局了。）

（劉老師氣得說不出話來。）

（女兒把頭低低的垂下來了。）

十、精緻的客廳（下午）

（鋼琴的鍵盤，手指落在一個鍵子上，發出聲音來。）

（鄭小姐站在鋼琴旁，看着女兒在練琴。）

（女兒的臉部特寫，她有點心不在焉的。琴音發出來突然却停住了。）

鄭：（鄭小姐的簡稱，她叫住。）唉，咪咪呀，你又錯啦。

（女兒呆呆地望住。）

（鄭小姐板着臉孔。）

鄭：從頭來過吧！

（女兒還是呆呆地望着。）

鄭：（不滿）怎麼啦你？我叫你從頭彈過啊。你曉不曉得，我今天特地推了人家的一課來教你的。

女：（哀求地）鄭小姐，明天才學吧。

鄭：不行，你媽媽說，星期三你就要表演了，看你這個樣子，彈一節錯了兩個巴，怎麼能見人的？

（女兒又呆呆地望住。）

鄭：（呼喝地）來啊，從頭來！

（女兒哇一聲哭出來了。）

（在鋼琴旁的鄭小姐，看見女兒哭，沒有了辦法……）

十一、小臥室裏（夜）

（房門被推開了，父親出現在門口。）

（床上。女兒躺臥着，還沒有睡，她回過頭來望，顯然地，她哭過了。）

父：咪咪，還沒有睡嗎？

（父親一邊說，一邊走到床邊，就在床沿坐下來。）

父：（婉轉地）你還發媽媽的脾氣嗎？

（女兒不做聲，背轉身去睡。）

（父親的特寫，坐在那裏不做聲。）

（女兒的特寫，她在想着。突然，她轉過頭來——）

（女兒一轉身，坐了起來。）

女：爸爸，我不想學鋼琴，也不想學畫畫。

父：爲什麼？

女：我——（說不出理由）我只是不想。

父：你應該知道，孩子要聽爸爸媽媽的話，才是好孩子。

女：但是我不喜歡這些，我學不好的。

父：你可以學得好的。你媽媽常常說，你是個聰明的孩子。你記得那次表演嗎，大家都爲你拍掌，他們都稱讚你。

女：他們並不是讚我　我知道的，我彈琴的時候，明明聽見他們都在說笑。我彈完了，他們不過隨便拍拍掌表示禮貌就是了。他們根本聽不見我在彈什麼的。

父：那裏會呀，他們是眞心讚賞你彈得好的。

女：可是，我明明彈漏了一節嘛。我看連你也沒有聽呢。

（父親愕然。不說話了。）

（女兒低頭去弄被頭，喃喃地說。）

女：我實在不想學啊！

父：但是，媽媽很想你學呀！

女：（失望了）爸爸，連你也這樣說嗎？

（父親不能答覆了。他默然地，弄弄女兒的髮鬢，站起來，正要出門去。）

（母親匆匆走了進來，她看見父親在那裏，急不及待就埋怨起來。）

母：唷，等我四處找你呢，原來你却在這裏。

父：找我什麼事呀？

母：剛才吳太有電話來，說她那間時裝公司明天開幕。

父：我早曉得啦，已經吩咐花店明天送花籃去啦。

母：不是送花籃的事，是另外一回事。原來她請了幾位電影明星剪綵啦。

父：那關我們什麼事？

母：就是關我們的事啊，人家電影明星來剪綵，剪完了，少不免要用幾個女孩子獻花的。她打電話來，說我們的女兒好聰明，要請她去幫忙獻花給女明星。

（女兒陡的驚起來。）

女：媽，我不去！

母：誰說不去，叫你送花給大明星，多光彩啊，有許多新聞記者，都給你拍照呢。

女：（差不多要哭了。）我不去。

母：我已經答應了，你怎能不去？剛剛我已經打了電話給你表姊，她是學過儀態的，我叫她明天一早來，教你怎樣走路，怎樣把花遞給人家，更要緊的，就是記者拍照的時候，教你怎樣把臉對着鏡頭。

（女兒聽不下去，哭了起來。）

母：（不滿地）你哭什麼，好好的，可以出風頭，媽媽已經給你選定了一件漂亮的衣服，就是幾個月前表姊結婚做給你拉紗的那一件。

女：（大聲哭）我不去，我不去！

父：（婉勸着母親。）她不願去，就不要逼她吧！

母：（翻着白眼）逼誰？我逼她？我是爲她好，我不想人家說我的女兒是個蠢孩子。

（父親默然不語。）

（女兒再不說話，一骨碌睡下來，把被直拉到頭上，把頭蒙住了。推鏡頭，一直推近了父親和母親，父親默然望了母親一眼。再推近了母親的特寫，母親氣得快炸了。）

母：哼！不曉得你父女倆搞什麼鬼？

〔化出〕

十二、精緻的客廳（第二天上午）

〔化入〕

（表姊從門口進來了，搖鏡，她走着「儀態步」腰肢款擺地走進客廳來。那裏，父親和母親早在等候她。）

表：（表姊的簡稱。）姑丈，姑母，我來遲了。

母：我們等你許久啦，咪咪已經衣服也穿好啦，就專等你來教她。

表：她呢。

父：在睡房裏。

母：我去叫她出來吧，唉，這孩子，不知道爲什麼，這幾天儘在鬧別扭，我看她一定「心火燥」啦，我要去買服「下火」的藥給她喝才好。

（母親一邊說一邊向女兒的臥室走，父親和表姐笑了

笑，父親解嘲地說：）

父：你姑媽是囉唆了一點兒。

（突然，女兒臥室的門砰然打開了，母親飛跑了出來，一邊大嚷。）

母：見過咪咪沒有？

父：沒有出過來呀。

母：睡房裏沒有她！

父：（大驚）什麼？

（父親連忙走近女兒臥室門口，望進去，然後回過頭來說。）

父：她跑出去了，窗門打開了啦！

（於是母親，表姊和父親，一齊擁進了女兒的房間。）

〔攝影特技，畫面幌動着，從清晰到模糊。〕

十三、長石級上。（黃昏）

〔攝影特技，畫面從模糊回復清晰。〕

（情節仍然回到第六場，但是已經快入夜了。老頭子和女兒仍然坐在石級上，大家沉默了好一會。）

（老頭子的臉特寫，他想着什麼，微微嘆一口氣。）

（女兒的臉特寫，她在抹着臉上的眼淚。）

（老頭子結果開口了。）

老：但是，你爸爸媽媽實在是愛你的。你曉不曉得，他們現在很着急呢？

（女兒反應，呆望着老頭子。）

老：（婉勸地）我們走吧，我帶你回家去，我會告訴他們，你不想彈琴，也不想畫畫，更不去獻花。……

女：（天眞地）他們肯麼？

（老頭子點點頭，微笑着，他把女兒拖了起來。）

十四、洋房門外。（入夜）

（特寫門鈴，老頭子的手指入鏡，按着門鈴。鏡頭拉開，老頭子和女兒站在門外。一會兒，門開了，是父親出來開門，他開始望望那衣衫襤褸的老頭子，正在奇怪，接着，他眼睛落在女兒身上。急推鏡，父親的臉，怔住了。）

（女兒的特寫，呆呆地望住父親。）

（父親突然高興的叫起來。）

父：咪咪！

（父親一衝而出，緊緊地摟住了女兒，推鏡向着父女倆，然後搖向老頭子，他微笑着。……）

〔淡出〕

鴨寮（水彩畫）　歐陽乃霈作

新的決定

竹柴君

巴士到了總站，搭客魚貫下車了。車尾，一個體態魁梧、皮膚黧黑的青年——林華，依然紋風不動地呆坐着。他那濃眉下的一雙炯炯的大眼睛，愣對着窗外出神。年青人啊，看來揣着滿懷的心事，顯得那樣的心煩意亂。

「喂，兄弟，到站啦，到站啦！」司機從駕駛座別轉頭來，一邊把巴士上的鐵板敲得蓬蓬作響，一邊大着嗓子叫嚷。

林華從沉思中驚醒過來，一看，糟糕，車箱裏只剩自己一人。司機正焦急地等着自己下車，好關上車門哩。他下意識地摟了摟懷裏的書本，匆匆下車去了。

夜，把大地籠罩得黑漆一片，路上的街燈疲憊地朝四週撒出暗淡的慘白。

林華拖着沉甸甸的步履，頂着凜烈寒風，默默地往前走。他來到一處低窪，在臘月隆冬裏，仍然散發着熏人的臭氣的海灣上。在這一帶地方，人們蓋搭着一些破爛不堪的棚寮。林華朝灣尾一間燈光昏暗的，在冷風中抖動着的棚屋走去。還未進屋，就聽到裏面傳來了三妹嗚嚎的聲音，夾雜着媽媽的叱罵：「看你還敢不敢再偷片糖吃！」

聽到三妹的哭聲，林華感到難過。市面上的過年糖菓正飄香，大概小鬼頭受不了引誘吧？在這以前，三妹也曾有過偷片糖的紀錄。那是年初的事了，她偷了一塊片糖，分開一粒粒，放進衫袋裏，說是朱古力。結果，招來了媽媽的一頓打罵。

林華的媽媽原不是一個粗暴的婦人，奈何環境改變了她的性格。林華有四個弟妹。媽媽生下林華之後，事隔九年，才產下第二胎，是個女的。他們這一家，世代是漁民，後來，雖然魚艇成了棚舍，他們上岸謀生，然而重男輕女的思想仍然殘存着。媽媽繼續生產，可肚子裏老不爭

氣，一連幾胎都是女的，到了第五胎，才誕下一個羸弱的小男孩。媽媽大概是生育過多，沒有好好補養的緣故吧，長年疾病纏身。有錢就去看病，沒錢嘛，在家裏輾轉床蓆。爸爸是個搪瓷工人，壯年時，每日工作十六小時，透支了過度精力。現在體弱神衰，連肌肉也失去了彈力，焉能應付勞累的搪瓷工作？況且近年來，資本主義世界發生嚴重的經濟危機，搪瓷業也和其他行業一樣，大量關廠除人。林華的爸爸首當其衝，成爲第一批失業大兵之一。

從此，一家七口的生活担子，就落在林華身上。林華在某大船塢的打銅部做學徒，一個月的工資只得四百元，除了午膳費，交夜校的學費以及最起碼的零用之外，他把剩下的全部交給媽媽了。這可憐的區區之數，怎能哺養一家大小？自此之後，媽媽的叱罵聲多了，甚至大妹和二妹在碼頭上釣來了泥鰻魚，蒸煮時，多放幾滴油，她也嚕囌不完。……

林華上了棚屋，媽媽的叱罵聲停了。三妹依然在抽泣着，她蓬頭垢面，光着脚丫趾，身上的棉襖是大妹穿完到二妹，二妹穿到不合身了，才輪到她的。看上去，不但有舊的破爛，且有霉的感覺。爸爸、大妹和二妹圍着一堆塑膠花，拚命地做着。火水燈所發出的微弱光源，在海風吹拂中搖搖幌幌，忽明忽暗，以致爸爸不斷把塑膠花朝鼻尖移近。這塑膠花，是爸爸從老遠的工廠區領來的。每一枝要綴上一百片葉子，十多朵花蕾，做夠一百四十四枝（一籮），才得那麼可憐的二元半。以前，這種花每籮三元六的，後來，取膠花的人越來越多，塑膠廠老闆是個「眉精眼企」之人，他覷準了這個時機，把工錢降了又降。在這個不合理的世道上，勞動力永遠要列置貶值「貨品」的行列中。然而，這種攫取低廉勞動力的加工品，仍然是奇貨可居，時有時無的。棚舍裏，唯一不受煩嚣干擾的是小弟弟，他安寧地躺在破被堆裏，睡得正甜。

林華把三妹拉到身邊，用自己的手帕，替妹妹抹乾了掛在臉上的淚珠。倘若說，二妹的降臨是不受歡迎的，那麼，三妹的降臨更不受歡迎了。她在沒人打理中長大。就因爲這點原因，她贏得了林華的呵護。

林華獨個兒坐在棚舍外，沐浴着冷風。海面，一片片的浮滓與泡沫，夾雜浮沉的糞便，在遠處的燈火照耀下，時隱時現。何時才能邊離這討厭的鬼地方？當林華分担着爸爸肩上的一家重担時，就立下了一個決心：他要擺脫窮困，他要努力奮鬥。於是，他一邊做工，一邊到夜校讀工專。

年頭，林華原來的工廠關閉了。憑着他的年青與力氣，他考進了目前這間大船塢，來當打銅學徒。師傅九叔是位和藹的老工人。別人學師總要偷，可是，九叔對徒弟是毫無保留的，原理說到明，工序講到清。林華記得初跟九叔屈銅喉的時候，九叔就教他說：「阿華，入喉的沙乾嗎？倘若還是濕的，拿塊鐵板烘乾才用。千萬不要用濕沙。」

「爲什麼？」林華不明地問。

「喉裏的沙若果濕了，放進爐裏一燒，水化成氣體，一膨脹，可要爆炸，危險啊！」拿起銅喉入沙的時候，九叔又孜孜不倦地教他說：「沙一定要塞到實，否則，屈出來的喉管可要走樣啦！」

工作上，師傅把着手兒教，生活上，師傅也是噓寒問暖的。可是，林華總覺得，師傅和自己不貼心，工餘時，師傅老愛和其他工友聯袂上工會，探訪工友，還熱情地招邀林華參加。可是，對林華讀書這回事，他一向並不支持。

林華從來沒有參加師傅和工友們的活動。他每天除了返工之外，就沉迷於書本的攻讀。林華最羨慕同廠的工友李永雄。李永雄讀了八年工專，今年正好是畢業班，他曾不止一次地對林華表示過，倘若這次畢業成績優異，公司答應派他做「大偈」。林華一向以李永雄爲榜樣。他想：「做不成大偈，做做管工，學劉强那樣，也不錯啊！」

然而，今天發生了兩件事，衝擊着林華的理想。

早上回到廠裏，工友們輾轉相告：李永雄瘋了！

「怎麼會瘋的？」林華感到驚愕，他急不及待去問師傅。

「還不是爲了拚命讀死書，渴望向上爬？」九叔沉痛地說：「看他那模樣兒，怪可憐的，父母都認不來，整天在叫『大偈，大偈』！」

林華喃喃自語道：「這幾天不見他返工，我還以爲他一心在家準備畢業試哩！」

「年青人，憑這樣的觀念去奮鬥，即使徵倖成功了，也不是一件可喜的事！」九叔瞟了林華一眼，語重心長地說。

九叔的話，使林華疑惑，他想：「李永雄錯嗎？」

下午，三點三過後，打銅部的管工劉强走來，堆着笑容，對九叔說：「今晚幫幫忙，開個夜工。趕船期啊！」

「這個忙我幫不了。」九叔連忙說：「今晚我沒空！」

林華也知道，晚上的時間是師傅的黃金時刻，哪肯開

夜？林華就是不明白，爲什麼師傅老是爲那些非親非故的窮人們奔勞。

管工劉强聽見九叔不肯開工，臉色嗖的變黑了，不悅地說：「年尾時候，有夜工也不開，中了四環彩嗎？」

九叔和林華沒理會他，執起架生，逕自到別處工作了。管工劉强悻悻然，邊走邊吊着嗓子說：「不要忘記廠門外排着長龍在等你這份工呀！」

九叔憤憤地對徒弟說：「這艘船的工程，憑我的經驗，至少也要兩個月時間。現在進塢只不過三、四個星期，就說要起貨，誰信？」

「依我看呀，劉强想這部門盡快完工，好等他在上頭邀功哪！」林華也不滿地說。

「假若水叔在生，看到自己的兒子當上了管工，來幫老闆欺負自己的叔叔伯伯，他不氣死才怪哩！」九叔無限感慨地說。

「你認識劉强的爸爸嗎？」林華好奇地問。

「當然認識啦，我們是多年伙伴嘛！」九叔回憶道：「在一個三伏天裏，水叔在水局裏做水喉，由於水局裏太翳熱，他頂不住，就暈倒了。當時的管工既不通知老闆，也不肯打九九九求救，只在旁邊大叫：『淋冰水，淋冰水。』我們大夥看到情形嚴重，召了一部的士，把水叔送到醫院急救，這才挽回水叔一命哩！」

不知怎樣，經師傅這一說，劉華倏地對管工這份差使產生了惡感。然而，他對自己的前途感到渺茫，他彷彿找不到奮鬥的目標，他苦悶了。

夜，越來越深了，冷風吹得棚寮上的生鐵片「叻叻」作響。毗鄰的棚屋，發出一陣接住一陣的咳嗽聲，劉華驀地想起病中的鄰居友嫂，一個有兩個孩子的寡婦。日間，友嫂到工廠做工，把兩個孩子綁在棚屋內。看來，窮人連病的權利也沒有！這幾天，友嫂病了，也要帶病返工。不返嗎，手停口停。況且，年尾時候，工廠正要用人，你就偏偏不返工，觸怒了老闆，說不定連份工都丟掉呢！

劉華忽然這樣地想：「倘若我憑個人的奮鬥，徹悻解決了自己家庭的困難，那麼友嫂的困難又由誰來解決呢？這個地區上許許多多窮苦人家的困難又由誰來解決呢？」畢竟，他在這地頭上長大，周圍的情況，他是熟識的。

林華心頭湧現出一股衝動，他彷彿看到九叔那高大的身影，在向他招手。他爽朗地從新作出了自己的決定。

然後，他堅定地笑了。

慶功會

陳不諱

這天，學校提早放學，讓學生們回家作好準備，參加在下午五時舉行的「推翻區反吸毒大遊行。」

阿光揹着書包，先到工廠找媽媽。

媽媽在一間山寨手襪廠做工，廠規沒有那末嚴格，而且媽媽做的又是自己工，只要願意少掙一點工錢，便可以獲得一點自由。

在工廠裏，阿光對媽媽說：

「晚上我不回家吃飯了，先生叫我們參加遊行，然後參加遊藝會。先生說會派麵包給我們吃，遊藝會時還讓我們去坐前座！」

阿光說得眉飛色舞。

「什麼大遊行、遊藝會？」媽媽皺起眉頭問。

十歲的阿光還要想了想，才約莫說得出它們的名字來：「下午五時舉行的是反吸毒大遊行，晚上的是反吸毒慶功大會。唔，有許多歌星唱歌，比電視還好看哩！」

說到後來，阿光手舞足蹈起來。

「反吸毒，慶功？」媽媽喃喃。

「媽媽你參加嗎？先生說要叫家長參加的。」

媽媽突然大罵起來：「參加、參加，你爲什麼不叫你那個道友爸爸參加？」

阿光雙眼瞪地紅了。

媽媽雙眼也紅了，她不再說什麼，在懷裏掏了好一會，才掏出一元來：

「喏，拿去買兩個蛋糕吃了才去吧，光靠派麵包是吃不飽的。知道嗎？」

阿光默默地接過了，他看看媽媽，有一句話不知道說好還是不好說。終於，他囁嚅着，說道：

「先生說一會大遊行要穿清潔的校服，還要熨得貼服的。」

「爲什麼東規定西限制的？」媽媽沒有好氣的說。

「先生說有記者影相，登報紙的。」

「哼！」頓了頓，媽媽又說：「你有沒有對先生說家裏爲什麼沒有熨斗？」

阿光搖搖頭。

「熨斗，問你爸爸要去！」媽媽恨恨地罵：「死道友，害己害人！」

阿光當然知道，熨斗是給爸爸偷去賣了，爸爸不僅偷熨斗，家裏稍爲值錢的東西都給他偷去了。

阿光要爸爸，但不要道友爸爸。

有的同學也有道友爸爸。

這裏的道友實在很多，但不是最近才是這樣，而是一向如此。

最近，這個區搞了一個爲期一週的反吸毒運動。

阿光希望，這個反吸毒運動能反掉道友爸爸的道友兩個字，讓道友爸爸成爲爸爸，眞眞正正的爸爸。

他等待着。

他看見區裏扯起了一些標語。那是一些長形的布條，上面寫着這樣的大字：「撲滅毒禍，有益居民」。

「椎壟區」福利處曾攝製了一齣反吸毒短片，安排在電視放映。阿光也曾在鄰家的螢光幕上看過，那是一齣紀錄短片，有戒毒所的訪問，有道友們的「追龍」——吸毒鏡頭。對於後者，阿光已經不感到新奇了，在公厠裏常常可以看見，也早已不是新聞了。

「椎壟區」是一個徙置區，有幾種不同類型的徙置樓，像阿光住的那一型，一層樓數十戶人家，只有一個公用厠所、浴室，裏面經常出現用火柴及錫紙「追龍」的鏡頭。

那齣電視短片確是力數了吸毒的害處，勸人不要吸

毒。阿光想：「要是讓爸爸看到這齣短片便好了！」但他不知道那裏找爸爸。爸爸很少在家，而且一踏出家門便變成「神行太保」，想找他的影子看看也難。

當這齣短片第二次播映的時候，阿光已經不想去看了。橫豎爸爸又老是不在家，媽媽也忙得很。阿光的媽媽爲了一家的生活，她在廠裏兼做了清潔工，往往要七時後才返抵家門，然後忙着做飯。這一家人還常是要晚上九時才吃完晚飯的。

那齣短片播映第二次的時候，阿光告訴媽媽，她只是在鼻子裏應了一聲，再沒有其它反應了。

有一次，道友爸爸回來了，第一件事便是搜索家裏的每一個角落。媽媽的錢早已不放在抽屜裏，而是分散藏在小房子各處角落的隙縫裏。阿光知道，道友爸爸也猜測到了，也早已成功地找到過了。當然每次都弄得家裏天翻地覆。這次，阿光挨近道友爸爸的身邊，想告訴爸爸知道那齣電視短片的事，但道友爸爸氣力奇大，一手便推得阿光跌倒在床上。他頭也不抬，道：

「小雜種，眼中只有媽媽！你要阻我，還不是時候哩！」接着罵了幾句粗話，道：「臭婆娘把錢都往肚裏吞了，千刀剮的！」

阿光的淚水倏然湧出，却不敢哭出聲來。

道友爸爸終於又一次得償所願，把秘藏的錢發掘了。他踏出家門，又搖身一變，成了「神行太保」。

等着等着，爲期一週的「椎壘區反吸毒運動」便到了尾聲了。

阿光不知道，一會兒那個大遊行，是否能夠把道友爸爸變成眞正的爸爸？

阿光換了一套清潔的校服，這套校服即使不熨也不會差到那裏去，晾晒的時候，媽媽總是拍了又拍，把皺紋都差不多抹掉了。媽媽的雙手，就是很不錯的「熨斗」。

阿光想去買兩件蛋糕，走了幾步，脚步忽然慢了下來。那間餅店，去不得！

阿光想起一件可怕的事。

那是一星期前發生的事。那天是媽媽生日——阿光清楚地記得。他到那間餅店，用儲下的零用錢給媽媽買一件蛋糕，那是幾塊錢一件的大蛋糕。買幾塊錢一件的大蛋糕給媽媽祝壽，阿光覺得是很了不起的一件大事了。自餅店走出來的時候，他還打開紙袋，對裏面的蛋糕看了又看，開心地笑。

忽然有人劈手奪去了阿光的大蛋糕。

那人一手按着阿光的肩膀。阿光覺得有一股大力壓下來，半邊身都沉了下去。

「小崽子，別聲張！」

阿光抬起頭看看，只見那人頭髮跟鬍鬚混在一起，甚至連眉目也認不清楚了。阿光看看自己那袋大蛋糕，只見它被一隻五個指頭都戴了奇形怪狀的戒指的手攥住。

那人喋喋怪笑道：「我不會要你的。如果你聽我的話，替我辦事，那末我會給你許多錢，你買許多個大蛋糕都可以了！知道嗎？」

阿光囁嚅着，點點頭。

接着，那人問了阿光的姓名、地址、家裏有什麼人、在什麼學校讀書等等，阿光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但也只好一一回答了。

那人聽了，顯得很滿意。

突然，他瞪起了雙眼，兇神惡煞地對阿光說：

「你有沒有騙我？」

阿光嚇得連連搖頭。

「你有沒有騙我，我是知道的。喏，把蛋糕拿去，記着別把今天的事告訴任何人！走吧！」

那人揮揮手。

阿光接過蛋糕，愈走愈快。

現在，阿光又記起了這回事，雖然他果然沒有把它告訴任何人，但他再不敢去那間蛋糕店，他害怕再見那堆頭髮和鬍鬚。

結果，他只是到樓下買了兩個麵包，吃了下去，再喝進一杯開水，也感到相當受用了。

他準時回到學校。

同學們都興高采烈，好像過節一般。

遊行開始的時候，阿光與另一位年紀相若的同學被選作班的前導，二人各執寫上「撲滅毒禍，有益居民」的標語的一端，扯在胸前，齊步而進。

「椎壘區」內還有十多間天台學校，它們的學生也參加了遊行。

阿光拉着標語布，初初還覺得新奇，也有點緊張，不久，新奇感和緊張感都過去了，便禁不住參加同學們的討論：

「你們說阿B今晚會不會來唱錢、錢、錢？」

「人家是大歌星，請得動嗎？」

「喂，我們今晚請阿光上台，唱愛你三百六十年好嗎？」

大家讚好，熱烈鼓掌。

「人人同歡笑，不要眼淚掉，……應知人世間，不分你共我……人間小得俏！世界眞正小小小，小得眞奇妙妙妙！」——有人唱起這首歌，接着周圍的都唱起來。這是一首翻譯歌曲，是某外國一個巡迴表演歌舞團的主題歌。前些日子，這個歌舞團曾到這個城市表演，首先在電視、電台發動宣傳攻勢，大播那首主題歌，耳熟能詳，阿光和同學們都唱得不錯哩。

阿光突然唱不出聲來。

原來不經不覺間，遊行隊伍經過了那間蛋糕店，阿光還看見了那堆頭髮和鬍鬚。

阿光覺得世界眞正小。

那堆頭髮和鬍鬚中有一對眼睛，不懷好意地盯着阿光，阿光連忙把那塊標語扯高一些，要擋去那對眼睛的視綫。

「喂，你走得這末快幹嗎？」跟阿光一起扯標語布的那位同學叫道。

於是阿光才知道自己剛才是加快了脚步。

他心裏跳得很厲害，對同學們唱的歌全都不感興趣了。

走了一程之後，阿光壯着胆子，稍稍把標語布拉下一點，突然，有人在阿光身後嚷道：

「看我什麼時候結結實實的把你揍一頓！」

阿光嚇得差點彈得老高。

「哈哈，你唬不着我，却唬倒了我們的阿光！」

「阿光，你做了什麼虧心事啊？」

「嗨，包青天，你來審審阿光！」

「噓，阿蛇（SIR）正趕上來哩！」

於是，小東西們暫時噤聲了。

阿光噓了口氣，那堆頭髮和鬍鬚不見了。

他想：那天我確實沒有騙他呀！

事實上，這天之前，阿光已經漸漸淡忘了這件事的了，他實在沒有開罪那堆頭髮和鬍鬚，根本扯不上關係，許多天來也沒有什麼事情發生，阿光便以爲這件事已經過去了。這天，他還是有所忌諱，不去蛋糕店買蛋糕，想不到遊行時會經過蛋糕店！

儘管那堆頭髮和鬍鬚不見了，但此後的好一段時間，阿光都不喜歡開口講話了。

遊行隊伍經過較熱鬧的街市，阿光聽見身邊的街坊在大聲議論：

「這樣遊行算什麼？算是反吸毒運動的成功嗎？」

「可不是，今晚還開慶功會哩！你去不去？」

「唔，如果有空，去聽聽歌星唱歌也好，夜總會我是沒資格上的了，現在既然人家送上門，不去便太可惜了！」

「你以爲道友們會不會參加。」

「嘻嘻，你眞是滑稽！」

「既然是道友，興趣當然只在「追龍」——騰雲駕霧啦！」

「喂，這是反吸毒大遊行哩！」

「什麼勞什子的反吸毒，我樓上的那個梯口不是照樣道友雲集，不亦樂乎！」

還有人罵粗話。

阿光感到臉上發熱。

走了個多小時，遊行隊伍才回到「椎壘區反吸毒運動慶功會」的那個足球場。

進入足球場的時候，那堆頭髮和鬍鬚彷彿在阿光眼前掠過，阿光猛喫一驚，待他定睛看時，却看不見什麼。

大伙兒都感到累了。

他們都坐下來。位置也不差：前面留空的據說是嘉賓席，今天晚上好像有哪位「市政局」議員光臨哩！嘉賓席之後留空着一條過道，之後便是參加遊行的同學們的坐位了。

同學們每人接到一個食物包，裏面有一個蛋糕，有幾塊餅乾，還有一些花生、糖。

此際，會場的擴音器開始播放時代曲：「人生如夢，夢裏不分西東……。」

他們吃着東西，跟着擴音器播出的時代曲哼着，不亦樂乎。

看熱鬧，看歌星的人都陸續來了。

時間差不多了，歌星也上台唱歌了。

那是一個年輕的男歌星，阿光聽到背後有一羣女孩子嘩叫起來。

「眞帥！」

「安妮，他盯着你哩！」

鼓掌，怪叫，混在一起。

阿光離開座位，去厠所小便。

厠所在球場的一角。

「阿光！」有人叫道。

阿光回頭看看，是那堆頭髮和鬍鬚。

他呆住了。

「就是他？」原來還有一個戴銀邊眼鏡的麻子，他問。

那堆頭髮和鬍鬚點點頭：「很清楚，不會有麻煩的了。」

戴銀邊眼鏡的麻子點點頭。

那堆頭髮和鬍鬚把幾包東西放在阿光的袋子裏，接着說了一個地址，叫阿光把那些東西交給一個叫做何姑的女人。那堆頭髮和鬍鬚說：「小崽子，你上次說話果然老實，這次辦事更要老實，你現在就把這幾包東西交到那裏，辦得好，有你的好處。做妥了，你可以再回去看個飽聽個飽。別說出來，知道嗎？」

阿光盯着那隻刻着骷髏頭的戒指，連連點頭。

那個地方離球場不遠，阿光不一會就走到了。

他不知道在他身上發生的是什麼事，他甚至有點麻木了。

他只是機械地走着，內衣都叫冷汗濕透了。

上到五樓。樓梯一片黑漆。

突然，一只枯癟的手伸過來，向他身上的袋裏亂掏亂摸。

阿光茫然不知所措。

「死道友，一心想死嗎？」

有人一個箭步從樓梯轉角處搶上來，揮出一拳。

是那堆頭髮和鬍鬚。

那隻枯癟的手急忙縮回去抵禦。

再一拳，一脚。

「死道友」連聲呼痛，但仍然給他溜下樓梯去。

阿光看清楚了，「死道友」正是他的道友爸爸。他只知道道友爸爸給那堆頭髮和鬍鬚追打，他想：爸爸是「神行太保」，不會給追上的。但阿光仍然追下去。

在樓下，「神行太保」給打得倒在地上大叫：

「就饒我這一次吧！」

那堆頭髮和鬍鬚一邊打一邊罵道：「你欠我們的還沒還，居然動手搶啦，你是吃了豹子胆！」

阿光想：道友爸爸還會變回爸爸的；可憐可憐他吧。

他於是撲上去。

「阿光，你瘋啦！走開，待我送了這個死道友回老家去，再跟你說，剛才這死道友要搶的時候，你爲什麼呆着不動？去去去，辦好了事，一會再跟你說！」那堆頭髮和鬍鬚說着，扯開了阿光。

「死道友」聽得清楚，他猛然抬頭，發覺那個果然是自己的兒子阿光，他不知那裏來的一股勁，一挺便挺起身來，奪取了兒子袋裏的東西，再向那堆頭髮和鬍鬚撲去，嘶聲叫道：

「我跟你拚命，你還要害我的兒子！」

那堆頭髮和鬍鬚只一脚便把「死道友」再次踢翻，他冷笑道：「原來你就是那個不回家的爸爸！」

「死道友」滾過來，死命的咬了那堆頭髮和鬍鬚一口，後者咆哮了，朝「死道友」身上亂踢亂打。

這時候，球場那邊的慶功會停止了唱歌，播音器播出了這樣的「主席致詞」：

各位反吸毒運動委員先生，各位社會賢達，各位街坊：椎壟區反吸毒運動十分成功，這個慶功會是名符其實的……。」

「死道友」氣息奄奄。

阿光摟着爸爸，大哭起來。

道友爸爸氣若游絲地說：「快快回家，對媽媽說清楚，想、……想、辦、法……，去……。」

道友爸爸斷了氣。

那堆頭髮和鬍鬚溜了。

有的好心的街坊拉開了阿光，並拉下掛在一旁的寫着「撲滅毒禍，有益居民」的那幅布條，蓋在屍體的上面。

印尼小說《逃亡者》英譯出版

禾子

普拉姆第亞·阿南達·杜爾（Pramoedya Ananta Toer）是印度尼西亞的一位多產作家。他的一部小說《逃亡者》最近已被譯成英文本，名爲 The Fugitive，由哈里·阿維林（Harry Aveling）翻譯，亞洲海恩曼教育圖書出版社（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Asia－Ltd）出版。

書中故事發生在侵佔印尼日軍投降的前夕。當時印尼的愛國志士拉登·哈爾托爲了按照製定計劃進行推翻殖民統治，爭取民族獨立，在潛進日軍內部活動時，却被他未來的岳父所出賣。

譯者阿維林爲這本小說所寫的序言，讀後對作者將有所了解，同時對這本小說在創作方法上所採取的傳統皮影戲的表現手法也有所認識。

外國文訊

不愜意的收穫季

（泰國）　惲桂馥

憂鬱的農戶瞳孔
苦難一羣的菸色沮喪之臉
希冀　豪雨連綿後山城的黎明
一個雲蒸霞蔚的艷陽天

繁忙的收穫季　熙攘的打穀場
田間　黑煤屑般的土壤廣袤
嵌鑲十二月煒煌的陽光　金黃

時間　是稻穗
茹苦揮汗的鐮刀　要向
沃土收取更多更多

阡陌呵阡陌
遄返的收割者　疲累的步伐
自成行列的摩肩擦踵

田疇啊田疇
還沒來得及抽糠剝粃的稻粟
堆放　囤積如山丘
像常年難以抵償的債台　高築

「輪籌　兩桶官價糙米呢
還是購進一罐等價齊觀的
　牛奶粉？」
沙籠蘸濡　芳醇泥巴的年青農婦

倚着糞馥瀰漫的豬欄　盤算
呵護　襟懷懨啼餓哭的蠕動孩提

岐路啊岐路
裹足趑趄的高利貸者倉卒踐踏
一班攜鎗實彈的打手幫閉　護鏢
風馳電掣　轎車代步　路轉道廻

岔口啊岔口
囤積居奇的米穀商近悅遠來
陽奉陰違的火舂商步步爲營
八面玲瓏　左右逢隙　笑罵可掬

峯巒啊峯巒
是打自太平洋　盤剝重利的狂颶
籠罩　山城風雲激越的上空
於是低壓凝涸　高壓擴散
密集的陰霾像漁夫的鉛錘結網
低壓下來　低垂下來

山洪啊山洪
是誰挑釁　唆使千軍萬馬　突然
蠻衝千里　踩踏恬然沒落的田莊
捲走收割者　絕無僅存的金黃結晶
拆斷播種者苟延殘喘的駝腰脊椎
滿園　芳菲的龍眼林海
萌芽　尖瓣統統風飄雨零
眼巴巴的麻雀　蜷縮暮冬的坑壕
覬覦　藤蘿裏雨淋酵霉的穀種
每次
當原來的綠上
冒出一小塊新綠
我就用欣賞的眼光
祝福你快快成長

寫給仙人掌

凌放

你本來住在平洲㊀
兩年前
我乘艇去到島上
把你帶回
連同五朵未開的花蕾
我有兩扉屬於自己的小窗
一個小窗外是高山
一個小窗外是大海
你就住在海的一邊
海的一邊　那方向
太陽不從這裏昇起
你喜歡的陽光
要在午間才親熱地吻到你身上
不需要刻意的照顧
你仍能健康成長
我懷念
你的黃花
你紫色的果實
自從那五朵花蕾長大後
就不曾再來
我懷疑
你可能不喜歡每天看日落
但是
我確實相信
你只有生命
而沒有思想
如果你眞的會想
我一定送你回家

㊀香港最東的一個小島

夜車苦候記

余點水

爲了一件不得已的事情盤桓，當我走出半山區孤零零的那座大樓時，才發現到天已經暗了下來。

這正是寒流襲港的日子。天上陰沉沉的，沒有月光；薄薄的霧在大氣中瀰漫着，霧水輕輕地然而明顯地撲向我的臉上，頓時增加了我的幾分冷意。我縮了縮肩膀，一面踏着石階走向那蜿蜒着的山路，一面顧盼着找尋下山去的車站。

車站那裏只有一小塊駐足的地方，再往外一點便是長滿了樹叢的斜坡。在零星而又暗淡地使人禁不住發愁的路燈披露下，依稀可以辨明它成角度地綿延下去，一片鬱鬱葱葱的林葉遮住了一切，彷彿直到盡頭的平地，才與鬧市那通明的燈火相連接；僅夠兩輛車對開的路的那一邊，更加顯得沒有什麼迴旋的餘地了。一堵夾着樹叢的山岩乾脆就倚着路的邊緣寸步不讓地立在那裏；這條路開闢在山坡，依着山勢曲折而上，盤向山頂。這時我才發現到路的週圍是那樣的寂靜，不巧的是那天天都在發生的打劫「新聞」偏偏又在這時候閃進我的腦海中。不由感到一陣緊張，左右張望了一陣，雖然沒有什麼不對頭，然而那靜謐的夜色，濃得像一團墨似的；影影綽綽的樹木，又在寒風下輕輕的顫抖，那樹葉相互拍打着，此起彼伏的「沙沙」聲不停地在寂寞的夜空中盪漾，帶給我一絲絲的恐怖感。我簡直就想逃了，可是到底又不知道要逃到哪裏去。

偶然駛來一輛車，車子未到，兩柱耀眼的車頭射燈便在彎路的山岩上探索，慢慢地滑過，同時越來越清楚地聽到那馬達聲，終於在一剎那間一團亮光在我的眼前一晃，迅即消逝在前面的迴旋處。於是大地又恢復了它原來的孤寂，留給我的，只有一種心理上的失望。我覺得脚趾越來越冰

冷，並且慢慢地那寒冷的感覺蔓延了上來，不久就傳染了全身，我不禁打了幾個寒噤。

我躊躇着，一時不知如何是好。一看錶，十分鐘過去了。這本來是算不得漫長的時間，然而此情此景，連一秒鐘的拖延都會令人特別難受，我自然埋怨起這條線的公共汽車竟然這樣的姍姍來遲了。

就在我焦躁不安的時候，從那一頭走來了一個影子；當他通過那盞若明若暗的燈火的一瞬間，我隱約發覺那是一個年青人。一種條件反射使我的神經即刻緊張起來，但是到了這個時候，實在已經後無退路，我唯有硬着頭皮站在那裏不動，極力裝成蠻不在乎的樣子；心裏却在嘀咕，一切由它去吧！

那青年走近，似乎才猛然看到我的影子，他便即刻收住了脚步，站定了與我保持一定的距離。我們雖然相互看不清對方的臉色，但顯然的雙方都不無警惕地面面相對。我摸不透他到底是在提防着我，正如我在防備他呢；還是在裝模作樣，企圖麻痺我，以便趁我不在意，來個突然襲擊。

儘管氣氛緊張，但是我也禁不住感這情景實在有點滑稽，然而我到底還是笑不出聲來。在朦朧中我連想起好久以前看過的一場鬥鷄，雙方在大打出手之前，總是要有一段彼此瞪着相互戒備的過程。而我們的現狀，雖然沒有那樣表面化，但在骨子裏却是十足地擺開了那架勢。

就這樣僵持着，我們相逢在一個陌生的地方，習慣使我們無意招呼對方，既爲了自己的安全也爲了不使對方誤會。說什麼「相逢何必曾相識」，在這個地方，豪放往往會自尋煩惱。就算是對門鄰居，幾年相處大都沒有一聲起碼寒暄，即使是一次點頭或一個微笑也多麼吝嗇；更何況是身份不明的陌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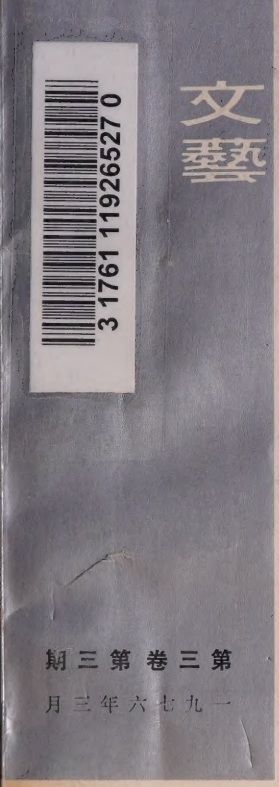
彼此僵持着，在這樣一個寂靜的冬夜裏，在一個彎曲的山道上。我們似乎在等候着同一輛車，懷着同樣的心思。無言的寂寞籠罩着他和我，但爲了某種顧慮，却又不能坦誠相見，結伴候車。要知道什麼叫尷尬麼？這便是一種寫照，但它已經加上了恐懼的味道了。

秒針全然不顧它的主人在着急，彷彿越來越走得迅疾；然而那車，依然是蹤影全無。我們的窘境，似乎與它們是毫不相干。風忽然增强了，刮得我們都有些受不住，但是我們還是姿勢不變地僵持着；四周還是那樣寂靜，只有寒風撩起的樹葉，更加肆無忌憚地激盪在無邊無際的夜裏。

車啊！你不能早一點來麼？

河畔人家（油畫）　李流丹作

漁村（彩墨畫）　（古普）傅美珠作



3 1761 11926527 0

編輯：海洋文藝編輯部
出版：海洋文藝社
香港西營盤安寧里三號地下
THE OCEAN LITERARY PRESS
NO. 3, ON NING LANE,
SAI YING PUN,
HONG KONG
發行：利源書報社
香港西營盤安寧里一號
印刷：大新印刷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九四七號地下
定價港幣二元 H.K. $ 2.00

3119
5
3
:no.3
976:Mar.)
NADA_HK